

读者®

原创版

DUZHEYUANCHUANGBAN



ISSN 1673-3274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CN 62-1190/Z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12

邮发代号: 28-221/十二月上/总第258期

《读者》（原创版）

捕捉生活碎片
用有力度和情怀的文字
关注内心
拥抱世界



| 洞 | 察 | 人 | 性 | 幽 | 微 |
| 体 | 验 | 世 | 间 | 辽 | 阔 |

欢迎订阅

2023年

《读者》（原创版） 杂志

订阅季火热开启

订 阅 平 台
读 者 官 方



京 东 购 买



天 猫 购 买



有 赞 购 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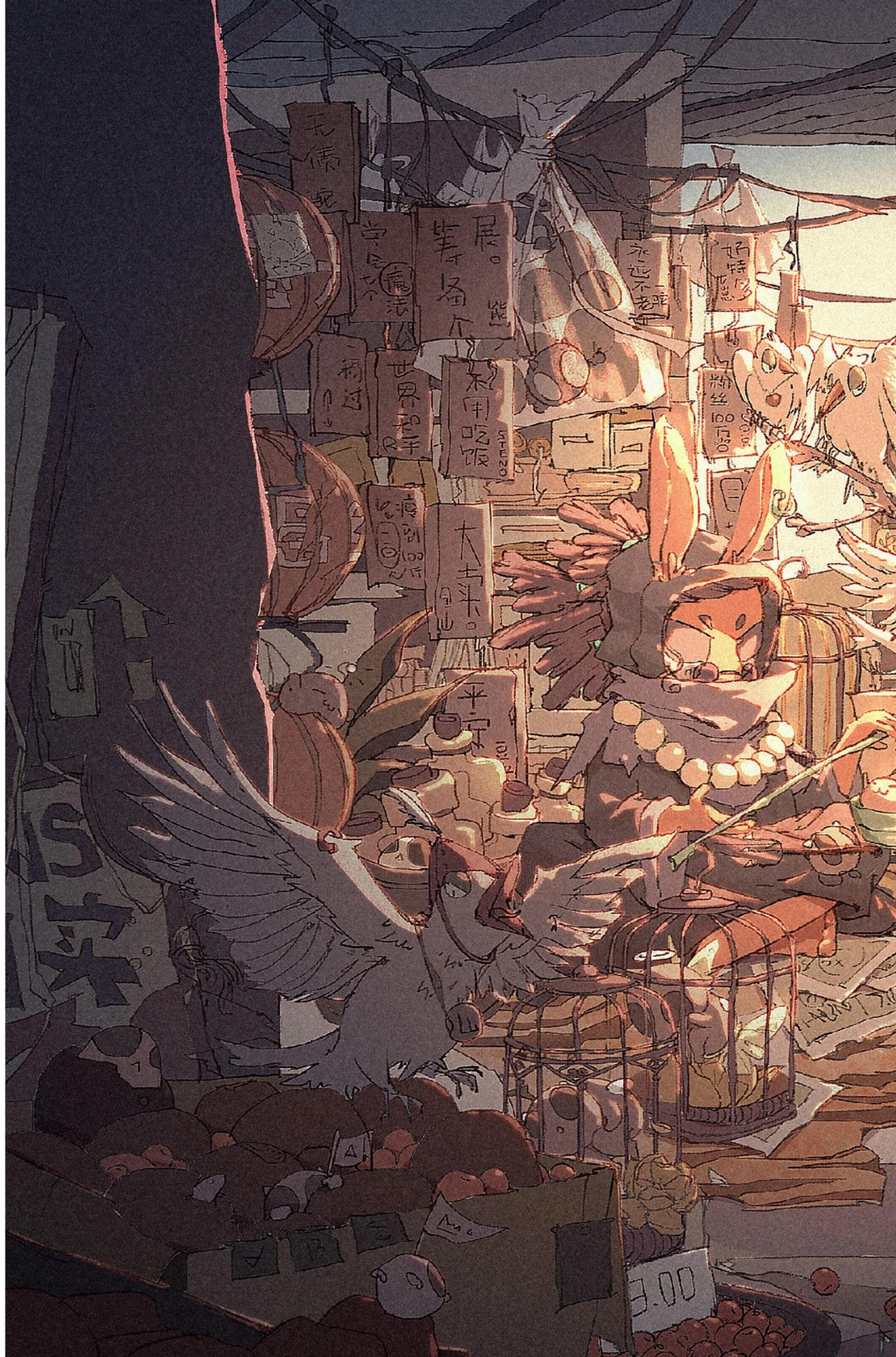
杂 志 订 阅 方 式

邮政订阅方式：

1.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28-221；
2.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订阅杂志；
3.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邮 政 订 阅





2022

12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初八	2 初九	3 初十	4 十一
5 十二	6 十三	7 大雪	8 十五	9 十六	10 十七	11 十八
12 十九	13 二十	14 廿一	15 廿二	16 廿三	17 廿四	18 廿五
19 廿六	20 廿七	21 廿八	22 冬至	23 初一	24 初二	25 初三
26 初四	27 初五	28 初六	29 初七	30 初八	31 初九	

《读者》(原创版)和你
一起度过2022年的
第十二个月

兔子杂货铺

经过三个十字路口,第一个红绿灯处左转后直行,就能看到这家店铺了。这里贩卖希望,治疗焦虑,缓解疲劳。来过这里的人们都对这家小店念念不忘。

图1 令山一只

自由插画师、VR画师、令兄漫画创始人。

擅长治愈系的插画风格,作品多以描绘生活场景为主。最爱人间烟火气,希望笔下的世界可以抚慰凡人心。

12月
4日 国家
宪法日

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

平原何所有



我刚来冀中平原的时候，饮食很不习惯。

岳父家，中午正餐时间，炕上摆一方桌，众人坐定，呼啦先上来几碗白粥（玉米糊粥）。菜呢？我左顾右盼。粥都快喝一半了，菜才上桌，很简单，不过两三样：醋熘土豆丝，小葱拌豆腐，几段手掰肠。

我曾经质疑过这个程序，问，为什么不先上菜以及主食，然后再上粥。答曰，好多年了，一直是这样。

开始我还抵触，后来便也习惯了。吃饽饽就菜，然后再热乎乎喝口白粥，觉得浑身上下温软暖和，十分舒服。那口白粥，仿佛是画龙点睛的一笔，胃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总之，一顿饭，因为这一碗白粥而吃得通泰享受。

我把这种感受说给友人。对方不紧不慢，说：“你这肠胃也入乡随俗了。”

前些年，这里还“过麦收”。所谓“过麦收”，就是把夏天成熟的麦子收割归仓，这个过程大约10天左右，辛苦而累。岳母每次在“过麦收”之前，都要提前在一个黑色的瓷罐里腌些鸡蛋。制作也简单，水烧凉凉，倒进瓷罐，加入适量的盐，再把煮好的鸡蛋放进去，罐盖严，以泥封口。麦收开始的日子，启封，鸡蛋已经发臭。麦收归来，正累，扯一角饼，剥鸡蛋一两枚，裹入饼中，再从院中园子里拽一根葱，一口饼咬下去，臭的鸡蛋发出奇异的香，再咔嚓一口葱，你便觉得，即使是这样累的日子，能吃上饼裹臭鸡

蛋，也是神仙般的日子。

冀中平原有一种树，叫香椿树，几乎家家的院子里有一两棵。阳春三月，枝头就开始爆芽生叶，此时的芽叶极嫩、极香，可以用来炒鸡蛋，或者盐水腌制着吃。尤以后者，最能得香椿原始的滋味。此时宜清水煮面条，面条熟后，再用凉水过一下，待其口感微凉，盛入白瓷小碗中，不必加其他调料，只选取新腌制的香椿适量，卧于面条上，江山万里，几片翠绿。这时候，扯起一筷子面条，待其在嘴中囫圇于将嚼碎未嚼碎之际，以几叶香椿芽入口，麦芽的清香与椿芽的异香混合在一起，便奏起味蕾的交响。

岳父家里就有一棵香椿树，每年的第一茬儿香椿，舍不得吃，留待子女们回去才吃。今年春天，几番电话，说，再不回去，椿芽就老了。我们找了个周末，赶紧从四方八面赶回去。果然，一棵树上，椿芽、椿叶爆得到处都是。有几个小孩子正要上树去摘，哪料，岳母一纵身，三蹿两蹿就到了树顶，吓得我等赶紧喊：“老太太，快下来，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上树？！”

友人遥问，大平原有没有美食。仔细想来，似乎真还没有多少特别的。但就是这平常的一粥一饭，日子久了，也渐渐变得不同寻常。南北朝有一位诗人说：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么说来，平原也无所有，但于我，四时都是春。🌈

文 | 马德

读者原创版

2022年12月上 总第258期 本期12月1日出版 旬刊

ISSN 1673-3274
CN 62-1190/Z

创刊于2004年
国内邮发代号: 28-221

主管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 刘永升

期刊出版中心
总经理 | 总编辑 王铁军
副总经理 | 副总编辑 王飞 郭佳美

编辑出版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
主编 刘燕
责任编辑 刘燕
编辑 李东涛 王旭升 马体娟 高原 崔娟
祁培尧 章艺馨 杨静

美术编辑 于沁玉
电话 (0931) 8773388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
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 duzheyc@duzhe.cn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新闻出版大厦16楼

品牌运营部 总监 高原
编辑 许国斌 蒋政 章艺馨
电话 (0931) 8483965 8484486 8484657
营销部 总监 王旭东
发行经理 牟瑞新 裴枫 冯璐 李磊
电话传真 (0931) 8773275 8773201 8484797
综合部 主任 钱茹
电话 (0931) 8486271

本刊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电话 (0931) 4524528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科创东二街3号院3号楼1至2层101
电话 (010) 59011254 59011234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04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人

版权声明
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 未经本刊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 本刊将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杂志购买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京东



官方天猫

本刊内文使用图片, 除有注明, 均由视觉中国供图

定价: 13.00元 惊喜价: 10.00元

目次

— 开卷

05 | 平原何所有

马德

— 特别报道

17 | 你怎能不爱足球

韩亚

19 | 追着足球奔跑的40年

郑晓蔚

22 | 我和足球

高粱

25 | 世界杯, 我想说……

张小圈 宋超



— 城南旧事

10 | 父亲和他的勋章

樱花

26 | 滑梯上的自由灵魂

肖遥

54 | 西红柿酱给的底气

挂挂釉

58 | 归而结网

刘水清

— 人在旅途

12 | 我隐瞒妻子的事

七焱

30 | 我家那个想做大事的老太太

赵奋斗



— 心的对话

28 | 见字如晤

方和斐

56 | 妈妈, 我只是想你

申赋渔

— 笔端流云

32 | 时光荡漾的清晨

孙君飞

66 | 乡下小陈

黎继新

— 黄昏菩提

60 | 秋食记

柴岚绮

68 | 牵肠挂肚一壶茶

明前茶



— 百家杂谈

- | | |
|---------------------|-----|
| 34 万物皆有欢喜处 | 高东生 |
| 52 排队中见学问 | 栗月静 |
| 62 我把远方献给你——秘境堪察加 | 樊北溟 |

专栏

- | | |
|-------------------------------|--------|
| — 36 漫绘敦煌 古人过“冬至”放假七天，普天同庆 | 王琳 大冰啞 |
| 40 长安客 楼师卖菜 | 蟠桃叔 |
| 44 管理一生 建立你的观察体系 | 林特特 |
| 46 四时佳兴 厨娘 | 南在南方 |
| 48 咖啡拾光 朱会计的新工作 | 童铃 |
| 72 独门秘籍 与人为善，不意味着要成为“情绪垃圾桶” | 叶倾城 |

文化瞭望

- | | |
|-----------|-----------|
| 08 最话题 | 39 绘本 |
| 15 思想碎片 | 70 书房 |
| 38 笑场 | 71 光影流音 |

封面 \ 视觉中国 供图

征稿启事

1. 未曾在纸质媒介公开发表过。
2. 题材、体裁不限，风格不拘。文笔简练，短小精悍。鼓励新人新作。投稿时请附作者简介。
3. 一经选用，杂志出版后即付稿酬和样刊。本刊稿酬为每千字300元~600元。
4. 投稿方式：邮寄：（730030）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信箱：dusheyc@dushe.cn
5. 不退稿，请自留底稿。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注明详细联系方式（电话、地址等），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声 明

1. 本刊来稿要求首发，切勿一稿多投。向本刊投稿者，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2. 因条件所限，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若稿件投到本刊超过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如被采用，除非另有约定，将会被发表在包括但不限于本刊、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
 3. 本刊在采用稿件后支付的稿费，除非另有约定，已包括稿件今后发表在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的稿费。稿件在本刊发表之后，除非另有约定，作者即已授权给本刊处理转载事宜。凡以转载、转摘、复制、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必须征得本刊同意，并在使用时注明转或摘自本刊和注明作者姓名，且须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 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条款。



城市里的 四季更迭

TOPIC



本月最佳

悦来越好：巷口住的李奶奶常会在自家门前摆摊，春天一小捆一小捆嫩嫩的香椿芽，或其他时鲜野菜闪亮登场；夏天是一冰柜的冷饮，给邻里带来清凉；秋天是她自制的月饼，让人满口留香；冬天，她织的手套、杯子套啥的，为我们驱除寒冷。她的小摊儿上卖的东西虽然都不起眼，多为自产自销，却方便了邻里，温暖了我们的四季。

微凉：孩子学校门口是一条叫作白鹭街的街道，两旁种的最多的是银杏树和梅树，这条街道名字好听，景色也好看。冬末春初，从街口望过去，街道两旁一树树的梅花竞相绽放，路过还会闻到梅花的清香。从春到夏，银杏树开始接棒，叶子从嫩芽长成一把把绿色的小扇子。秋天是银杏树最美的时候，满树的金黄，风吹过，地上便多了一层黄色地毯。这条街道，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去去；但一季一季，银杏的叶，梅树的花，该美丽的时候就美丽，从不迟到缺席。

郑佳纯：来“粤A”的这几年，我也算领略了这座花城的四季风貌。广州的春是黄绿色的，3月、4月的广州街道上，黄花风铃木开得正欢，但南方的春天正是落叶季，温润的场地还会铺满尚未枯黄的绿叶；夏季该是火红色的，每年6月、7月，小区的凤凰花便红得如烈焰，给人一种世间万物都热烈娇艳的错觉；至于秋，应该是粉红色的，他们说那粉红色花朵点缀的树叫异木棉，它总给我高雅又不失可爱的美感；而广州姗姗来迟的冬哪，还在路上酝酿它的调色盘吧。

海藏不住：楼下小公园的东边一隅有一棵低矮粗壮的柿子树，结出的柿子不涩不酸，由于去年没拼过大妈们的手速，今年我立志要吃上这棵树的柿子。天气渐凉，夜雨寒冷，清晨天放晴了，柿子树周围已经簇拥着一圈一圈的大妈们。我立即拿着篮子跑下楼，看到大妈们拿着棍子一下下敲击着柿子树的枝干，柿子和树叶同时离开枝头，树叶慢慢飘落在地上，而柿子掉落进大妈们的篮子里。我加入大妈队伍一起拍柿子，收货了满满一篮橘红色的柿子。

将你对下期话题的回应（不超过150字，附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 ychuati@dazhe.cn，
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50元。



最话题

廖年欢：重庆的夏天很是炎热，每到这时，我们偏爱在凉爽的空调房里吃冰汤圆，我们的心情也像五颜六色的汤圆一样愉悦万分，这是独属于重庆夏天的浪漫；这里的冬天却很寒冷，每到这时，如果能伴着夜色，一群人围坐在火锅桌旁，有说有笑，享受舌尖美味，不失为冬天最暖人心的活动。此外，还有春天独有的蛋黄肉松青团，秋天上新的桂花乌龙奶茶……

西西：住在城市里，我是从妈妈寄来的应季果蔬里感受到四季更迭。春天，是摘嫩艾草做的艾糍粑；夏天，是新摘的杨梅、炸得酥脆的小河鱼，还有妈妈秘制的田螺酱；秋天，妈妈把拣好的酸枣加糖熬熟，裹上辣椒粉和酸梅粉；冬天，妈妈寄来冬笋和今年新腌制的腊肉……一个个沉甸甸的快递包裹里装着四季，承载着爱和思念。

韦罗雅：在春秋分别不明显的城市里，唯有的特征就是桥底卖西瓜的大爷换成了烤红薯的阿姨。7月，西瓜开始大量上市，给我们带来夏天的味道，就是这鲜嫩欲滴、汁水饱满的西瓜给我们造成了夏天很长的错觉。恍惚间吃到10月，大爷还在桥底摆摊儿卖瓜。等大家回过神，才发现烤红薯的阿姨在他旁边也出摊了。从单薄的卫衣到穿着大棉袄，冬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

李志红：小区南边是一片桃林，现在这个季节仍是满眼绿意，两只黑白相间的喜鹊还能在树叶里隐身玩耍。它们已进入了休养生息的阶段。到了冬天，它们一如枯木，看不到生命的痕迹。但一到春天，那遍野的美丽桃花盛开如美丽的新娘。不久，满树的桃子随着早晨里两只喜鹊的欢声笑语，有了最终的归宿。漫长孤寂的等待只为开花结果，在那人声鼎沸的早晨。

门竞辉：秋到冬的递进，我总是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悄悄开始的，小商贩们却能最先敏锐察觉。软糯香甜的糖炒栗子，余香满口的香烤红薯，童年记忆里的冰糖葫芦，鲜嫩多汁的高秆甘蔗。这些冬日限定，纷纷卷土重来，都在提醒我冬日将近。寒意遍布空气，食物却充满魅力，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下期预告

所谓欧·亨利式结尾，通常是指小说在结束时因为突发事件导致人物心境发生变化，而产生意外效果。创作者常说“艺术来自生活”，这也意味着生活中自然有不少欧·亨利式结尾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2023年第1期最话题：生活里的欧·亨利式结尾。2022年12月5日截稿。

有少年样儿，势必已不再青春、不是少年了。但是青春本身并非“时间专营”，它的内核来自个体面对世界、生活以及周遭一切时的积极态度。那些永远仿若少年之人，他们或有双彩色的眼，或有颗泵似的心，或有永不倦歇的四肢……可这些能力从何而来呢？2023年第2期最话题：那些少年样儿的人。2023年1月5日截稿。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父亲和他的勋章



我们村紧挨着108国道，骑自行车30分钟就到城里了。这意味着我们村的人除了在田地里耕耘，还可以向城市讨生活。

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还不流行打工，也不像今天有这么多招聘信息，农民除了辛苦侍弄庄稼，想要挣几个钱花，得尽快把种出来的农作物变现。

因此，我们家的那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就派上用场了。这还是在外地工作的二舅托人才买到的。爸爸兴冲冲地把新自行车骑回家，惹来邻居们羡慕的目光。新自行车很气派地站在我家略显逼仄的客厅里，车把锃亮，车身漆黑，为了尽可能地不让车受到磨损，父亲在车的横梁上密密实实地缠上了绿色的塑料带子，一圈压着一圈，均匀而好看。

当年，谁家能有一辆自行车，豪气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今天能拥有一辆宝马汽车。娶新媳妇时，自行车可是标配啊。

这辆自行车给我们家带来了自豪，也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去地里干活舍不得骑，只有走亲戚时才使唤它。为了带上一家四口，父亲特意为我做了一个儿童车座，赭红的枣木座椅木质细腻，表面刨得非常光滑，稳稳地架在车前的横梁上。我坐在上面，听着耳边骑自行车的父亲沉重而均匀的呼吸；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后座上，不断提醒父亲蹬慢点儿，上坡时母亲心疼父亲，就下来自己走几步，等自行车上坡后再坐上去。

父亲每日忙完都要擦拭自行车，他用蘸了几滴机油的擦车布细心擦拭车身、链条和钢圈，擦过以后的自行车焕然一新，仿

佛刚来我家时的样子。

忽然有一天，自行车后座左右多了两个藤编篮子，篮子用两根结实的木棍绑着，正好卡在后座上。怕不稳当，父亲又用一指粗的绳子捆了好几匝，这下就不怕篮子掉下去了。我和弟弟探头看篮子里有什么，父亲笑眯眯地说，要开始用这篮子挣钱给我们买电视了。

自行车就这样带着父亲每日往返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带着我家奔赴在通向小康的路上。



第一批运进城的是我家地里的大西瓜。包产到户后，农民都把心思使在自家的地里，土地肥沃，庄稼长势喜人。我家地里的西瓜像半大小子，长得飞快。中午，西瓜叶被太阳晒蔫儿了，只看见满地的花皮大西瓜。父亲在

文 | 樱花

地头搭了瓜棚，中午放学后我来看瓜，坐在瓜棚里，看着挤挤挨挨的大西瓜，我小小的心里乐开了花。

两个篓里各能装七八个西瓜，加起来就有200斤了。父亲与他心爱的自行车驮着西瓜，送到城里卖完，回来吃口饭又抓紧再跑一趟，一天往返两次，把一个个西瓜换成一张张钞票。家里收入多了，我的零花钱自然也就多了，我可以到小人书摊上租书看，遇到十分喜欢的书就奢侈一把——买回家看。

西瓜卖完卖花生、红薯、豆子，我家的土地源源不断地产出农作物，父亲和他的自行车把它们送往城里需要它们的人家。笔直平坦的柏油马路见证了父亲的辛劳，也见证了我们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自家地里的农作物卖完了，已经摸到销售门道的父亲就去田间地头收购别人家新鲜的农产品，转手卖到城里，赚取差价。春天的第一茬儿红根韭菜，夏天最先成熟的羊角脆，秋天的红富士苹果……父亲的自行车仿佛驮着色彩鲜明的四季，奔向热腾腾的生活。

父亲能敏锐地感知市场的需求，他售卖的商品经常被一抢而空。记得每到中秋节前夕，他都会买回大量生柿子烘熟后再去卖。我和母亲把柿子一个个

整齐地码入肚大口小的瓮里，再放上几个苹果，用泥巴封口，一周后，柿子就软了，黄澄澄的，皮儿薄得都能看见里面红色的汁水。我轻轻地咬开一个小口，使劲一吸，比蜜还甜的汁水一直甜进了心里。冬天没有农作物可卖，只有秋天摘回来的棉花还在家里存着，父亲就去联系需要棉花的加工厂，然后再挨家挨户地收购。雪白的棉花装在超级大的包袱里，紧紧扎住后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骑着自行车的父亲像背着一个大降落伞，在呼啸的寒风里穿梭。后来我读庄子的《逍遥游》，看到“夫列子御风而行”时，总是想起背着棉花包骑车的父亲。

邻居们看父亲挣钱了，纷纷要求跟着他一起干，父亲立即就笑呵呵地答应了。他深知，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了才叫富。他把自己积累的进货和销售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每晚，父亲在我家胡同外的十字路口和邻居们碰头，商量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和地点。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组成了一个颇有规模的自行车队。每日晨光熹微，父亲就领着自行车队出发了；傍晚他们踩着晚霞回来，车铃清脆悦耳，激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父亲和他的自行车车队驮着货物，终日穿梭于城乡之间。父辈们的身上仿佛蕴藏着巨大的

能量，愚公移山般搬走了贫穷，迎来了富足和希望。我家率先盖起了高大的青砖大瓦房，买了14寸黑白电视机，添置了新家具。邻居们也不甘落后，一排排新房鳞次栉比，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我们村也被县里评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因为有一对勤劳的父母，和许多同龄人相比，我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父母全力支持家中孩子读书求学，只要我们在学习上有什么要求，他们一定想办法满足。有一次暑假，我对毛衣编织产生了兴趣，请父亲卖完西瓜回来时替我到新华书店买一本毛衣编织类的书。父亲大概觉得，只要是书就应该满足我，晚上回家时，他果然给我买回来了，我一看竟然标价5元，那是他辛苦卖一次瓜的收入的三分之一。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让我学会织毛衣，里面密密麻麻的编织符号我压根儿就没看懂。

父亲从没在学习上给过我压力，他努力改变生活的勇气和愿意吃苦的精神就是对我最好的熏陶。因此，身处农村的我也从未因学习辛苦而动摇过继续求学的决心。初中时，我考入离家数里的寄宿学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全班女生挤在一个大铺炕上，每人分到一块仅够躺下的

位置，晚上无法翻身，起来上个厕所，回来时就有可能找不到刚才躺过的位置了；吃的是自家带的干粮，学校只提供热干粮的大蒸笼，喝的是灶房大铁锅烧的开水。艰苦的学习环境没让我退缩过，因为我深知，努力，就能把我带到想去的远方，就像父亲那样。幸运的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异，考学求职一路绿灯，生活待我不薄。

年月更替，父亲逐渐老去，车后座上的藤篓早已卸去，因为父亲已经载不动它们了。自行车也像它的主人一样，经过岁月的洗礼，渐渐走向衰老沧桑，车身锈迹斑斑，车轮上的钢圈和辐条也不复往日的风采，今天断一根辐条，明天又爆胎。它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老牛，到了暮年的岁月。每逢它出现故障，父亲总是像对待家人一样，耐心地伺候：换车座、补胎、换轴承……经过无数次的维修更换，除了主骨架外，其余都不是原装的了。我想给父亲买一辆现在流行的轻便又好骑的自行车，被父亲一口拒绝了。父亲固执地爱着为这个家出过大力量的老战友，村口每每逢集，父亲必定会骑着嘎吱作响的它再去赶集，哪怕什么也不需要买，也要骑着它出去转转。

父亲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这辆二八自行车是他最耀眼的勋章。💎

文一七焱

我隐瞒妻子的事



男人大都会瞒着点儿妻子什么。年初，我就背着小罗，花两万块钱在家附近租了一套精装公寓。

起因是两家客户拖欠了半年货款，导致我们公司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关门大吉。这事儿我没跟小罗讲，她要知道我工作黄了，还不得担惊受怕得要命，况且我在她心目中一直是干啥啥成的牛人——这点不能被破坏。

所以我每天继续穿得人模人样，假装出门当老板，实际上是到处溜达，晚上再掐着时间“下班”回家。

那会儿天气还冷。我冒着冷风冷雨，在大街上转一会儿，就赶紧找家书店进去打发时间。我有午休的习惯，有时在书店的沙发上刚躺下，服务员就过来提示我“禁止躺卧”。

从小到大我没受过这种委屈，我因此下决心结束白日的流浪。我把公司清算后分给我的钱全拿出来，付了这间公寓半年的租金。

公寓不大，只有四十多平方米，但设施齐全、装修精美，像是高级酒店。我倒在松软的床上想，还是有钱好哇。

实际上我已经山穷水尽，之前每月从公司领的工资都上交给小罗了。接下来怎么搞钱养家，是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

晚上按时回家，小罗一边吃饭一边问：“看你最近情绪不对，是不是工作有麻烦？”

我说：“你眼够尖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吃完饭给你汇报个事。”

吃完饭，我躲去卫生间，悄悄从信用卡里透支了一万块钱。信用卡也是我之前瞒着小罗办的，本打算当个小金库，平时在外有个应酬可以用用，但一直没用过。

从卫生间出来，我跟小罗说：“最近接了一个急单，客户催得紧，就没计较报价。我这两天在公司水都顾不上喝一口，终于搞定了，这一万块钱是刚收的，你拿去花吧。”

说完，我就把刚透支的钱转给了小罗，她噙着没来得及擦的油嘴，给我左右脸颊各来了一下，然后坐床上埋头收钱，乐滋滋地说：“花什么花，之后养小孩要用的！”

二

我把家里的茶具带去了公寓，一边品饮老家的午子仙毫，一边在笔记本电脑上敲稿子。其实我租公寓并非只为贪图安逸，也是想找个良好的写作环境。

写作这件事，我同样瞒着小罗，在她看来，这是不务正业的勾当。我们当年刚认识时，为了给自己加分，做介绍时我提了一句，说自己文笔不错，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小罗没当回事儿，还说，还是挣钱要紧，舞文弄墨等以后老了当个消遣还行。

从此我再没跟她提写作的

事，要写也是在公司时写，利用闲暇时间构思一篇篇小文章。这几年我用笔名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文章，都没跟小罗说过。单篇稿费虽不多，但写得够勤奋，每个月的稿酬也很可观，如果专门搞写作，说不定还能闯出一条大路来。这就是我决定租下公寓想干的事。

但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头一个月写了十来篇文章，大部分遭到退稿。要知道之前边工作边写稿时，由于没有压力，每月写一两篇，神融笔畅，大都能发表。

没发表几篇，稿费自然也少得可怜，连公寓一个月的租金都抵不上，心中这才真的开始焦虑。接着是郁闷，每天窝在公寓不知干什么好，甚至有点儿绝望。

我意识到不能再过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我关掉电脑，打算恢复社交。我打电话约朋友过来喝茶，或者自己在这幢公寓大厦里走走看看，串串门子。

三

阿康是我的前同事，很能折腾，出国打过工，回来后又开餐厅、彩票店，倒腾过二手车，但没一样做成，白认识了一堆各路人马。他知道我独自在外面租公寓后，提着酒、肉、菜过来，摆了满满一桌。

我俩撒开了喝，边喝边聊，从当年我们就职企业的人事斗争，聊到三体文明会不会降临地球，好不痛快。那天，我俩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阿康醉倒后，我把他扔到床上去睡，自己赶紧回了家。

小罗问我怎么喝成这个样子，我痛苦地摆摆手，说，为了跟一个客户拿下订单，只能拼命陪酒赔笑了。小罗给我准备洗漱的热水，叮嘱我要珍惜健康。

这幢大楼里全是公寓，户型都是30平方米到60平方米不等的一室一卫，租住人员有大学城的学生、高新区上班的白领，还有很多小微商家，公寓里有美容美甲，还有电竞酒店，我在电梯里经常遇到打扮得很“仙儿”的小姐姐，她们是电商公司的带货主播。

我这层楼就有一间公寓是做直播的，平时房门大开，人来人往。我绕过去看，里面是几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热情活泼，问我来做什么，我说是同层租户，她们就做个“欢迎”的手势，说“请大叔参观指导”。

我觉得这些小公寓里一定值得记录的故事，脑子里就开始打草稿。阿康打来电话，说他哥们儿过来出差，要借我的公寓住一晚。

“你也认识认识，这哥们儿可是业界大佬。”

我笑了笑说：“让他过来吧，反正我晚上也不住。”

四

阿康的这位朋友是做安装的，整天各地跑业务，接到活儿了，就拉起一支队伍开干。我看阿康的面子，答应公寓给他晚上住。白天他去跑业务，我就待在里面琢磨稿子。

也许是这哥们儿给我带来了运气，网上一家内容机构找到我，说见过我的文章，文笔不错，问我有没有兴趣写商业文案。我一口就应了下来。

合作过程很顺利，我先写了两篇试稿，对方一次通过。正式开写后，对方也反馈说后台数据很给力。我受到鼓舞，从早到晚埋头在公寓里优化文案，也没心思串门看直播小姐姐了。

傍晚，阿康的朋友跑业务回来，一身汗污，累得像条狗，但还是拉着我说要请客喝酒。我没推辞，就在公寓附近找了家大排档。

这哥们儿确实会聊天，从他嘴里我不仅听出来他有丰富的阅历，更让我渐渐喜欢的是，他内心很纯良。喝酒时，有野猫跑来桌下觅食，他会耐心地逗引，然后把烤鱼在水里涮涮，再喂给猫吃。说到未来，他憧憬着以后能回老家当个老师。

“跟小孩子打交道比搞安

装有意思多啦！”他说。

住了三天，阿康的朋友就走了，在公寓里留了一箱大枣表示谢意。我继续给人家写商业文案，间隙把阿康的朋友和我喝酒聊天时讲的故事写下来，投稿给杂志。

一个月后结算收益时，商业文案的稿费超出我的预料，我总算松下一口气。这间公寓没有白租。

随后4个月，靠着稿费，我把信用卡、公寓租金这些窟窿都填上了，另外，每月还能给小罗一些生活费。

但让人头疼的是，小罗的公司搬迁了，以前上班，出家门后我俩分头走，但从7月开始，她要和我顺路。如果让她发现我在外花两万块钱租赁精装公寓，肯定少不了各种猜疑，那时我将百口莫辩。

唯一的方法是错开出行时间。早上我忍住瞌睡，早起半小时，赶在她出门前就来到公寓；下午则每天打电话问她何时下班，以免和她在回家的路上碰见。

问得频繁了，小罗就在电话那头儿撒娇：“怎么忽然关心起老婆了，是不是想下班请我吃火锅？”

我只得接话：“必须的呀。”

五

阿康的那位朋友又来出差

了，依旧跑来我公寓借宿，而这次，他还给我带来了惊喜。

他和一家刚入驻工业新区的工厂达成协议，帮人家安装5个车间的工程流水线。这是一笔大买卖，他一人吃不下，正好我有这方面的人脉和设计经验。他承诺，如果顺利完工，会给我10个点的利润分成，相当可观。

我知道，他是因为感念我的留宿之情。

因此，这些天我俩和工人泡在车间里，从图纸规划到搬运吊装，干得热火朝天。晚上，阿康朋友回我公寓休息，我直接回家。

小罗在我身上一阵儿乱嗅，问：“怎么一股油漆味？”我说最近公司的生产一线忙不过来，我去帮帮忙。

小罗眼里满是疑惑，压低声音问：“我总觉得这几个月你有事瞒着我，是不是公司那边不好做了？这两年挣钱都不容易，你别太拼，家里钱够用。”

我差点儿溢出眼泪，深吸一口气，拍拍她的脑袋，装着神秘的样子说：“别瞎想，两个月后我给你个大惊喜。”

“两个月后”是阿康朋友给我分成的时间，赶在那之前，我得想出给小罗的“大惊喜”应该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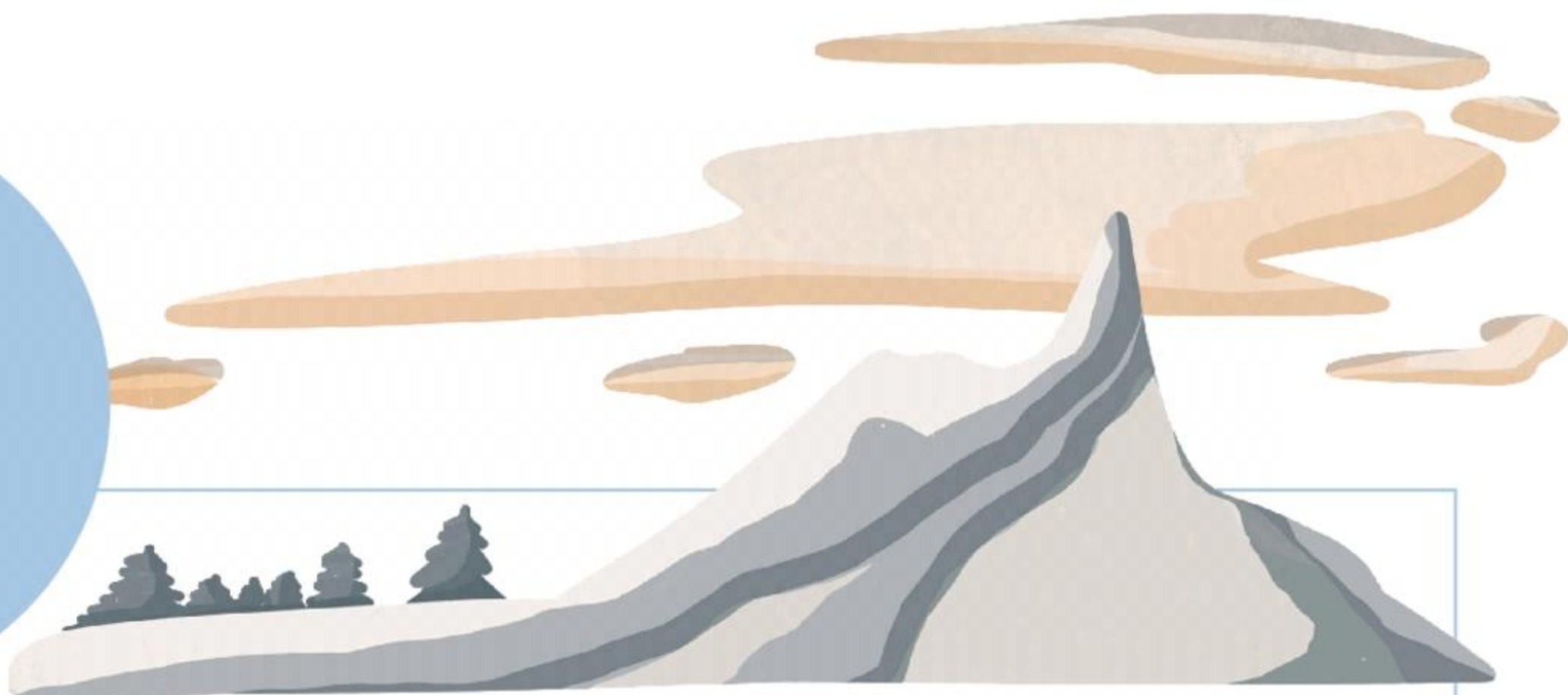
伤脑筋。



图 | 橙子同学

思想碎片

REMARKS



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当你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会感受到平淡生活中喷涌而出的平静的力量，至于那些焦虑与不安，自然烟消云散。

——在平淡生活中做时间的主人

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

——90岁的心理医生恒子奶奶谈焦虑

当你停止创造，你的才能就不再重要，你所拥有的只剩下你的品位。而品位会裹挟你，让你排斥他人，变得狭隘。所以，要创造。

——当创造和实践的时候，你才会更宽容，更开放

拓展认知是改变生活最立竿见影的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反之，认知的狭隘性会让人以错误的方式不断重复，永远处于低水平阶段，毫无进展。

——网友@面包婶

对于年轻人来说，向内，从做饭、收拾屋子、睡好、吃好、规律运动开始，到掌握技能、知识，以此在社会中进行价值交换，并与人为善。放低姿态、不“玻璃心”、不随便上纲上线，做有助于生活的事情，一步步扎实走路，多看书和电影。回到关乎于生存本身上来，滋养坚韧精神，会变得更加自由。

——多建立生活的锚点，比如阅读、写作，学习其他技能。无论外部环境怎样，你都可以依靠这些锚点紧紧把控内在的稳定

在中国拿到腰带，我觉得我是中国的伟丽；来到美国，来到纽约拿下腰带，我觉得我是世界的伟丽。

——2022年11月13日，中国综合格斗技巧（MMA）选手张伟丽在美国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战胜对手，重新夺回失去一年半的金腰带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54岁的外卖员王计兵用诗歌记录生活。目前他已创作3000多首诗

真相就像灼热的铁一样容易弯曲。事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意愿的人会去打探了解。没意愿的人会被通知。

——罗伯特·泽塔勒《原野上》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强调的是“人不是神”，那么到工业社会则变成了“人不是机器”。应该说，使人有别于机器的，正是那种不可还原的无形存在——有些人觉得那是“思想”，也有人认为那就像是“机器中的灵魂”。

——在不同的时代，“何以为人”的问题，其实是根据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界定的

当我沉浸在某事中一小时，我周围的世界仿佛过去了五小时。说不定，人的身体真的可以将时间“压缩”。所以，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让你的一天充满你所爱的、你享受的和最让你兴奋的事情。

——网友@trivia_hour

池子 | 辑

策划—本刊编辑部

特别报道

你怎能不爱足球

当一项项体育运动诞生、普及以后，人类世界仿佛获得了“丰饶之角”的馈赠。150多年前出现的现代足球运动，便是其中最为可口、动人的一个。

热爱足球的人们每每谈起它，几乎可让人看到足球在他们身体内的火光——对球员的钟情，对赛事的研判，对一粒进球的细究，对一对“宿敌”的笑谈……这时的他们已不再是自己，而都是阿波罗和维纳斯，是力量、激情、爱与美的代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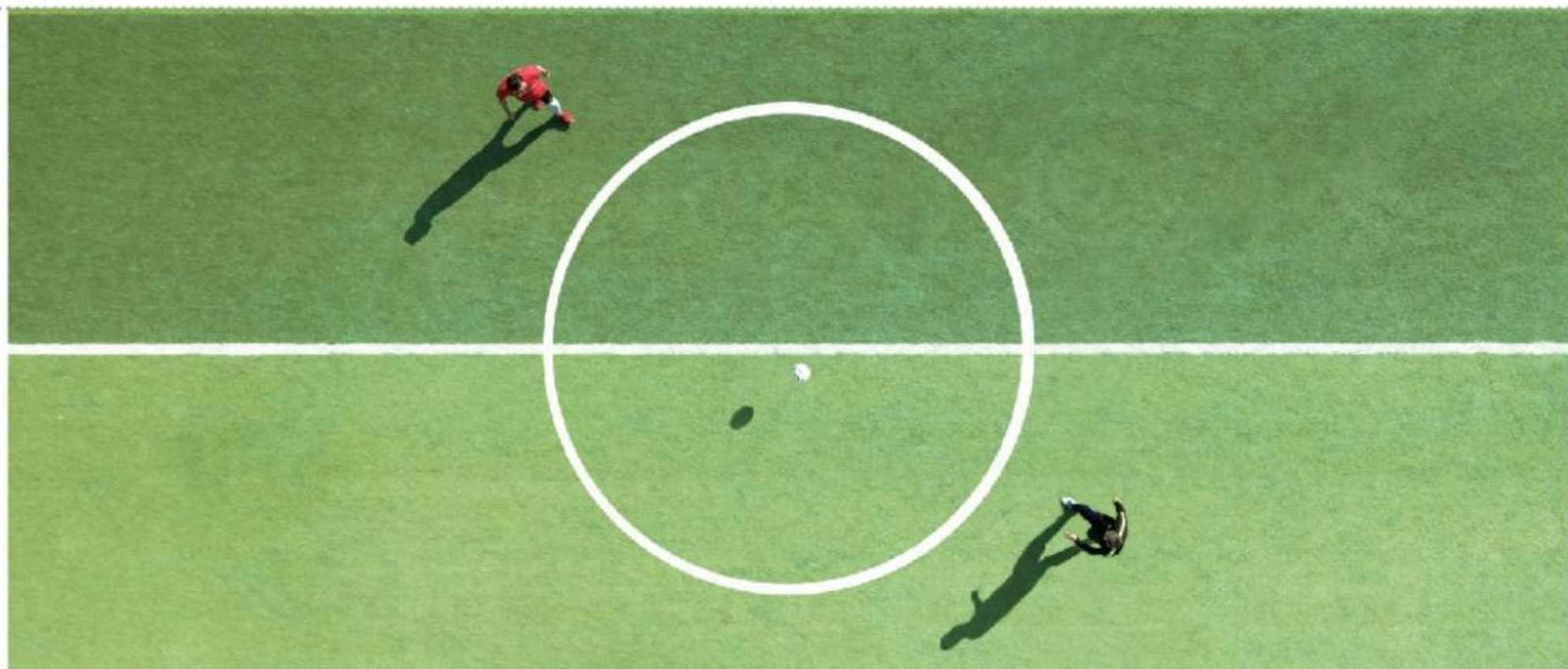
同哲学、爱情等一切美好事物一样，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都能给人以高尚思想、坚实友谊，甚至伟大志向，这，或许就是人们热爱它的最好解释吧。

4年飞梭而过，我们又一次迎来世界杯。当夜晚被足球的激情点燃后，我们也终将迎回火热的生活！



文一韩亚

你怎能不爱足球



今年，一起踢球近10年的兄弟们建起了自己的足球队，取名“三四伍·糖水水”。“三四伍”是说这支球队的人员构成是一帮30多岁、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人，“糖水水”则是说，因为年龄原因，踢完球后组织的聚餐上，很多人已经接受不了酒水，基本都喝饮料。我觉得“糖水水”这个名字足够可爱，但未必准确，有些兄弟因为血糖偏高，已经只能喝茶水甚至白水了。

都到了退役甚至退休的年龄，还在球场上奔跑。约比赛的时候说好是“养生局”，但到了场上就身不由己较了真，享受碰撞，痛并快乐。10年时间，能够明显感受到身体机能的退化，有些动作再也做不出，有些球再也追不上。倒挂金钩这样的高难度动作更是不敢奢望，曾经擅长的假动作也时灵时不灵。从前拼的是技术、速度，后来拼体能、经验，现在更多是靠意识、意志。

踢到多少岁就不踢了？不是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毕竟日积月累，伤病缠身。但看到日本70岁上下的老头儿们还在踢联赛，看到我们球场上那位82岁的老爷子，虽然只能传传球、倒倒脚，但只要他站在球场上，就觉得，自己还可以坚持很久。

6月，我们的球队参加了一项正式比赛。赛前，队友去看对手比赛，刺探军情。问他对方水平怎么样，他回了一句：“比咱年轻。”果然，最终一球惜败。但大家没有沮丧，因为拼尽了全力——我们一度从落后2球到扳平比分。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再是输赢，而是彼此陪伴——阳光、绿茵、伙伴，自由奔跑、畅快呼吸，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11月27日，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对阵墨西哥。凌晨3点，我被闹铃吵醒，犹豫了1分钟后，决定继续睡觉——白天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对一个

中年人而言，世界杯不再是最重要的事。

在那一刻，作为一个32年的资深阿根廷球迷，我是不合格的。早在十几天前，在南美大陆，一群阿根廷球迷举办了烧烤派对，庆祝自己即将出征世界杯。当地的高通胀、高物价并没有阻挡他们远渡重洋去看世界杯，哪怕这样做会花掉他们的许多积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样花钱，相当于损失了5%的房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当我从卡塔尔回来之后，我将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回忆。”

那些关于足球的记忆永远属于自己，没有什么能够抹去。

我记得1990年世界杯，当马拉多纳将球精准地传到队友头顶，帮助球队战平罗马尼亚，艰难获得小组出线资格，那个第一次熬夜看球、第一次知道咖啡很苦的9岁孩子从此成了球迷。

我记得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首次打进世界杯的那个夜晚，西安街头成了欢乐的海洋，

兴奋的球迷将路上的私家车抬起，像旱船一样荡来荡去，还坐在车里的人和大家笑成一团。

我记得德罗巴率领科特迪瓦队打进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和队友们跪地祈祷深陷内战的祖国能够重回和平，那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我记得南非世界杯决赛，当伊涅斯塔为西班牙打进致胜进球，脱下球衣向世界展示T恤上那行纪念逝去队友的文字：“哈尔克，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记得第一次去到喜欢的球队的主场，站在球员通道，望着出口处那一小片绿荫，泪湿眼眶，竟迟迟不能迈开脚步。

我记得马拉多纳去世的那天，我又想起1990年的那个夜晚，在心中默念：“谢谢你，让我爱上足球。”

有人说，足球是和平年代的战争。足球的确背负了太多东西，但请不要用“战争”来形容足球——足球从来有情有义，它象征着和平本身。所以每当有国家处于战乱，总有球员在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时说，我们希望用足球为人民带去欢乐。

世界杯，是一场全人类的欢聚。



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之一是“诸神黄昏”——这很可能是梅

西和C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一个时代即将落幕。

多年以来，梅西和C罗的球迷为了谁才是真正的GOAT（greatest of all time，史上最佳球员）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出言不逊。

事实上，伟大的对手总是彼此成就，如同羽毛球场上的林丹和李宗伟、网球场上的纳达尔和费德勒。

职业生涯暮年，梅罗惺惺相惜。近期在接受采访时，他们这样谈论彼此。



C罗说：“我们共享了16年的舞台，想象一下，16年！我和他的关系很好。我们虽然不是朋友，我说的是指那种会来你家，会和你打电话的朋友，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更像队友……我要说的关于梅西的都是很好的事，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梅西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论竞技，谈论的时候就一定要争出个输赢，我们都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今天看来，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宿敌关系’，这样的关系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有着非常棒的职业生涯，我很感谢在职业生涯中拥有这样的竞争关系。”

许多年来，我们看着“梅罗”一路从追风少年成为球队的精神领袖；看着他们带领球队在绝境中逆风翻盘，创造奇迹，也看着他们与奖杯擦肩无缘，黯然神伤；看着他们享受膜拜，也看着他们遭遇背叛；看着他们成为城市英雄，也看着他们遭受口诛笔伐；看过梅西与青梅竹马组建家庭的爱情童话，也看过C罗痛失爱子的心碎……

我们在球员的职业生涯中，看见了生活本身。你很难说，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的人生观是不是得益于足球，世界观有没有受到世界杯的正向影响。正如央视足球评论员贺炜所说：“球员有自己的生活，每个观众也有自己的生活，当大家的生活交汇在这一刻，就形成了历史的节点。”

人生有很多事无法重来，而世界杯总会在4年之后等你，给世人带来纵情的欢乐，甚至短暂却弥足珍贵的和平。

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我们迎回世界杯，也终将迎回火热的生活。💎



追着足球奔跑的40年

文 | 郑晓蔚



■ 卡塔尔街头

在“有请世界杯”的足球大年，我悄然越过了40岁的人生分水岭。

《论语》说“四十而不惑”，古人诚不我欺。该懂的道理都懂了，对这个世界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逻辑闭环打法”。心胸的内存扩容到可以存储大量负面情绪，而不会大会动气——或者说，是因为看穿世相，进而让生气这项能力退化了。

心智能够跟上年龄，步入笑看风云的阶段，还是得感谢这些年走南闯北的摔打磨砺。干了三年足球记者，差旅次数难以尽数，试探了社会水温，感知了人心水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启智增慧，知止有得。不再冲撞，适度圆融，追寻内心自洽，承认自我局限。

归根结底，初心或许模糊，底线依然保有。

40岁生日当天，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小撮文字：“希望生长的不仅是年龄，还有生命的宽度。走过南北，看过东西，世界重置了我的眼界，眼界则重塑了我的世界观。希望今后心胸有容量，格局有增量，能够与这个世界展开更为真诚而得体的周旋。”

于是，也就越发喜欢足球名帅瓜迪奥拉的经典语录：“保持谦卑，保持饥饿感。”



将热爱融入职业

大学毕业之后，我如愿入职报社，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媒体报道工作。

这一夙愿的由来，可以追溯到28年前的美国世界杯。当年，我发现父亲经常半夜爬起来看球，我便好奇地问他为何。父亲告诉我，世界杯4年才有一次，不容错过。父亲还告诉我，他是巴西队球迷。

我看的第一场球就是巴西对阵荷兰。3:2，巴西人笑到了最后。那石破天惊的进球，那温馨浓情的摇篮曲，都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存盘加密。那场赛后，我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读到了对打入制胜一球、曾饱受舆论批评的巴西人布兰科的采访，标题就叫作《令人闭嘴的一球》。这使我意识到，不但足球本身饱含激情，体育新闻也可以充满张力。

足球与足球报道，我从此小心呵护着这两份热爱。《体坛周报》《足球报》和《南方体育》成为

我少年时代的必看读物。我想象着，能够像球评大咖一样，在报纸上开设一个固定的专栏激扬文字，这也成为我在大学拼命码字的动力。2004年，我借球评和贵人相助，顺利入职报社。我的作品变成铅字，我的热爱融入了职业，我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足球评论员黄健翔曾在书中写道：“感谢足球，可以使我从中赚取很多钱。”我也感谢足球，通过这一兴趣抓手觅得了一份得以自食其力的工作。

媒体生涯18年，前14年多是在蹲守后方担任体育编辑。

当时，我的世界观尚处于懵懂发育期。因久居格子间，出差机会寥寥，认知处于半封闭状态，只跟为数不多的体育记者打交道，性格过于迂直憨纯——一味要求工作尽善尽美，而忘了要与周遭周旋和解；间或会跟前方记者发生业务争吵，只因对方无法交付指定的采访内容。我把采访工作想得过于简单，误以为记者是无冕之王，只需将话筒轻轻递送到受访者嘴边，对方就必须像主播上麦，话不能停。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018年是我性格直线的转折点。我被一家商业媒体挖角，变身足球记者，从寂寥的后场前插进热闹的前场。我跟随球队前往各地报道比赛，因此看到很多

色彩斑斓的城市。

特别值得珍藏的记忆，是我在这一时期第一次迈出国门——2019年飞赴今年世界杯的举办地卡塔尔。

抵达首都多哈的哈马德国际机场，一开始还生怕英语露怯，下了飞机发现词汇量完全够用，仅凭单词就能找到行李转盘和机场出口。

在当地，我见到大量飞驰的漂亮小皮卡，和比国内大上一号的麦当劳可乐杯。我跟动辄触发超速警报装置的的哥进行了不那么顺畅但十分愉快的聊天。他们大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巴基斯坦和黎巴嫩的打工人。当我介绍自己是“来自中国的足球记者”，的哥立刻发出惊叹：“哇，你们的乒乓球很厉害！”

本次采访的目的地位于卡塔尔精英学院——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足球学府。从这里走出的优秀运动员首先是一名知识分子。这些四肢发达、头脑更为发

达的球员，充分吸收了现代足球运动发展的理念，配备硬桥硬马的实战技能包，拥有比其他足球学习者更为强大的软件条件。

采访同年，卡塔尔国家队在亚洲杯夺冠，阵中23名球员有21名出自该学院。由于我对卡塔尔足球系统工程提前有所了解，因此对这一被媒体惊呼为“超级冷门”的结果并不过分吃惊。

我也由此领悟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真谛——书本知识永远是他人投喂给你的，代入了作者的情绪立场，缺失了亲身跋涉、踏石留印的私人话语。你需要亲历与体悟。



没有共情力等于未成年

做记者需要到处张罗约访，我也因此跟很多人打过照面，洞见了人性的复杂多变。我的社交能力也由此得到改善与精进，更愿意站在他人立场和角度去思考问题。正如一位我过往经



2022年世界杯开幕式

常打交道的外籍教练所言：“如果一个人能够更多地换位思考，那么情商通常都会大幅提高。”

为了约专访，为了套消息，我学会了满世界周旋，也彻底明白了王朔所说的那种讨生活状态——“眼风极佳，夸起人来十分舍得自己。逻辑是我就是把人夸过了他也不能跟我急。夸的时候就把什么事都办了。”

我跟滑头的人说着套路话，跟真诚的人说着真心话。我不会当面拆穿对方的伪装，但会给自己穿上一套防护服。如果对方婉拒了采访，我会想，他一定是有什么难处和苦衷。如果对方单纯没有礼貌，那我则尽量避之。记得有位在圈内充满争议的俱乐部主教练临时变卦，禁止队内球员接受采访，害得我和摄像师扛着大堆器材白跑一趟。自此，我再没有与之有过交集。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本应基于尊重。如果一个人没有共情能力，那么在我看来，他还是未成年。

事实上，直接与球员沟通通常是简单真诚的。当他们跟我爆料欠薪遭遇时，就表示了对我的充分信任。而我要做的，便是平衡好新闻伦理和道德伦理的边界，切勿将私人谈话来函照登，注意隐匿局部信息以保护好受访者——尽管这很可能会牺牲掉

部分真相。

足球的江湖，原来不是只有打打杀杀，也充满人情世故。



理性思考收获通透感

足记三年，我一路捡拾着经验拼图，努力拼装出对社会基本面的结构性认知。

你愤怒于足球成绩差，但你还要知道为什么差，这其中到底有何深层次原因。

正如与我经常交流的媒体同行所言：“如今的家长，把孩子赶去练足球，只是因为想走特招之路。足球成了一种功利的捷径，为了升学而踢球的孩子，会热爱足球吗？他们之中会出梅西吗？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国民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足球，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发展足球的社会土壤，它怎么搞都不行。”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卡塔尔足球。那里的孩子只要喜欢踢球，就可以去当地俱乐部梯队接受基础训练。卡塔尔精英学院下属机构“技术发展中心”，则会挑选有天赋的孩子重点培养。待满13岁后，精英学院会优中取精，引领尖子球员走上职业化道路。由此，足球运动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普及、提高、强化，在卡塔尔足球叙事线中条理清晰。想不成事儿都难。

所以说，当削减了一层饱蘸

情绪的失望，加盖了一层有理性空间的思考，可能就会距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一步，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醍醐灌顶的通透感。



拥有一颗抗击打的大心脏

2021年，因不可抗力，我憾别足球记者职业生涯，先后换了三份工作，其中一次还是裸辞。我从未想过会有如此勇猛地自断粮道的一天。即便是在裸辞后无所事事的一个月里，我也没有惊慌失措，每天踏实睡到自然醒。我意识到，经过数年摔打，我已经拥有了一颗具备抗击打能力的大心脏——情绪消化能力强，回旋余地广，精神基本面长期向好。

由于不再从事足球报道工作，有些球员早早与我断了联系，另一些球员则依然与我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关系。王朔说过：

“成长的过程就是把人——不相干的人，一把一把往外摘。”

前些日子，一位球员曾向我吐露常年被俱乐部欠薪的苦闷。我宽慰他说，成年人要学会消化情绪，不能影响当下的工作。后来，我在他进球之后的专访中读到了被媒体制成标题的一句话：

“成年人要学会消化情绪。”

这是足球对我的再启蒙：第一次，她带我见识了运动的美感；第二次，她带我领略了生命的质感。💎

我和足球

文 | 高 梁



今天是11月19日，距离万众瞩目的第22届世界杯开赛还有一天。

中午接到甘肃省体育局通知，我所在的足球俱乐部被评为“省体育局单项（足球）后备人才基地”，目的是带动全省竞技后备人才培养。这项荣誉对于在疫情中坚持了太久的我来讲，就像是一道曙光。



我一直觉得，我和足球有着不小的缘分。

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学校田径队练二百米和四百米短跑，最好成绩拿到过北京市第三名。体育老师把我带到体校，让足球队的教练看看我能不能加入女子足球队，教练看了我一眼，说：“不行，一看就不是吃苦的材料。”——这应该是我距离成为一名女足运动员这个梦想最近的一次。



家里有张照片，是甘肃省传统项目足球比赛的开幕式，其中穿黄色队服的是靖远二中足球队，穿红色队服的是兰州市三十三中足球队。这张照片里三十三中的几位队员后来成了我的大学同学，而照片中靖远二中的队长，成了我的先生。

高考预报名，第一志愿我填了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专业。我妈说，女孩子搞什么体育，换个专业。但我妈没想到，就算没学体育相关专业，我最后还是进入了体育行业，而且还搞起了足球。

以上这些星星点点的事，是在我专职从事足球工作之前发生的。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这一生可以把爱好作为工作。



我工作的麦斯力俱乐部在甘肃兰州，俱乐部最开始的工作主要是成人足球队建设和青少年足球培训。

曾经的甘肃足球也有过短暂的辉煌，先后有天马、众友、奥鑫这些职业俱乐部，还有国际球星加斯科因的短暂加盟。但那之后，甘肃足球进入了沉静期，在中国的足球版图上再一次失去了存在感。

我们俱乐部成立于1996年，很快就成为甘肃名气最大的青少



年俱乐部。俱乐部拿遍了甘肃省内的足球奖项，在全国也获得了不少好成绩。只有踢得最好的男孩子才能进入俱乐部，他们也一度成为甘肃“全村人的希望”。

成立时就加入俱乐部的那一批队员，从十几岁走到四十多，已经陪伴俱乐部成长了20多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通过高水平足球运动员的途径进入国内各大高校，足球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不仅是忠实的玩伴，而且也成就了他们。

张振中是俱乐部本土球员的代表，曾经入选过中国五人制足球国家队大名单，这是甘肃籍球员入选的最高级别球队。兰州一位企业家评价他“就是个球痴，除了足球，别的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曾经邀请张振中到他的公司工作，被婉拒了，即使开出的薪水很高。张振中的理由是，他要从事的工作一定要和足球有关。除了球踢得好，他还是名副其实的学霸，体育教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张振中现在在一所高校任教。自己踢好球，同时能培养出更多的足球人才，这是张振中现在的梦想。

高贵明是球队最早的队员之一，进入俱乐部几年后，考入一所师范学院的体育系。他对足球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他的队友说他“除了吃饭、上课，能从白天踢到晚上，天黑了，球场上没人了，他也能一个人在路灯下对着墙踢”。毕业后，高贵明在兰州一所小学做体育教师，同时也是校足球队的主教练。凭借扎实的球技和对足球教学的热爱，高贵明在全国各种体育教学比赛中屡屡获奖。

现在已经是一名公务员的高春江曾经是球队的队长，跟随俱乐部参加过许多比赛的他，获得的最高荣誉是“全国U19足球联赛（北二区）最佳运动员”。上高二那年，高春江只带了几件衣服就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准备去四川的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试训。父母从甘肃赶到四川，苦口婆心劝他继续上学。虽然没能走上职业足球道路，但高春江一直没有离开过足球，也没有离开过球队——在一段时间里，高春江承担着球队大部分的开销，服装费、参加比赛的交通食宿费等，除了一小部分是朋友赞助，这些费用大部分来自高春江的工资。

这样的球员还有很多。一代代的队员这么坚持下来，成就了今天的麦斯力。大家因足球而聚在一起，是队友，是朋友，更像家人。最初的一拨球员都已成家且有了孩子，“球二代”也可以凑一支球队上场了。每年过年前后，朋友们聚在我家，一人一道菜，热热闹闹包饺子。每当这种时候，就觉得，热爱的一切都在身边。

在有了一些商业资金支持后，俱乐部开始参加中国足协的比赛，五甲联赛、五超联赛、中冠联赛等都有俱乐部的参与，也逐渐积累了一些球迷，也有了一些成绩。那时候，有俱乐部比赛的周末就是当地球迷的节日，球场里被球迷装扮成了“橙色的海洋”，“三分留下，牛大管够”——富有兰州特色的加油口号响彻整个场馆。

那时的中国足球市场一片繁荣，职业联赛开展得如火如荼，校园足球也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对于足球来讲，一切似乎都刚刚好。而那几年也是属于麦斯力俱乐部的黄金期。

但随着足球大环境的逐渐萎靡，麦斯力的赞助商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了对俱乐部的注资。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俱乐部。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电视台和杂志社工作过，但它们离足球、离体育这个梦想实在是太远了。我先生18岁就开始在麦斯力踢球，俱乐部带给他很多荣誉，也带给他很多兄弟。22岁和他认识以后，我们又一起陪伴俱乐部走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于是，在俱乐部最困难的时候，我选择进入俱乐部，从感情深厚的麦斯力

开始我的足球梦。

我先生总说我做事没常性，拖拖拉拉、不主动。自从做了足球，他觉得我变了，“这几年，凡是和足球有关的事从没懈怠过”。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甘肃，做足球很难，对于我们这种最底层的俱乐部来讲，生存的压力更大。压力主要来自球员新陈代谢慢，还有经费的严重不足。

因为条件有限，俱乐部无法补充更多更好的新鲜血液，老队员带着伤也要坚持比赛是球队的常态。

在一次与安徽队的比赛中，队长张振中打满全场——他在那个赛季已有很多次打满全场，而了解五人制足球的人会知道，打满全场有多难。看着32岁的张振中比赛结束前最后一刻还在不放弃地全场飞奔，38岁的张霄鹏带着伤依然攻入两球，想流眼泪了。

但我也知道，眼泪解决不了俱乐部的生存问题。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俱乐部相继成立了赛事运营公司、产品销售公司，目的是通过企业化经营，在难寻赞助商的情况下自给自足，自己为俱乐部供血，以求俱乐部能够良性发展。

于是在保证俱乐部参加比赛的同时，我们的运营公司策划组织了包括中国足协中冠联赛

（甘肃赛区）、“麦斯力杯”全国中学生足球邀请赛、“丝路杯”中德青少年足球夏令营在内的多个大型赛事和活动，而产品销售部也成为国内几家知名体育用品公司的区域销售代理，销售业绩逐年上涨。

然而，质疑声和骂声随之而来，有针对俱乐部的，也有针对我个人的。

有球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说俱乐部“球还没踢好，就开始搞赛事经营、卖体育用品”，有球迷说我们“只有本事拿甘肃省冠军，出了省什么都不是”。有对我个人的质疑，说我“不是足球专业出身”“女的”“瞎搞”。

没少哭，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

2019年，俱乐部代表甘肃省参加中国足协中冠联赛，并成功打入全国十六强。同时，俱

乐部被评为“最佳俱乐部建设奖”，我个人被评为“优秀中冠人”。这是个属于足球的好时代，我想努力将球迷的质疑变成他们的理解和骄傲。



“追梦”是中国足协香河基地运动员餐厅的名字，这个名字真好，在发展中国足球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直朝着梦想前行。

明年是我辞职做足球的第六个年头，而俱乐部也将迎来成立的第27个年头。

要感谢甘肃这片土地，虽然这里的足球土壤仍然贫瘠，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无限的可能性。

时光在后，希望在前。祝我们每个人都能为梦想努力。💎



世界杯，我想说……

记得小时候，每逢世界杯来临，爸爸总会在监督我上床睡觉后，从他卧室的门后取出过年才用的折叠茶几和折叠靠背椅，放在电视机前展开，再搁上一杯清茶和一包香烟，静静等待比赛的开始。妈妈一向反对爸爸吸烟，此时却并不干涉，自顾蒙头睡去，把整个客厅都留给爸爸。比赛经常在夜半开始，有时，渐入梦乡的我突然被爸爸连声“好球！”的喝彩声惊醒，透过虚掩的房门，我能看到袅袅上升的一缕烟雾。

向窗外望去，对面楼上也零星亮着灯光，仔细听，还能听到和我家电视机里同步的宋世雄激昂的解说声。有时，凌晨忽然有鞭炮声炸响，宣泄着球迷对于战果的兴奋，也引来无数的抱怨。

前晚的战况如何很容易判别，若是第二天见到爸爸黑着眼圈但红光满面，不消说，肯定是他支持的球队大捷；若是第二天见他气哼哼地看啥都不顺眼，那肯定是支持球队败北，当天可最好不要被他找到错处。

——张小圈《爸爸和世界杯》

长传冲吊、直传斜插、下底传中、中路包抄……一起踢球多年的老友配合起来是那么默契，队友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们马上就能领会他的意图。“好球！漂亮！”“传啊，倒三角传给我。”“我过你，就像过马路！”场上，叫好、催促、打趣的喊声此起彼伏，大家没有了往日工作中的拘谨，都是可以互相嬉笑怒骂的兄弟。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晚上10点，朋友们陆续离开，原本嘈杂的球场渐渐变得冷清，剩下寥寥几人，活动只能到此为止。互道一声珍重，我们就此分别。有人说，钓鱼的魅力就在于它始终让你心存遗憾，踢球也是如此，今天没有处理好的传球，没有打进的球，总想着下次能够做得更好。

驾车行驶在灯火阑珊的路上，我始终在想，我们如此热爱踢球，大概只因为它能让我们找到心里那渴望已久的慰藉，能够在奔跑、欢笑中，在好兄弟的关心、陪伴下，走过值得纪念而又美好的年华。

——宋超《难舍那份足球情》



来自微信征文



文 | 肖 遥



至今，我妈提及我第一天进幼儿园的模样还会哭笑不得：她抱着我走进叽叽喳喳的班级，本来还有说有笑的我，刚刚被放在地上，就像一只忽然被投进一锅沸水的青蛙，扑通一声，又跳起来蹿回妈妈的怀里，死死扯着她的衣领不放手。一位高个子阿姨走过来接住我，我一只手拽着我妈的衣领，一只手不知怎的，挂在阿姨脖子上，整个人就像一个怎么给也给不出去的包裹，几个回合下来，终于被塞进阿姨怀里。

一个在黄土高坡上任性撒欢儿惯了的小孩，忽然被“关”进幼儿园，不适感是非常强烈的：周围的一切都令人恐惧，我就像一头惊恐的、愤愤不平的、气急败坏的小兽，仿佛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一分一秒地挨，一分一秒地等待，等我妈再次出现。我绞尽脑汁给自己加戏，想象着自己趁老师背过身，箭一般冲出院子，冲下坡，跑到菜市场，穿过球场，就到了我妈所在的图书馆……在我

的小脑袋瓜里，我规划了无数条逃跑路线。

我完全看不到周围的一切，或者说，每看一眼，我都要再次哭出来。周围的小孩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呆呆地坐着，有的百无聊赖地玩弄自己的头发或手指，还有两个小孩不知为何撕扯起对方的头发，被接住我的阿姨拉开，在一边罚站。因此我相信，我要是逃跑未遂，也会被罚站在墙角，所有人的目光都刺向我，那时候，我就更没法儿跑了，无论是灵魂，还是身体。

我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旁边的小朋友拉了拉我的衣襟，说：“别哭了，一会儿妈妈就来接你了。如果你妈没来，我让我妈把你接出去！”我一听见“妈妈”两个字，又忍不住要哭。这个叫小辉的孩子赶紧把手里的一颗扣子塞到我手里，我攥着这颗扣子才停止了啜泣。从此，他会把手里拿的任何东西，比如，一把爆米花、一块糖，都分给我一半。排队的时候，他会拉上我；跑圈的时候，他也停下等我。不过，小辉最喜欢的一个动作是食指挡在嘴巴上，“嘘——”当我忘乎所以地大声讲话的时候，他会迅疾地看一眼阿姨的方向，手放在嘴上提醒我，我就赶紧放低声音。

幼儿园里的时光很奇怪，在我眼巴巴地等我妈的时候，时间就像被粘住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飞不起、逃不脱；在小辉跟我说话的时候，时光就像迅疾飞起的燕子，倏忽而去。

小辉的妈妈果然是第一个来幼儿园接小孩的。当小辉叫了一声“妈妈”，从座位上弹簧一般跳起来，扑向他妈妈的时候，我也跟了上去。小辉虽然看上去情绪稳定，像个小大人一样，是我们几个的主心骨，可他见了他妈妈，一秒回到小宝宝的状态，表情甜腻得像一块正在融化的糖。小辉抱住他妈妈的一条腿，看到我抱住了另一条，小辉才反应过来，求他妈妈把我也一起接出去。小辉妈妈蹲下来，问我的名字，跟我说，我妈妈就在她后面，马上就到……她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被阿姨像

拎小鸡一样拎回到座位上。我狼狈地坐下来，继续灵魂出窍和望眼欲穿，这种事在第一天发生了好几次。第二天，我又把燕子的妈妈当成我妈扑了上去，因为她们都穿格子衣服。走近了一看，她的格子衣服确实和我妈的很像，但我妈梳着两条大辫子，燕子妈妈是短头发。我窘得面红耳赤，眼巴巴看着燕子与我擦肩而过，被她妈妈领出去。燕子同情地回头看着我又被阿姨拉回座位，但她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几十年前，厂里幼儿园看孩子的阿姨都是厂里职工的家属，她们只照管孩子们的安全，但不怎么会哄小孩，更不会唱歌、跳舞什么的，小孩子在幼儿园的多数时间，都是静静地坐着。有的班上偶尔会玩一下老鹰捉小鸡之类的简单游戏，有的班上允许小孩们说话，但大多数班上的阿姨就坐着织毛衣或者纳鞋底，有小孩打架的话，就去把他们拉开；小孩们说话声音大些，会被大声制止。

天气好的时候，幼儿园所有班级的孩子都坐在各班门口，面对一个小广场，广场上孤零零地放着一架滑梯。那架滑梯是幼儿园唯一的大型玩具，也是全院子小孩的目光焦点，简直就像干旱的沙漠里的一小块绿洲。然而这块绿洲是无法接近的。记得有一次，一个班上的阿姨忽然大发慈悲，允许他们班的小孩子玩一会儿滑梯，那个班的小孩子们简直自豪得飞起来，围观的其他孩子眼红得要哭出来。我不明白，这近在咫尺的大玩具，为啥没人走上前去玩一玩？有那么一阵子，我的灵魂有事干了，它脱离了身体，走向这个滑梯，我的灵魂快活地从滑梯上滑下来；我的身体坐在原地，羡慕地看着它。

终于又有了一次破例：一个班跑圈结束，绕着滑梯走回教室，几个小孩鬼使神差地爬上滑梯，其他小孩像是被蜜饯吸引过去的蚂蚁，顿时，滑梯上

“粘”满了孩子。那个班的阿姨手忙脚乱，按下葫芦浮起瓢，孩子们一窝蜂扑向滑梯，阿姨索性揣着手站在下面哈哈笑。我们班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班的两个阿姨都非常严厉，一见到我们就变得很严肃。不过我也不是没见过她们笑，那是在她们扶着自己的孩子滑滑梯的时候。

偶尔有家长来接小孩，为了安慰哭泣的孩子，就把他放在滑梯上，小孩子滑下来，顿时破涕为笑。我也期盼着哪天我妈来接我，我也能滑几下滑梯，可终于等到我妈出现，我就会忘了滑梯的事，要多快就有多快地冲出幼儿园。

我终于玩上了滑梯。我发现只要有哥哥姐姐来接的小孩，放学时都会在滑梯上疯狂地玩一会儿，于是，我没少跟我姐姐说让她来接我，无奈小学放学总是比幼儿园晚得多。终于有一天，小学下午放假，我姐来了，还领了一帮她的同学。一帮大孩子簇拥着小小的我走向滑梯。我看见我们班那个凶巴巴的阿姨，一边纳着鞋底子，一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一边躲避着她的目光，一边战战兢兢地上了滑梯。

滑梯在我眼里很高，站在上面，就像站在一栋高楼的顶上，我能感受到所有院子里还没被接走的孩子的眼光都投向了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在那一刻，渺小的、胆怯的、瑟缩的我，忽然变成了世界的中心，所有目光都聚焦到我身上，我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复杂感受：羞涩又傲娇，惊惧又激动，欣慰又欢喜。我听见姐姐在滑梯下面喊我：“不怕，来，我接住你！”这是我听过最悦耳动听的声音。

此后多年，我经常梦到那一刻：我从高高的滑梯上滑下来，分明看见我们班的小朋友都站起来欢呼，小辉、燕子，他们都举起双手冲我挥动，我站在滑梯上冲他们大喊：“我会来救你们的！”

那一刻，滑梯仿佛是一艘宇宙飞船，承载着所有被困的小小灵魂奔赴自由的远方。

见字如晤

文 | 方和斐



昨夜收到多年网友的一条消息，说在一条旧帖子里看到我，感觉很亲切。我点开那条多年前的帖子，又勾起许多回忆。

初中时，英语考试永远有一道作文题，例文的落款永远是“Lei Li”，永远写给一个外国小孩。许是受此启发，我们的英语老师也鼓励我们联系国外笔友。微机课上，我们凑在一起，上网站、查字典，各自寻找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外国小孩的联系方式。于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我和一个土耳其女孩开始了通信。

远隔重洋，我们使用电子邮件通信，但即便是字斟句酌，一个词一个词地造句，我也倍感吃力——在和真正的外国人交流时，英语课上所学的那些句子远远不够。看着她连篇累牍地描述自己喜欢的乐队和作家，我捧着一本词典左翻右翻，却仍无法理解——为什么说“genre”不说“kind”？她的落款为什么用

“cheers”？

土耳其的学生和中国的差不多，大家都要参加重重考试，都争抢着上那几所顶尖大学，都想获得更广阔的平台。活在学业的重压和父母的严格监督下，我们彼此能感同身受。

上高中时，我们在同一个聊天软件上互加了好友，我也第一次听到土耳其语是什么样子。她说她在学汉语，如果能考上大学，想来中国留学。

大学时，短视频还未兴起，大家在校内论坛和博客上写文章，以文会友似乎相当自然。许多帖子都带着浓浓的才气和独特的感情。那时，我和土耳其女孩都看了《玛丽和马克思》这部电影，很受感动——跨越大洋的笔友感情，真令人羡慕。

我身边的朋友里面，谁在和笔友联系，我们互相都是知道的。在以文科专业著称的学校，这样的少男少女可不少。听说有人有维持了十几年的笔友关系，却从未见面，这让我们听了大为赞叹。



我还交到一个英国网友。那时很流行一个叫作“技能交换”的概念，我俩以此为契机，我教她数理化，她教我英语。当然，两个人首先得互相对付，聊聊天熟络熟络。

网友列举了许多破冰话题，其中一个“分享彼此最想去的地方”。

“帕萨迪纳，”我写，“还有帕洛马山。那里是现代星系宇宙学诞生的地方，对天文学者们来说，那里是圣地。你看过《生活大爆炸》吗？主人公们生活的地方就在那里。哦，我想到那里去看白色圆顶的天文台，那里有个‘通往星空’的路标……你呢？”

她的消息弹出来：“你搜索一下瓦纳卡之树，那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树。”

停顿几秒，又一条消息：“我是个思维简单的人。仅仅是凝望着它，就足以让我觉得很幸福了。”

天哪，我被震撼了！有种闯进山门，被高人点化的感觉。她竟然活得这样通透。

多年后，我读到哈佛大学生物学巨擘爱德华·威尔逊的《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他说他18岁时和一位比他大7岁的博士生通信。那位笔友的热情和指导，帮助他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我一直觉得结交笔友是一件好事，在习以为常的生活轨迹之外，还能听到另一种声音，感知到另一种生活。其实，一切都是淡淡的才好。可惜，“笔友”似乎总带着太多浪漫意味，而过高的期待往往容易落空。

不过，我从来没用自己最自如的母语写过信。生活如同洪流滚滚而来，现实里有无数“正事儿”塞满时间。满世界飞来飞去，国内外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不再稀罕，写英文邮件则像《查令十字街84号》那样，于我成了司空见惯的生活、工作成分。

我找回了那时用来发贴子的论坛账号，不意外地看到了

邮箱里积压的未读邮件——落款都是多年前交流过的网友，如今怕早已物是人非。我不知道，现在的他们还愿不愿意再聊诗歌、电影和音乐，抑或只将其看作青春期的一段玩闹。我忍不住想，如果当时真的和他们中的谁一直通信，现在会是怎样一番情形。我的抽屉里还躺着一沓星空明信片，那是曾经想寄给朋友们的，但一直都没来得及贴上邮票……

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会再遇上谁，我会把它们寄出去。相知一瞬便是缘分，谁也说不好未来会怎样。我打开聊天软件，看到现在在伊斯坦布尔上学的土耳其女孩刚刚晒出她的派对照片。照片风格看起来很像流行网红们拍的。我点了个赞，放下手机，没有留言。



想做大事的老太太

我家那个



一

从七月搬过来到现在，我妈一天没闲过，一直在忙着“搞事情”，哦不，搞事业。

老太太想挣钱。确切点儿说，她是想摆摊儿——在家做些手工艺品，周末去跳蚤市场摆摊儿。

按说我妈一成年人，想做什么都是她的权利，我不该阻挠。可她都77岁了，身体也不大好，这把年纪累着、伤着都不是开玩笑的事。

所以，她要是摆摊儿，我肯定得陪着，搞不好丈夫有剩也得跟着帮忙。一想到每到周末，三个加一起快200岁的人去跳蚤市场练摊儿创业，眼前不禁黑了又黑。

为了打消我妈的创业激情，过去几个月里我做了各种尝试。

一开始，我想她大概就是刚

搬过来人生地不熟，闷得慌，于是找了几个老年活动中心，跟她说，白天多去这些地方转转，认识些人。

老太太挺听话，拿着地址挨家去了。可去了没多久就不去了，说没意思，感觉在上幼儿园。

我找了张兴趣班的课程单，说：“这里面好多老年课程，要不要挑一些？”

我妈一看价格，立刻表示她现有的知识很够用了，都快满了，再学就溢出来了。

后来有一天，有剩贼头贼脑地给我出主意：“要不要给你妈找个伴儿？”哎！有道理啊。以前那些不爱学习、不爱参加班集体活动的女生最喜欢干啥？谈恋爱啊。

琢磨了一圈，我看中住斜对面的一位老爷子。老爷子挺健谈，每次出来遛狗都跟我妈聊半天，虽然胖了点儿，但面色红润、说话声老大，身体应该不错。年

龄比我妈小点儿，目测六十多，最多七十。不过没关系，我妈看着年轻。天作地合。

可找了个机会刚跟我妈提了一句，老太太大怒：“人家还有老婆呢！”

“那……再等等吧，不急不急。”给我妈赔完笑脸后，回家立刻收拾了有剩一顿。

二

我忙着阻挠我妈创业计划的同时，我妈一点儿也没闲着。

她先是联系商会，了解注册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然后分别跑了几个大的跳蚤市场做市场调研，商品价格、摊位租赁价格，记在单子上挨个比较。

对我妈来说，跟同龄人做游戏、学Excel、学园艺、和60多岁“小鲜肉”谈恋爱，显然都不如摆摊儿挣钱更有乐趣。

她甚至连运货的小推车都

买好了，还买了一个小围裙，围裙上有好几个口袋。老太太一一给我展示：“这个放现金，这个放刷卡机，这个放手机……”

她是如此喜欢这个小围裙，收到后急不可耐地就穿上了，出门买菜、逛街都穿着，还跟我说，既方便还能保暖护肚子，真是好用。

要不是前阵子她身体出了些问题，估计这会儿的跳蚤市场上已经多了一个精神抖擞、大声叫卖揽客的小老太太，身后还跟了俩面容愁苦的中年跟班。

我妈胃病犯了，估计是累的。我很紧张，因为她几十年前有过很严重的胃出血。医生也很紧张，立马给她安排了胃镜、肠镜检查。

就我妈自己不紧张，去药房领药时，还在跟我絮叨她的创业蓝图。

“一开始肯定不会太赚钱，所以最近我要省着点儿，大花销都得戒了。”

“你说的大花销是多少？20块钱以上的东西都不买了？”

她不理我，继续絮絮叨叨地给我算账。

其实做检查前几天我一直很担心，上网偷偷查了很多相关信息，越看越慌。

可在我为她担惊受怕的时候，我家老太太担心的却是医疗保险之外我们还需要付多少

钱。

手术检查那天，进了病房，换好病号服后，她还在嘀嘀咕咕：“你这边肯定比我那边贵，账单出来得吓死人。”

我点头附和：“可不，待会儿跟医生说别打麻药了，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

说完，我又认真问她：“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是担心你的钱不够花，还是担心我的钱不够花？”

本来还在笑的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解释说不是，不全是为了钱，她就是想做些让自己有存在感的事情，而不是虚度这最后的人生。

三

手术检查很快结束，半小时后我妈就被推回来了。因为是全麻，她还没醒，护士很周到地给盖了好几床毯子。

层层叠叠的毯子下，小老太太缩成小小一团，全无平时上蹿下跳谋划大事情的样子。

医生开门见山：“放心吧，不是癌也没有溃疡，只是有些炎症，开了药，一个月后回来复查。”

我千恩万谢地看着医生离开，回到床边，小声叫了声“妈”，她昏昏沉沉地“嗯”了一声，又睡了过去。

我一边犹豫着要不要再叫

她，一边顺手给她整理了一下头发。我妈的头发是自来卷，又从不染发，一头灰白的头发总显得乱糟糟的。

这伸手一碰，才发现她的头发好软。奇怪啊，印象中一直以为我的粗硬头发是随我妈了。

为了叫醒她，我没话找话地和她聊着天：“你的头发一直都这么软吗？我咋记得你以前头发很硬呢？看来你孙女得意随你，性子随你，头发也随你……”

我正自言自语，我妈突然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话，吓我一跳，急忙凑近问：“你刚才说啥？”

她眼皮动了动，但没睁开，嘟囔着说：“别像我，像你，挺好……”

显然是麻药劲儿没过，脑子还糊涂着，说话都比平时好听了。

我说：“医生刚才来过了，说你就是有点儿炎症，吃点儿药就好了，别的啥毛病都没有。好了你就可以接着折腾。”

这个抠门的人立刻叹着气心疼钱：“早知不来了，白花那么多钱。”

我安慰她：“没关系，反正也没打算付。待会儿你动作利索点儿，咱俩翻墙出去。”

她半眯着眼睛轻轻地笑，笑成一个皱巴巴的小老太太。

嗯，快点儿好起来吧，还有那么多大事等着你去办呢。💎



时光荡漾的清晨

文 | 孙君飞

一睁开眼睛，属于我的一个清晨就到来了。每一天都这样，无一例外。

刚刚抵达的清晨，好像刚从果壳里剥出来的清甜果肉，又好像刚从水中拎起来的带着水花的银鱼。

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湿漉漉的。

金色的阳光湿润和煦，照在树叶上，给每一棵树抹了蜜。

我喜欢睁大眼睛在橡木床上再躺一会儿，倾听外边的动静……刚才听到的声音，是燕子在呢喃，还是杜鹃在沉吟？

父母总是比我们起得早，“吱呀”一声，他们拉开门，布鞋底轻快有力地走在地面上。父亲踏在青砖地面上，母亲踩在夯实的泥土上，彼此的脚步声有着细微的差别。我的心里是那么安静，耳朵是那么灵敏，我听得出每一种声音的主人。

挂在耕牛脖颈上的大铜铃，响声沉稳，节奏鲜明，带动着耕

牛脖颈上的肉褶子来回晃动。父亲刚在石槽内填满了青饲料和麦麸，耕牛吃得津津有味，它的大眼睛好像被露珠擦拭过，映着窗棂外的一株芭蕉叶和晴朗天光。只有在耕田的时候，它才是辛苦的，其余的时光它都过得悠闲自在。

我还听见白狗蹬了蹬腿儿，细长的身子一纵一纵地弹跳、前跃或者后退。公鸡已经嘹亮地啼叫过了，唤起村子里许多安静一夜的事物；白狗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叫的——在这样的清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陌生人闯进村庄。举目所见的每一样东西都很清新，却并不陌生，母亲擦拭的罐子甚至银器都是自家的。这样的清晨没有意外，到处都充满着期待和喜悦。

父亲挑起空空的水桶，到小河边的一处泉眼汲水，一路伴随他的是扭着肥胖屁股的鸭子们。土路窄长，晨风还吹不起潮润的尘埃，父亲走在前头，水桶轻轻地左右摇摆；鸭群跟在身后，走成一条线，偶尔听见几声赞叹般的“嘎嘎”声，因为有的鸭子发现了几只特别红的蜻蜓、特别美的蝴蝶。当它们“扑通扑通”地跳进河里后，河里一天到晚就都荡漾着它们的影子，它们也就在这波光粼粼的蓝天白云里游走、嬉戏和捕食。有时候，会游过来三两只别人家的白鹅，我在岸上的话，就会盯住白鹅看，它们纯洁的美和娴静的性情是永远看不够的。经不住我的恳求，有时

候母亲也会特意养几只白鹅，它们往往会融入鸭群，与之相处和睦，当陌生人靠岸时，还会出声保护鸭子。河水中的每一只鸭子都极干净，白鹅的雪白干净又强过鸭子，似乎乡村的每一个清晨都是它们牵引过来的，越靠近它们的部分越纯净无尘。我不止一次想象骑在白鹅身上，在水中漫游的情景，我将抱着它弯曲优美的脖颈，睡在时光荡漾的童话世界里。

我还听见羽毛丰美的母鸡带领着小鸡们“叽叽”地远去了，脚步伶俐的小山羊也跟着母羊远去了，院子、厩屋和牲口棚很快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反刍的耕牛。是的，我再晚起一会儿，在树冠里蹦跳着的小鸟将用歌声嘲笑我的慵懒，我也将面带愧色地迎接一个普通平常却又亲切可喜的乡村清晨。

我像鸟儿那样扑棱着手臂，却忽然想到自己还没有翅膀。

我利索地穿上衣服和鞋袜，心里却不由得生出一阵儿烦恼：为什么不能像小山羊那样，连睡觉做梦的时候也穿着衣服，一落地就迎来自己新鲜蓬勃的清晨？然而，不论什么时候去看山羊，它们的衣服都那么干净、舒适和得体。

这样胡思乱想着，等来到院子里，已见最小的弟弟也舞动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清扫并不太脏的地面。

清晨的阳光沐浴着一切，空气

透明，带着从树木花草里弥漫出来的薄薄的水雾，带着植物的清香，带着刚睡醒的浅梦。

我好像鱼儿一样在空气里游动，吸进充沛的氧气，让自己漂浮得更高，好看到更多动人的事物和风景。

在弟弟看来，我简直在瞪大眼睛梦游吧！他呼唤着我，提醒我鞋带还没有系好。

屋门敞开着，院门敞开着，村庄敞开着，整个世界敞开着，明媚的阳光犹如小水滴般洒了进来。有一些东西出门远游去了，可是更多东西愿意留下来。我希望远游的它们只是串个门儿，很快就会回来。

花正在盛开，树上的水果正在变大，变甜，地里的庄稼正在努力地长出更多籽粒……多么寻常的一天，然而动人的变化并不是悄无声息地发生——仔细倾听，草叶上的露珠在歌唱，丝网上的蜘蛛在歌唱，乌桕树上的每一片叶子也在歌唱。

在美好的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就位。鱼在河水中，鸟在天空中也在树枝上，最魁梧的石头在山上，最美味的浆果在山谷中，最好看的那本故事书放在小小学校的书橱里。而我和小山羊，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对的、合适的。这让我们快乐，也让我们安心。

汲满泉水的木桶并没有压弯父亲的腰，充盈的时光在木桶边沿闪闪发光、微微荡漾。

我跑到菜园子边寻找母亲，她已抱了一臂弯的青翠蔬菜回来，有的会被剁碎了喂给在笼中养病的鸡鸭吃，有的会被留下来，生火做饭时炒给我们吃。我拉住母亲，搀着她走路。

母亲好奇地看看我，两只眼睛里各有一个我：“儿子，你今天早上怎么了，变得像女儿那样乖？”

啊，母亲，我真想告诉她：我多么喜欢属于我们的每一个清晨，我爱村里村外的每一样东西，而妈妈是我最爱的亲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拥有每一个清晨，像父母亲那样，不曾辜负每一个清晨，每一个普通平凡的清晨，将我们每一个人写进日子里，让我们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通过劳动让家园变得更美，让家园在每一个清晨都能够充满希望地醒来。

走着走着，与其说我在搀着母亲，不如说母亲在拥着我，成为她生命中最珍贵的。我的心里宛如落满星星的碎光，闪烁闪烁……

万物皆有欢喜处

文 | 图 高东生



那个地方叫锦绣公园。说是公园，其实就是一片种了几种花儿的公路旁的狭长地带，在其中修了几条弯弯曲曲的步行道，供人们健身。雨水多起来，杂草锄又生，公园快荒废了。

入口处有几个球形的大铁架，一人多高，球面是用钢筋焊成的一个一个的小圆圈儿，每个小圆圈儿里放一个花盆。做这个肯定花了不少工夫，可以想见当

初这个“大绣球花”盛开时的灿烂。美固然美，但太难伺候了，尤其是在雨水并不多的北方。眼前的“大绣球花”只剩一个个的空盆了；有的花盆都落地了，只剩下钢筋圈儿。有几个小蜘蛛，就利用这个圈儿来结网，漂亮极了。

这种小蜘蛛平时在草丛中结网，灌木和树木上很少见，因为它们太小了，把控不了大场地。但在草丛中结网应该也不容易，

那里太乱了，从固定主线到结出一张平整的小网，必须花不少心思和力气。关键是，织网要耗费体内储存的蛋白质，在这儿结网怕不够用啊。而这个钢筋圈儿简直是为它们量身定做的。在这儿结网，多么轻而易举：从上面悬垂而下，只需一两秒，主线就结好了，再从左边爬到右面，粘牢第二根……依次，形成从圆心呈放射状的十几根经线，再绕圈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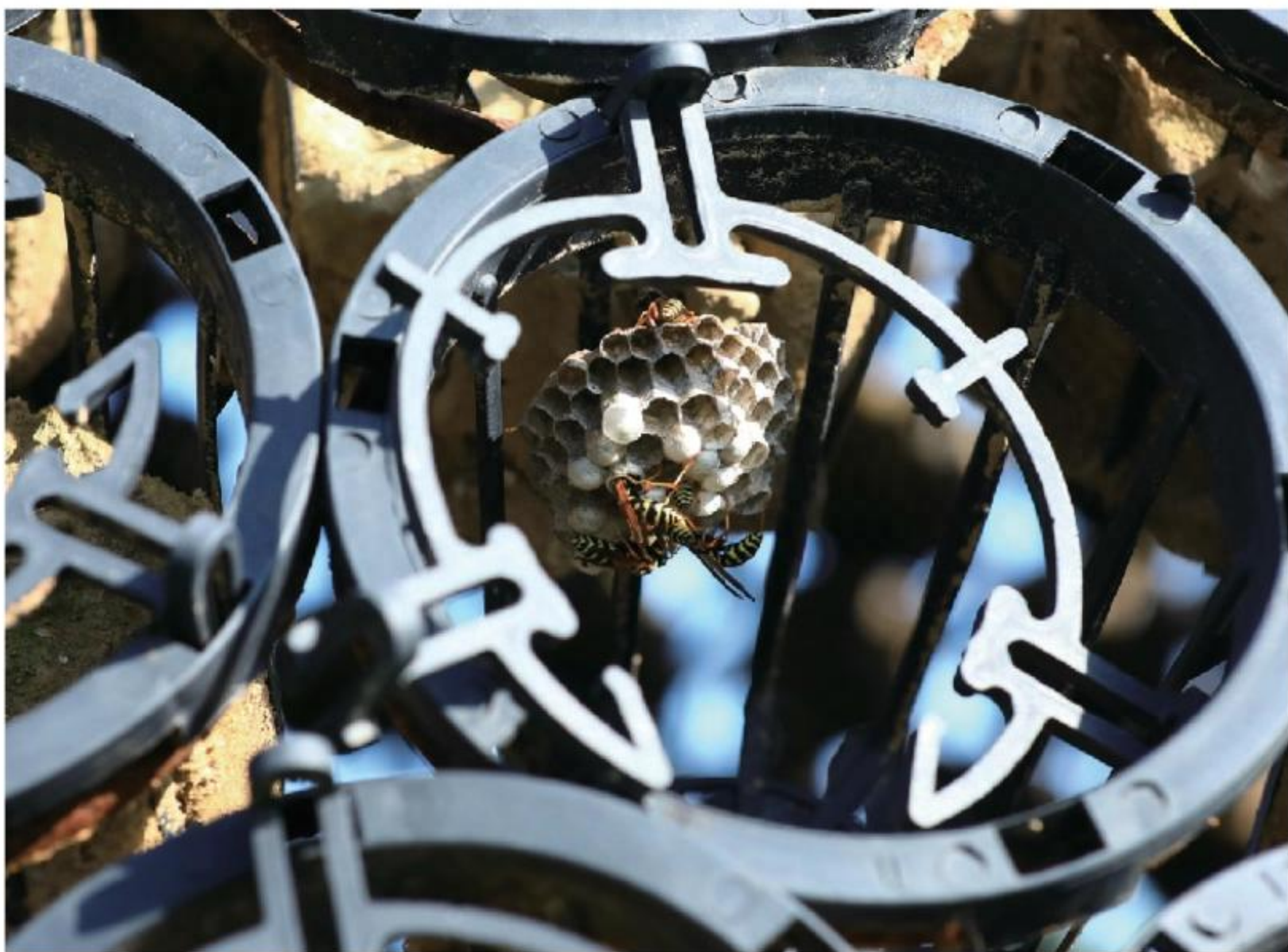
编织纬线就行了——这是我猜的，实际上，小蜘蛛可比我有经验多了，有数学头脑，也有美学品位。它织得快，而且精美。

另一个花盆架子上方，几只小马蜂做了一个巢。一个个标准的六边形洞穴整齐划一，相连的地方是公用边。它们更厉害，懂数学，也熟悉材料学和建筑学，筑的巢不但节省材料而且牢固美观。它们爬来爬去，房子还未完工，但我已经看到有几个小巢里有卵了，它们十分懂得如何利用时间——一边建房子一边养儿育女。这个地方，通风透气，既无暴晒也无雨淋。

这个世界，可能没有“废物”一说——对你来说没用的东西，对他来说可能是宝贝。

树木腐烂了，当柴烧都不起火，但蘑菇、木耳就生于其上；如果你掀开树皮，那细小光滑的沟槽和碎屑会告诉你，不知多少小虫已经在此吃喝拉撒，甚至生儿育女很久了；树木腐烂、倒下，最后变成腐殖质回归泥土，继续滋养别的生命。

放眼看，屎壳郎能在粪球中养育后代；戴胜、猫头鹰在树洞中安家立业；一个海螺壳就是寄居蟹的家；一只虫子在一片叶子上“缝”几针，这里就是它的卧室和产房了；老房子的屋檐下，不知有多少麻雀夜宿其中……哪一处地方，哪一件物品没有用处



呢？

我特别喜欢那些擅长旧物改造的人，他们心灵手巧，甚至能化腐朽为神奇：旧挂历卷成精美的门帘；碎布头缝成漂亮的坐垫；一个个输液瓶子的胶皮盖子整齐钉好，就成了市场上买不到的搓衣板；无患子的种子打眼儿穿成手串，黑光闪亮，像盘了好多年……

他们不是吝啬，不是守旧，而是知道半丝半缕也物力维艰，知道勤俭节约自是品格高贵，也知道，万物皆有欢喜处。💎

古人过“冬至”

放假七天，普天同庆

“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过了冬至，白昼逐渐变长，天地阳气开始回升，预示着一个新的轮回即将开始。在我国古代，民间向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是万民同庆的大节日。

从汉代起，以正月为岁首，将正月和冬至分开，冬至由此成为“冬节”“至节”，官府也有一套隆重的祝贺仪式，叫“贺冬”。

怎么庆贺？先放个长假！唐宋以来，举国上下都视冬至等同元日，放假过节是必须的。敦煌文献《郑余庆书仪》记载：“元正、冬至日，在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瞧瞧，在古代冬至可是法定休假日，七日长假！

莫高窟第236窟
中唐

院落场景
莫高窟第431窟 初唐



在中国，无论什么节日都少不了吃，冬至也不例外。这一天，古人会邀请亲朋好友聚会宴饮，品着自家酿的酒，吃着皮薄馅足的纯手工馄饨，与友人开怀畅饮，倾吐心声。敦煌文献《冬至相迎书》中就记载：“长至初启，三冬正中，嘉节膺期，聊堪展思。竟无珍异，祇待明公，空酒馄饨，幸垂访及。”

院落场景
莫高窟第23窟 盛唐

冬至之时，漂泊在外的人都要回家过冬至，和家人相聚，共享人间团圆。众人一团忙碌，制作美食，欢度佳节。在万物萧瑟的深冬，和亲朋好友围坐在帷帐里，宴饮起舞，一盘热气腾腾的水饺下肚，一杯浓郁香醇的温酒入喉，便瞬间元气充盈，仿佛温暖了整个漫长的冬天。

婚礼宴客
莫高窟第445窟 盛唐

文 | 王琳 图 | 大冰啦

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立刻使劲儿回想：没有被绑架，没有喝醉酒，也没有发生什么“外星人绑架”事件。哦，原来是昨天心情好，把房间收拾了。

帮老爸在网上买了个按摩椅。下完单就打电话跟我爸说，结果被他一顿骂，说乱花钱，无奈，马上退了货。10天后，老爸打电话问我：“椅子怎么还没到？隔壁赵大叔、李阿姨、王大婶天天都在问呢！”

老张从事文物修复工作，最近退休了。单位想返聘他，老张拒绝了。

这天，领导发了个视频给老张，视频里是个年轻人正在修补文物，领导问：“你看我们新招的人修得如何？”

老张仔细看了看，气得打电话对领导大吼：“他要把宝贝弄坏了，放着我来！我明天就来上班！”

挂了电话，领导得意地笑了：“还是这招管用！”

老妈叫我们吃饭，若去迟了她会说：“我做饭这么辛苦，还要三催四请你们才来，太过分，是不是不想吃啊？！那好，明天起我不做了。”于是，今天老妈刚煮好饭，全家人立刻飞奔过去，围桌各种夸赞，我也表示：“世上只有妈妈好，有饭吃简直太幸福，好香啊，快开饭等不及了！”听罢，妈妈又骂我们：“就知道催，又不帮忙，吃饭倒是积极，简直饿死鬼投胎……”

走出舒适区的目的不是找罪受，而是找一个你之前从来不知道的更舒适的区域。

“智能手机要靠人类给它们贴膜、装套、充电才能生存，它们有什么资格称为智能？”“蛊惑人类心甘情愿为它们贴膜、装套、充电，就是智能的体现。”

上网几年，亲眼见证了“哈”字的“通货膨胀”，从过去“哈哈”就已经代表很好笑了，到现在要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事啦”才能证明自己真的没有生气。

哪儿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背负着南方的名头，承担着北方的寒冷。

神回复

洗发水效果越好，是不是化学成分就越多？

神回复：不是，瓶子越大的含有的化学成分越多。

上联“烟锁池塘柳”，下联中必须含有“金、木、水、火、土”五个偏旁，怎么对？

神回复：深圳铁板烧。

你什么时候体会到了人生难熬？

神回复：打电话叫了外卖之后不敢去洗澡。💎

辑 | 白 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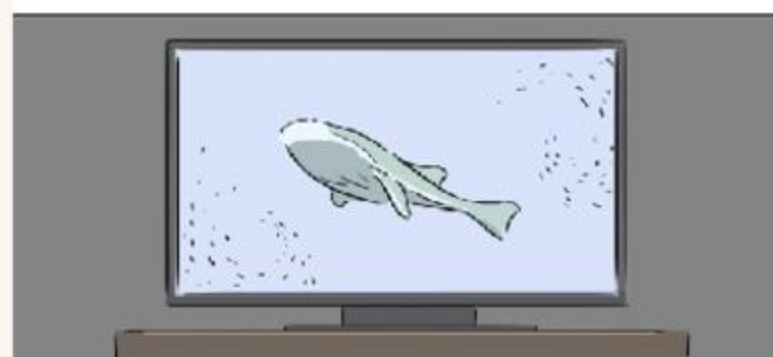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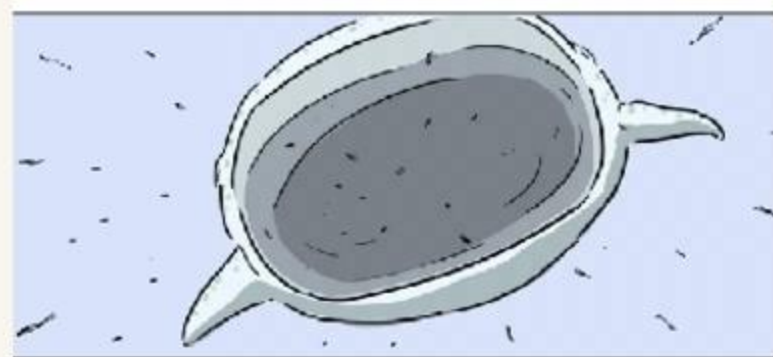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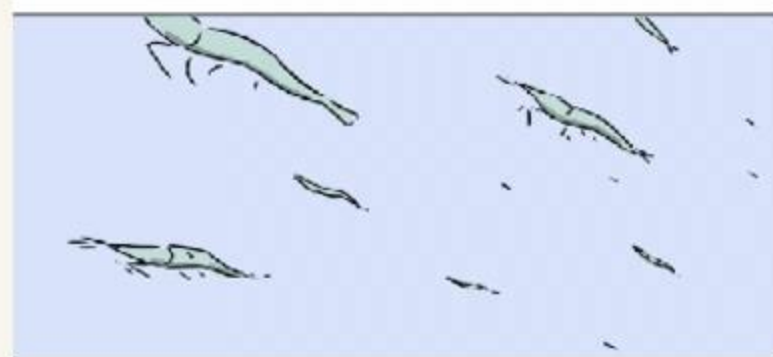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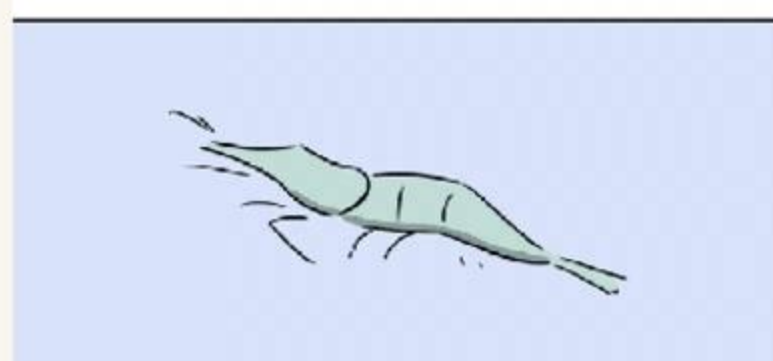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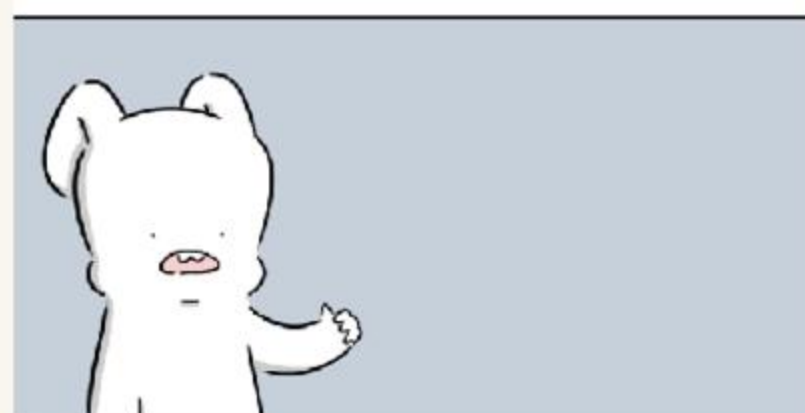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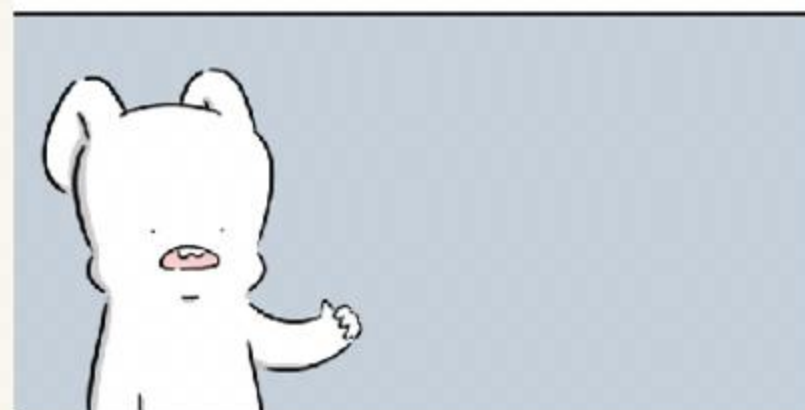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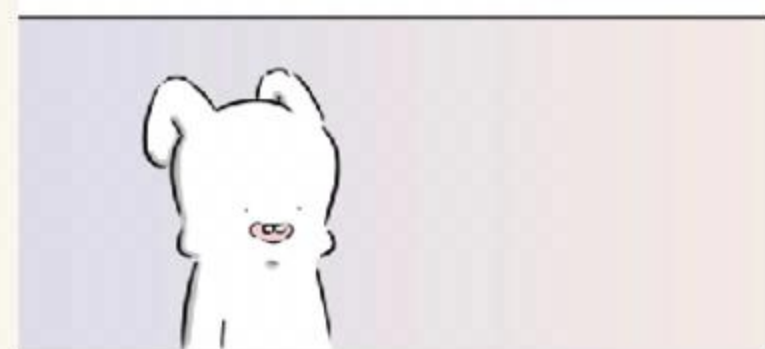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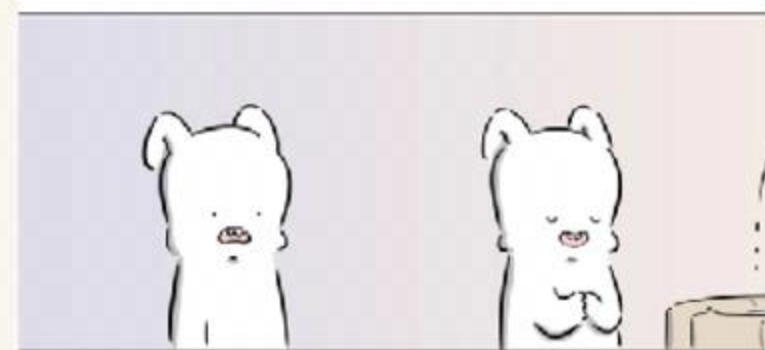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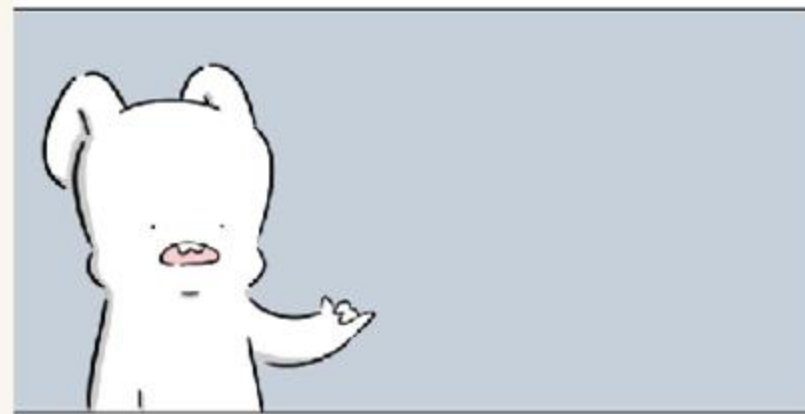


图 | onlyan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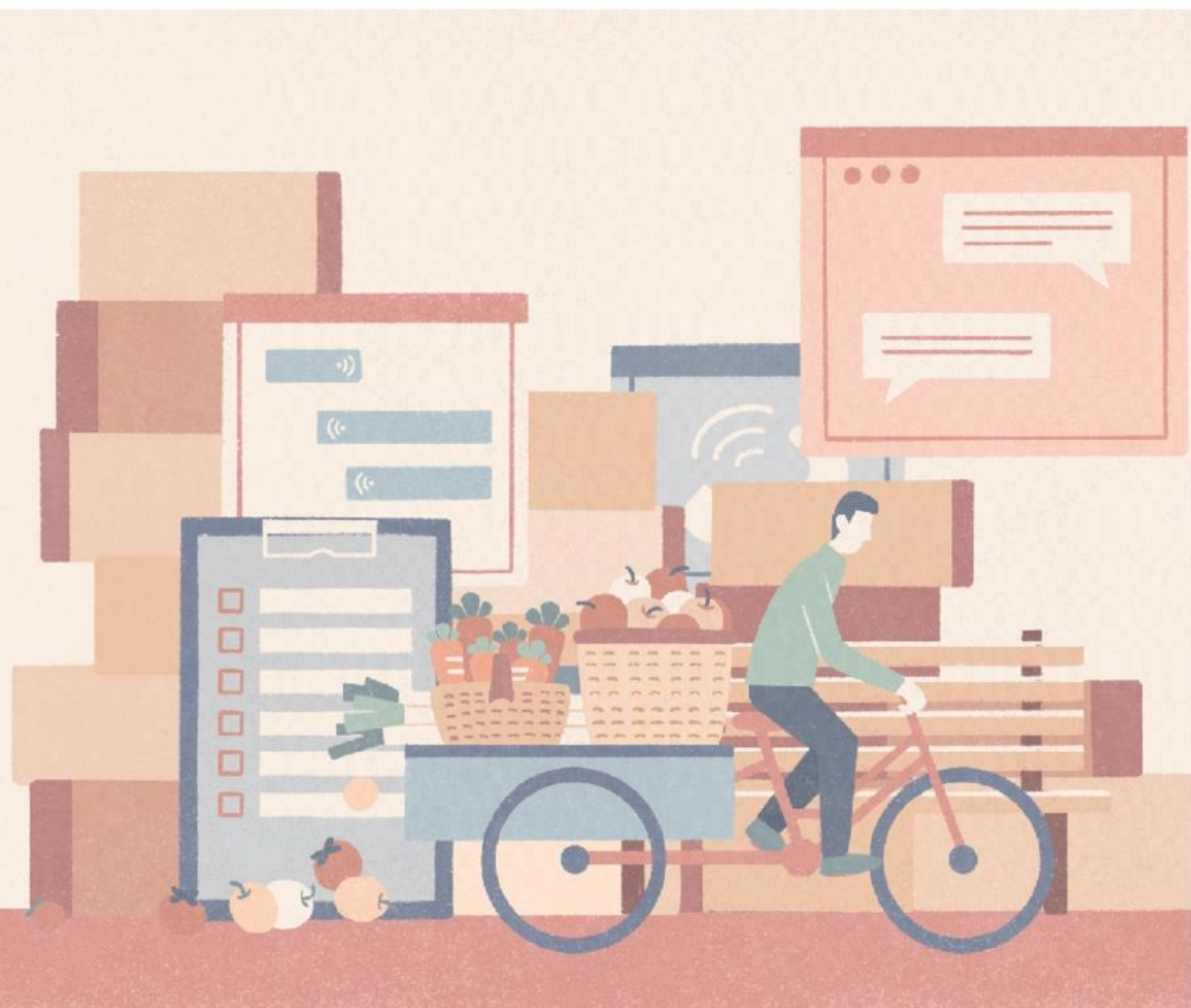


onlyanose



楼师卖菜

文 | 蟠桃叔



楼师是楼师傅的简称。西安人就习惯这么叫，张师傅叫张师，王师傅叫王师，“师”发“撕”的音。

楼师是个黑瘦汉子，老家在山东。他在我们石油大学家属院的北院开了家蔬菜水果店。楼师蹬着三轮车进货，楼师老婆看店。

楼师闲不住。一到夏天，楼师又扩大战线，从北院跑到南院卖西瓜。

楼师卖的是好瓜，是沙石地里长出来的宁夏西瓜，赛蜜甜。砂糖红瓤，切成八九瓣儿，像一朵大红莲，来了人随便吃，两牙三牙的，觉得好吃了再买。你要囫囵一个，他要边拉一角，都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切好，裹上保鲜膜，一称斤两，零零角角一

抹零头儿，给个整数就行。遇到拄着拐棍的老头儿老太太来买西瓜，让他们先回家，慢慢走，不着急，楼师抽空儿小跑着就把瓜给送家里去了。

到了晚上，楼师就守着西瓜山，在旁边的长椅上一躺，当床睡。那长木条拼起来的椅子，那瘦骨嶙峋的汉子，不知道你俩谁硌谁。

有几天下雨，气温一下子降下来了，盛夏忽如秋。楼师老婆给守瓜摊儿的楼师送过来一床棉被。楼师缩到工会楼的滴雨檐下睡，还是有一半被子被打湿了。

一个夏天下来，楼师更黑更瘦了，一身的蚊子疙瘩，像个野人。

楼师的西瓜摊儿对面就是南院，有栋小楼，一楼是存放自行车和电动车的车棚；二楼是个小区超市。

超市当时刚开业不久，没人气，冷冷清清的，因为一出小区大门，朝北走，朝南走，都有华润万家之类的大超市。有时候院子里谁家正烧菜呢，发现没酱油了，才会就近去小区超市走一遭，打个酱油。小区超市里本有一片区域是卖肉的，苦苦支撑了

不到一个月，撤柜了。地方空着也是空着，超市就抛出橄榄枝，招呼楼师入驻。

“楼师，来吧，地方闲着也是闲着，费用嘛，给仨瓜俩枣的就行了。”

“哈哈，来了，来了。”

楼师把小区超市里的那块地儿拾掇拾掇，开了个果蔬店。这下，北院一个，南院一个，俩店了。夫妻俩，一人打理一个，刚合适。但进货还是楼师一个人的事情，蹬个三轮车南院北院地跑。

他们北院的生意好不好，我没有亲见。我住在南院，目证了“南院小区超市店”生意的红火。原来南院的住户买菜要到街对面的“北院果蔬店”去买，或者去更远的农贸市场。现在好了，下楼遛个弯就把菜买了。特别是一些从新校区上课回来的老师，急着回家做饭，所以一下校车，都直奔楼师的南院店。



楼师脸黑，面相也凶，有些像香港的武打演员元华。但是楼师会笑啊，一笑，脸一舒展，白牙露出来，就很亲切了。我要是带了闺女去买菜买水果，楼师必定先给我闺女手里塞个橘子或者塞个枣。闺女欢喜，我也欢喜。

常来买菜的彭老师是南方人，化学博士，烧得一手好菜，心也极细，每次买绿叶菜都蹲在那

儿择啊，拣啊，掐啊，虎躯一沉，露出下背的一圈白肉。我和他是同一个单元的邻居，颇熟悉，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澎恰恰”，因为他姓彭（澎），爱掐（恰）菜叶。我一看到他蹲在那里如做化学实验一般一丝不苟地掐菜叶，就会起哄：“楼师，楼师，‘澎恰恰’开始掐掐啦！”

楼师听到就笑，黑脸露出白牙，过来帮着“澎恰恰”揪老叶子，揪得干净利落，心狠手辣，让谁看着都心疼。临了，一上秤，楼师抹了零头儿不算，还要再搭上一根葱。“澎恰恰”在一旁得了意，提着那根葱，哼哼唧唧地说：

“全院这几千号人，我最爱楼师了。”

我不理他，自顾自地哼着：

“澎恰恰，澎恰恰……”

楼师笑得更欢了。手臂打开，随着我嘴里“澎恰恰”的节奏做了几个舞蹈动作。真是个随和好耍的人啊。

有一次，我去买梨。楼师说：

“嗨，这批梨不甜，没啥滋味，就是水大。眼瞎了，没进好。改天进了好的你再来拿吧。”

我当下就听蒙了：还有这样做生意的啊？我赶紧说：“没事，没事，孩子咳嗽，我给孩子熬点儿梨汤润嗓子，甜不甜无所谓，反正要放冰糖的。”

没想到楼师居然不收钱了，白送了我几个大梨，硬塞，让我

怪不好意思的，便又拿了两斤橘子。

你说，楼师的生意能不好吗？

果蔬店一火，小区超市的生意也给带动起来了。你想，买了菜，是不是顺便还要在超市捎上一袋盐、一瓶醋？如果带着小孩，是不是还要再连哄带劝地买个冰激凌、奥利奥？一段时间下来，超市也进入正轨了。双赢。皆大欢喜。

我觉得，如果没有楼师，这小区超市能不能好好开下去，两说。

刚才说了，工会小楼二楼是小区超市，一楼是自行车车棚，大家都记着吧。

管车棚的一家人主业是收破烂的。说是管车棚，其实也没啥可管的，现在骑车的人少了呀，车棚里积压着大量老旧自行车，但没几辆真正有主。这家人拿到了南北两院的“破烂独家经营权”，其他收废品的进不了院子，要进就被保安给拦住了。这家人老老少少一大群，管车棚纯粹是给自己找了个宿舍和库房。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能看见车棚门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七八口子端着碗，呼噜呼噜。他们常吃的是捞面条，用红烧肉的汤汁拌着吃，有时候则是豆角焖面。见了人，就一扬碗，嘴里嘟嘟囔囔地客气：“老师，来吃点儿？”

我赶紧道谢：“谢谢，谢谢，我也要买菜做饭了。”

说完，噤噤噤，上二楼楼师的店里了，背后还传来一声嘟囔：

“楼师的生意倒怪好。”

收破烂这家人的女眷里，有一对婆媳，平日无事，她俩就去楼师的果蔬店去“拉呱”、嗑瓜子、吃楼师店里放软了的桃子。不要钱的桃子最好吃了。婆媳俩脸对脸，蹲在桃子筐前，把桃子的皮一撕，专注地嘬里面的汁水，汁水流到鞋面上，吃相很不好看。



有一天，我去买菜，就见超市门口摆了很多崭新的蔬果货架。我心想：哎呀，楼师要上规模了，都换新货架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要进去贺喜，却见“澎恰恰”走出来，神神秘秘地扯我到一边。

原来，城头变幻大王旗。蔬果店易主了，楼师撤了，接手的是收破烂人家的那对婆媳。

听“澎恰恰”说，楼师当初没有和超市签合同，这事不知道咋让收破烂这家人知道了，就偷偷摸摸绕过楼师，和超市悄悄签了合同，把果蔬店捏到自己手里了。

“澎恰恰”一指门口那些新货架，摇头叹气：“你看这架势，逼宫呢。楼师和媳妇正在里面

收拾摊子，准备腾地方呢。这边都等不及了，立时三刻就要搬进去……不地道啊不地道，还有这么做事情的？”

“澎恰恰”又警告我：“以后，不许在这儿买一根葱一瓣蒜。你不买，我不买，大家都不买，让她卖个屁去！这院子卖菜卖西瓜，咱们只认楼师。”

我脑子一热，也做出了拒买承诺。我要进去看看楼师，却被“澎恰恰”拦住，说楼师媳妇在里面边收拾边骂哩，让我别进去了，免得楼师面子上不好看。

我想想也是，就折身回去了。

之后再去南院小区超市买东西，免不了要朝果蔬店张望几眼，总幻想着里面坐着黑黑瘦瘦的楼师。

有一天，我去超市买袋盐，却看见“澎恰恰”提着一个袋子从果蔬店里出来，袋子里装着西红柿和黄瓜。他看见我了，嘿嘿一笑，臊眉耷眼地闪了。

“澎恰恰”，你这个叛徒！

然后，我也跟着心安理得地叛变了，毕竟大家都挺忙的，能在近处买个菜还是方便啊。

然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买了几次，就让人越发想楼师了。

这俩婆媳奇懒，懒得收拾，懒得进新菜。每次去，菜都是蔫的。她们连给菜上喷水都懒得

喷。买西瓜，一个吃不完，想要四分之一，人家噘着嘴不乐意，还嘀咕：“吃个西瓜嘛，还这么秀气。”

这样做生意，能做好？来买菜的人少了，婆媳俩就越发懒得进新菜了，于是更没人来了。

因为生意差，婆媳俩有时候索性几天都不营业，柜上就摆着几颗发了绿芽的土豆，几捆已成枯草的葱，几节已经发黑的莲藕。

直到有一天，彻底关门大吉了。那一片地方又空了。超市像被拔了一颗牙，露出一个洞，让人看了就觉得疼。

在这样的状况下，南院的老老少少内心都在呼喊：“楼师啊楼师，你可知道，南院人民想念你。”



楼师真的回来了。

楼师是以另一种方式杀回来的。不知道何时起，楼师建了一个微信群，南院北院的都可以通过这个群订菜订水果。下单后，楼师就蹬着三轮车，载着一车的瓜果蔬菜从北院到南院，挨家挨户送。挽起袖子加油干，南院人民心喜欢。

于是乎，不管天晴还是下雨，都能看到那个黑瘦的男人蹬着三轮车在校园里穿梭。真是风一般的男子，真是铁打一般的

汉子。

有次我骑着自行车和楼师的三轮车并排而行，我正想打招呼呢，但是楼师没有注意到我。楼师蹬着三轮车，在悬铃木投下的巨大阴影里大声唱歌，很投入，很深情。

我和老婆一说起楼师就会感叹楼师的勤勉耐劳。我们猜楼师能挣多少钱，我粗略地算了算，估计一年得有五六十万，我老婆也觉得是。

乖乖，真多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让我也像楼师那样，一滴汗摔成八瓣儿地一年挣个五六十万，打死我也不干——我吃不了那个苦啊。楼师两口子这么拼，为啥？给儿子攒钱买房娶媳妇吗？

有时候我想，如果学校要评劳模，楼师绝对高票当选。当然，学校评劳模自然不会轮到他。等楼师两口子老了，干不动了，他们将何去何从？嗨，楼师两口子反正已经在西安买房了。总之是不会回山东啦。

有天我下楼丢垃圾，遇到楼师了。他刚送完菜，在楼下无花果树下的阴凉儿里坐着吃东西——一个从食堂买来的油饼卷菜，土豆丝、豆芽、胡萝卜丝、青椒丝，鼓鼓囊囊的。楼师两三口吃完，又举起一个巨大的水壶咕嘟咕嘟灌水，喉结抖动得厉害。

我对楼师说，超市那块地方

一直都空着，要不要再接过来，继续弄。南北两院跑，还是辛苦啊。

楼师告诉我说，超市也跟他谈过好几次，让他再去。但是他不想去。

我觉得楼师这“不想去”里有一种倔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然后，他站在他的三轮车上，从院子的无花果树上够了半袋子无花果给我，让我给闺女吃。那一刻，我想到老家的一个表叔。表叔是个哑巴，一有来客，必定架梯提篮上果树，伸长手臂，努力采摘，或梨或杏，不顾你在树下一声声“够了够了”的呼喊。

我嘴馋，已经吃上了。我挑出几个熟透了的让楼师也吃，楼师骄傲地摇摇头，说：“我不吃西安的无花果。世界上最好的无花果出自三个地方，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中国的新疆，还有就是我们山东。山东好啊，有山有海有圣人。”

楼师临走时不忘提醒我：“明天有香蕉梨，记得在群里接

龙！”

楼师最近在群里卖香蕉梨呢。香蕉梨，好东西，闻着就香，放软了，肉质如香蕉般软糯香甜。买一箱回去慢慢吃，老人孩子都喜欢。要买，就要预订。看着群里满屏的张家一箱、李家一箱，你就忍不住眼馋，也要来一箱。

楼师不仅仅是蔬果快递员，更是美食发现者，今天在群里推荐户太八号葡萄，“接龙吧，各位老师”，明天推荐太白山猕猴桃，后天则是大闸蟹，南北两院的住户被楼师培养成“吃货”了。这一条龙又一条龙的，楼师的生意自然就龙腾虎跃、风生水起了。

我去取香蕉梨。只见在大院的指定位置摆了一堆装着梨的纸箱子，但是没有见楼师本人，那里只放着一张名单、一支笔。去领梨的人只消在名单上找到自己名字画个勾，即可抱一箱梨走人。楼师就是这么信任人。当然，也是因为楼师太忙了，忙着送货哩。💎

图 | 令山一只



建立你的
观察体系

文 | 林特特



我也是硕士毕业，知道如何进行论文查重。我看王博士的论文，初衷只是想了解他的专业领域，想下次见面能多些话题。比如，他的论文中有和造船有关的信息，那我起码可以提提自己去过马尾船厂。

然而，习惯使然，我顺手查了下重。查重后，我惊讶地发现，王博士的论文与他人的大面积重合，连查几篇，无一不是。

我再查王博士的演讲，演讲词也与网上另一个演讲者的雷同。而以上雷同者发表论文、发布演讲的时间均在王博士发表之前。

我一时语塞，对其印象分大减。

王博士在我这儿的“信用值”大幅下降，即便我眼下装傻，可照我的性格，早晚有一天他会露馅，到时该如何收场？再深一步，除了论文，他还有哪些是经不起查的？

我忐忑了，我不能和一个随时可能“爆雷”的人交往。下一次约会，再说吧。

二

无独有偶，若干年后，我的朋友李爱上了一位男士，但被她足智多谋的舅舅阻拦。而他舅舅似乎也有着和我一样的“观察体系”。

这位男士多金、帅气，比李

我如此回复了介绍人，挂掉电话。可这时，我心中突然有个声音在小声说：那个王博士，是不是真的如他表现的那么完美？

是啊，关于他的一切信息都来自介绍人，他的一切细节都由他自己展现。我只看到了他让我看到的那一面。其他面呢？

我想了会儿，打开电脑，搜索他所在的单位，职务、姓名都没有问题，好几条新闻证明他的确优秀；我再搜王博士所毕业的院校、系别，输入他的名字，他在学生会的职务、参与的活动、发表的演讲、撰写的论文，甚至在联欢会上讲相声的视频都一一呈现在我眼前。

我逐一看过去。有趣、生动、全面发展的王博士让我更心动了。

慢着，问题来了。问题出在论文上。

我单身时，许多热心人给我介绍过对象。其中一位相亲人选，博士毕业，在事业单位工作，已取得北京户口。在介绍人口中，对方哪儿哪儿都好，问我：“见不见？”

当然得见。

一个周末，我们约在北京南城一家餐馆，入座10分钟，引见过彼此，介绍人找个借口先走了。

剩下的时间，我和相亲对象王博士面对面，一对一相处。王博士谈吐文雅，风度翩翩，说句实话，我为他倾倒。

两小时的饭，匆匆而过。

回家后，介绍人很快来电，问我心意：“小伙子人不错吧，下周要不要继续约？”

不错，当然不错。约，当然得约。

大10岁。他的见识、经历吸引了“傻白甜”的李。李愁嫁多年，眼看就到而立之年，她认为他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月老显灵，亲赐的良配。

两个月后，对方向李求婚。李带上他回老家，见过家人，决定不日就举行婚礼。

李的父母对男方很满意，但当地有习俗，娘家是舅舅说了算，舅舅首肯，婚事才算定下来。一大家人聚餐，吃饭时，当律师的舅舅不动声色地盘查对方。吃完饭，舅舅回家了，稍后，他给姐姐消息，让外甥女的婚事先放一放。

“放？！”怕女儿嫁不出去，成天为女儿担心，看到未来女婿满心欢喜，皱纹里都堆着笑的李妈妈对弟弟提高了嗓门。

“放。”舅舅气息平稳、态度坚决地回答，“相信我。”

“你知不知道你外甥女多大了？你知不知道外甥女婿条件多好！”李妈妈气极。

“条件好？”舅舅的嗓门也跟着高了。

“年纪是大点儿，但大点儿懂得疼人啊。”李妈妈想来想去，也猜不到弟弟掖着什么秘密。

没多久，舅舅便带着在法律文书相关网站查询到的证据找到姐姐、姐夫和李。原来，这位李眼中的完美对象、父母眼中的金龟婿，吃过刑事官司，还坐过牢，所犯罪行甚为恶劣。同样出于工作

习惯，舅舅随手一查，男方的过往昭然若揭，他“脱妆”了。

一身冷汗，不，三身，李家父母和李不禁后怕，婚事不了了之。

李向我讲述时，连声说：“谁会想到呢？如果不是我舅舅，如果他不是从事法律工作，我绝对不会想着还能去查一个人有没有案底。”

是啊，有时看起来是灵机一动，其实，这是我们的职业、专业经验化成了肌肉记忆、行动本能，我们都在使用具有个人特色的观察体系，为自己排查风险。

三

这些年，我还见过一位在税务部门工作多年的师姐辞职，下海创业的经历。

她的合伙人执意招聘一位简历金光闪闪的副总经理，但师姐凭直觉判断，这位应聘者不适合副总的职位，但光凭直觉不能说服合伙人。师姐于是找到应聘者这几年的个人所得税报告，发现5年来对方没有缴税记录。既然他的收入达不到缴税的标准，之前在一家家公司做过高管、拿过百万年薪的简历又岂能是真实的？

师姐最熟悉的是税，她的观察体系自然以“税”为出发点建立。

一个月前，我二姑被一家艾

灸店店员小刘推荐买了许多昂贵的保健品。家里人告诫她，别再花冤枉钱，那些三无保健品没有功效，还伤财伤身。二姑不信，她念念有词：“小刘都喊我‘干妈’了，平时嘘寒问暖，比亲闺女还亲，还能骗我？”“小刘给我看了他们的官网，是大品牌，不是‘三无’产品，各地都有分店。”“人家家大业大，财大气粗，我都免费领过多少鸡蛋了，还会坑我这点儿小钱？”

眼看二姑又要去买保健品，我表妹从外地赶回老家。亲闺女出场了。

表妹是学美术的，这两年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开了家小公司。她打开电脑，登录网站，对她妈妈说：“我开过公司，注册过商标，才知道在网上就能查我们公司的底。妈，我也查了你买保健品的公司。你看，这家公司有纠纷，全是和诈骗有关的，你再看这保健品的商标啊，就一直没申请下来，这么久了还在走流程，你现在手上的产品压根儿就是‘三无’产品！”

二姑蒙了。表妹的目的达到，二姑虽然退货无门，但复购再不可能。

人生没有一份经历是被浪费的，在任何事中都能获得新技能。

你呢？你的观察体系又是什么？

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心地如常，从来不易。万物若手足，信手写来，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文一南在南方

厨娘

明代冯梦龙《古今笑》里讲了一则宋朝故事，说一位太守请朋友张罗找个京都厨娘，找到几个嫌远不来，总算有一位愿意来，走了半月，快到了，着人送信给太守，说要四人抬暖轿来接这位“翠袄红裙”。隔几天，太守要宴客，厨娘开采买单，单是“羊头签”这道菜，就要羊头十个，葱五十斤。太守觉着不可思议。不过厨娘初来，还是照单买了。你猜怎么着？羊头焯过，只留羊脸上两小块肉，羊头随手扔了。葱呢？“取心条之细似韭之黄者”，其余的也给扔了。有人看着可惜，捡起来收在别处，厨娘笑话：“汝辈真狗子也！”

关于羊肉，清人梁绍壬也写过一则名士冒辟疆请客的事，较这位豪奢厨娘有过之无不及——三百只羊，只取唇上一片肉，其余的不中吃！

而关于葱丝，南宋罗大经记了一则：有个当官的买了原本在宰相蔡京府上做包子的厨娘做老婆，于是，当官的求她包包子吃。她说，我就是厨房里专门捋葱丝

的，哪里会包包子。

豪门厨娘也是有温情的，清代大员梁章钜有一则笔记说，年羹尧被贬后，姬妾星散。杭州有个秀才，讨了他一个妾做老婆。听说她会做菜，一问，说只会炒小炒肉。秀才便要她炒一个。她说，秀才啊，人家府中一盘肉，买一整头猪，只用身上最精的那块；咱家买肉按斤买，从何下手嘛！

秀才难过——穷啊。总算有了机会，村里要办赛神会，由他来操办，酬劳就是一头猪。等猪抬回来，老婆说，这能做小炒肉了，可年爷家里都用活猪肉，这死猪肉也能做，就是味道不太好。她让他温酒。酒刚温好，她就端进来一盘小炒肉，招呼秀才快来吃，她去收拾厨房。可她刚转身，秀才就大喊“疼死了”，一口的血。原来是因为太好吃，秀才把舌头给咬了。梁章钜说，他老家有讲究，遇着好吃的，吃前得用线把舌头绑住，考据缘由许是跟这个故事有关。

这少数几个厨娘有点儿传

奇，但大部分厨娘都不好干，特别是大户人家的厨娘，稍有不慎，受气不说，还可能挨打。

《红楼梦》里，迎春的贴身丫鬟司棋想吃鸡蛋羹，让莲花去点，厨娘柳家的说没鸡蛋了。莲花揭了篮子见有鸡蛋，生气地说：

“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你忙的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莲花回去跟司棋说了，司棋带人过来把厨房给砸了！

平常的“厨娘”，是妻子，是母亲，所做一粥一饭，都带着烟火气。

春秋时，百里奚一肚子才学，可惜没人知道。妻子杜氏劝他周游列国，找找机会。临走那天，家里揭不开锅了，妻子勉力让他吃饱。后来，百里奚在虞国做了大夫，虞国被晋灭，他成了俘虏，又被当成陪嫁奴隶随着秦姬入秦，半路跑到楚国放牛，又让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了回来，



做了秦国大夫。他找过妻儿，没找着。有一天宴请时，听见有老妇唱：“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舂黄齏，炊粳粳。今日富贵忘我为？”原来是杜氏唱歌：你可记得你走时，我杀了下蛋鸡，给你煮黄米饭，没柴火，把门闩卸来烧了……

这是妻子的心意，也是厨娘的心意。

还有一位不知其名的厨娘，她留下一册《吴氏中馈录》，记载了南宋时期浙江金华的饮食风气。据说是她首次记录了“酱油”这种调味品。

食谱里，先肉食，再蔬菜，最后甜点，这种待客之道到如今还在继续。她还记录说：“酒酸，用小豆一升，炒焦，袋盛，入酒坛中，则好。”有一回遇到老家一位酿酒师傅，说酒坏了，酸。我给他

说了这个法子，他照办了，可还是酸。恍然之间，才想起南宋那时还没有白酒，她说的应是米酒。还有一则讲扯面的：“一斤作十数块，放在水内，候其面性发得十分满足，逐块抽、拽下汤煮熟，抽、拽得阔薄乃好。麻腻、杏仁腻、咸笋干、酱瓜、糟茄、姜、腌韭、黄瓜做浇头，或加煎肉，尤妙。”

“麻腻”是麻酱，想象厨娘说这个词时，软腔软调。我想着，不缅怀一下她，真是对不住她。

在许多厨娘的故事里，我最喜欢这一则：有个穷秀才家里来了几位朋友，他只有八文铜钱请客。妻子接过钱说够了。出门用六文钱买了两个鸡蛋，一文钱买了一把韭菜，一文钱买了点儿豆腐渣。高朋满座，妻子端出第一盘菜，是韭菜上面铺两只蛋黄，

说这叫“两个黄鹂鸣翠柳”。又端出第二盘菜，是韭菜上一圈蛋白，说这叫“一行白鹭上青天”。第三盘菜是炒豆腐渣，“窗含西岭千秋雪”。第四道菜是清汤上浮动两个蛋壳，“门泊东吴万里船”。

喜欢这苦中作乐的锦心绣口。

如同我喜欢母亲，一辈子灶前锅后。小时候我家总缺粮食，偶尔来个客人，母亲便轻轻唤我进厨房，拿个升子让我去邻居家借白面：“悄悄儿去，悄悄儿回。”“为啥呀？”母亲说：“人家要是晓得面是借的，咋吃得安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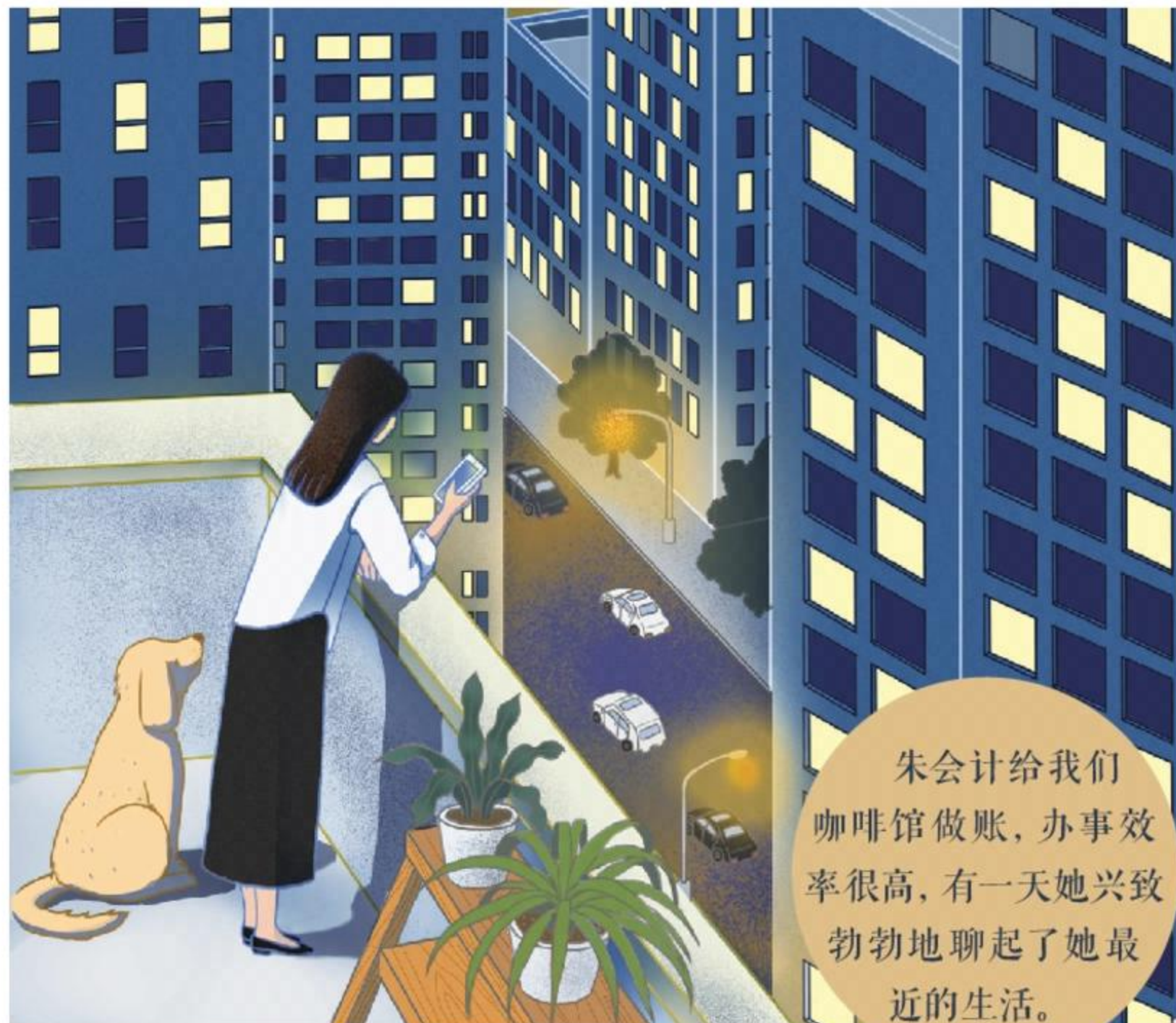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朱会计的新工作

文 | 董玲



在怕我黏他，我想和他一起出去玩，哪怕我掏钱，他都不乐意，嫌我嘴碎、缺乏格局，怕我翻来覆去地讲些鸡毛蒜皮，没劲儿。

我跳过广场舞，参加过夕阳红旅游团，还报过书法班。可热闹之后，还是空虚，时间花去不少，感受到的快乐却很有限。很多人都认为我正处于人生的黄金年龄段——房贷还完了，孩子也长大成人，可以适当给自己找点儿乐子了。可我总觉得吧，吃喝玩乐只是点缀，不应该成为我生活的主体。我想趁精力还旺盛的时候干点儿什么，最好再顺便挣点儿钱，咱不能说钱不重要，有时候这就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标准。

我看到有文章说，当下替人遛狗和家庭宠物寄养的生意特别火，一些宠物主人出差或者回老家了，舍不得把宠物送去宠物店关笼子里，就找人代管或找家庭寄养，这样，宠物能生活得更舒适些，主人也更放心。我心里一动，跟儿子聊起这事儿，他巴不得我找点儿活干，别老烦他，当晚就在网上发布消息，把我描述成一个养宠经验丰富且爱心爆棚的北京大妈，又说欢迎宠物来家里小住，我们全家都热爱小动物。

后，家里经常就剩我一个人。

闲下来之后，我特别容易胡思乱想：小时候和兄弟姐妹争吃喝的事儿，年轻时和老公拌嘴的事儿，在单位被同事抢功劳，气不过辞职单干的事儿……反正好事想不起来，坏事一脑子，搞得我每天特别烦躁。我儿子开玩笑说：“妈，我记得你过了更年期了呀，怎么情绪波动还这么大呢？”我说：“那你陪我聊会儿天吧。”儿子马上闪人，说他哪儿有时间啊。我叹了口气，儿子小时候特别黏我，一步都离不开；现

我是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小公司在财务方面的工作量不大，没必要专门请个会计，就把业务外包给我这样的兼职会计。我干了一辈子会计，攒了不少客户资源，原先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现在创业的人少了，一些老客户也走了下坡路，我的业务量大减。

我爱人是海员，半年在家，半年出海；儿子自从年初换了个单位后，三天两头出差；原先还有小狗点点陪着我，点点去世

帖子发布还不到一星期，就有生意上门了。

第一位狗狗客人叫苏西，可乖了，就是太瘦，瘦得跟麻条似的。我听主人说，它不爱吃东西，只爱出去玩。我不太理解，我家点点活着的时候吃什么都风卷残云，我还以为天下所有狗狗都是小馋鬼呢。后来和小区其他狗友交流了一下，才知道，那些特别瘦的狗都这样，只喜欢消耗能量，不愿吸收能量。

我坚信天下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就看找不找得到。我每天变着法子做好吃的，一样一样地试，看它喜欢吃哪个。我煮了鸡胸肉，苏西闻了闻，走开了；煮了动物内脏汤，它把内脏吃了，但没看上剩下的汤。我试过很多食材之后发现，用鸡腿肉煮的汤浓郁可口，它最喜欢，我就煮了一锅，冻成冰，每次开饭前化一点儿，用这汤来拌狗粮，它每顿能多吃百分之五十的狗粮。我儿子说，那点儿寄养费还不够我买食材的呢，我没理他，既然狗交到我手上了，我就得把它养好了。

苏西主人来接狗时，惊喜地说“狗狗胖了啊”，一直向我道谢，说以后还把苏西放我家。我心里可高兴了，每天精心照顾苏西，总算有点儿成果。

但也不是每一只狗都这么乖，后来来了只叫桃子的狗，差点儿没把我给整疯。

主人嫌它闹腾，一直关笼子里，桃子都一岁了，还没学会和人类相处。我把我们晚餐吃的红烧肉刚放在茶几上，它就爬上来偷吃；特意为它准备的纯净水它不喝，我的参茶它喝了好几口；它还到处乱尿，在床上、沙发上都尿过。我气坏了，合着主人一点儿没训练它呀！这样的“熊孩子”怎么能放到人家家里去呢，这不给人添乱吗？

可要说主人不爱它吧，给它买的狗粮都是四五十块钱一斤的。我家点点活了十几年，都没吃过这么好的狗粮。我有点儿明白纨绔子弟是怎么长成的了——物质上无穷满足，精神上完全忽略。

带桃子的前几天，我每天血压腾腾地涨，无时无刻不盼着主人把它接回去。可我慢慢发现，桃子这样没有规矩其实是因为缺少关注，主人除了它之外，还养了两只猫；生完孩子后，注意力又都放在孩子身上，很少抱它、抚摸它。狗狗和人类小孩一样，特别需要人的爱抚。老实的狗会发出“嚶嚶”的声音来吸引主人注意，但桃子这样性子比较烈的狗就会用搞破坏、翻垃圾桶这样的方式。每当我把桃子抱在怀里，它就不吵也不闹，温柔地看着我。自从发现这一点之后，我没事就抱它一会儿，然后我再洗澡、干家务，它就会躺在沙发

上静静地看着我。

我和桃子相处了20天，主人把它接回去以后，我很挂念它，别的狗狗在家都能得到正确的照顾，只有桃子，又得被关进笼子里。我对它的主人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多抱抱它，它是“高需求宝宝”，关注给足了，它也可以很乖。主人说我是唯一一个不嫌弃桃子顽劣的，桃子去过不同的寄养点，每一家都恨不得早点儿把桃子送走，只有我那么关心它。主人额外给我发了个红包表示感谢。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代养过几十只狗，和很多狗主人建立了信任关系，甚至当他们有别的地方需要我时，也会来找我。

苏西主人的妈妈腰疼得不行，家乡的小医院治不出个所以然来，苏西主人就把妈妈接到北京来看病。可她自己在忙一个项目，抽不出时间来，问我愿不愿意陪诊，她会按天付费。她觉得我和她妈妈年纪差不多，更容易沟通，我说：“我没问题，可您母亲能相信一个陌生人吗？”苏西主人想了想，把我的身份设定为之前与她住同一个小区，经常约了一起遛狗的狗友，因为我退休之后比较闲，所以有时间来帮她这个忙。

苏西主人的母亲姓蓝，我称

她蓝女士。我在医院门口见到蓝女士时，有点儿吃惊，她比我小一岁，但看着老多了。她打扮得金光闪闪的，身上哪儿都没闲着，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能戴的地方都戴上了。她听得懂普通话，但不会说，她说十句方言，我能听懂两三句。幸亏我习惯随身带纸笔，实在沟通不了的时候，我就让她写给我看。她识字也有限，写的每句话里都有很多错别字，我读着挺费劲的。

我是工人家庭出身，家里说不上多富裕，但该上的学、该买的书，父母没含糊过。蓝女士来自山西农村，全家的资源都给了两个哥哥。她幸亏生了个有出息的女儿，否则日子可不好过。面对她时刻表现出来的茫然、无知和胆怯，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优越感，反而心有戚戚焉——与她同龄的我如果出生在她的家庭，可能还不如她呢。

北京的大医院区域划分复杂，流程更是烦琐，蓝女士跟着我绕来绕去，没一会儿就晕头转向了。她很没有安全感，老问我：“我们这么走，对吗？”我耐着性子反复向她解释：“我父母在世时，我常跑医院，可熟了，不会把你弄丢的。”她这才放下心来。

拿检查报告的时候，我都替她捏把汗。苦了几十年了，也该享女儿的福了，看她身上挂了

这么多金首饰，苏西主人应该是舍得给她花钱的。万一得个大病，这后半辈子得多不值啊！好在她腰椎的问题不大，医生说打封闭针，坚持做理疗，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暂时还没到必须动手术的程度。病因是年轻时重体力劳动干得太多了，以后得注意休息。我第一时间转告了苏西主人，她很开心，我也松了口气。

那天临别时，蓝女士用方言对苏西主人说了一大堆话，苏西主人翻译给我听：她妈妈很感谢我，这次来得匆忙了，没带礼物，让我留个地址给她，她回去之后给我寄一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连连摆手，蓝女士太朴实了，真把我当成女儿的朋友了。我算不上崇高，最多是有职业道德。

苏西主人后来告诉我，她其实是鼓足了勇气才找我的，她很怕我嫌弃她妈妈——小学三年级文化，什么都不懂，她和对象谈了两年了，不敢约双方家长见面。我说我哪儿有资格嫌弃谁呢。我只是运气好，父母慈爱，老公善良，儿子懂事，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我这一生都会辛苦得多。我对她说：“你也想开一些，两家人迟早得碰面，而且你妈妈人挺好的，我儿子要有这样的丈母娘，我肯定没意见。”

她隔了很久，才回复了三个字：“谢谢您。”

我感慨万千：人不怕被别人

瞧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苏西主人长得好看，人也能干，就是觉得自己的原生家庭拿不出手，她应该自卑很久了吧？我希望我的话能让她心里暖和点儿。

苏西主人又为我拉来了不少新客户，我不仅陪过诊，还陪过那些北漂年轻人的父母逛过故宫、颐和园、鸟巢……甚至帮她出国在外的领导打理过别墅。我想，这种“见缝插针”的服务可能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才有吧？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蜂拥而来，大家铆足了劲儿赚生活，已经没有更多精力去经营多么牢固的朋友关系，能花钱解决的绝不欠人情。如果是小县城那样的熟人社会，寄养宠物、陪诊、陪玩、家政，找亲戚朋友不就完了？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有生意呢？

干兼职快一年了，我总共赚了一万来块钱。要说不图钱吧，我每次收到转账，心里可美了；要说净图钱了吧，好像也不是。人活一世，需要有价值感。我这把岁数了，没必要再进行职业规划，更不指望青史留名，咱就一普通人，干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想做的只是帮助别人，让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地更幸福、更轻松。毕竟，多做一些于人于己有益的事情，这个世界就能多一份美好。💎

产业
振兴

人才
振兴

文化
振兴

生态
振兴

组织
振兴

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描绘农村农业发展新蓝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持续弘扬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的脱贫攻坚精神，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排队中见学问



文 | 栗月静

梁实秋先生有篇文章讲排队，首先，他以去邮局为例，说明曾经很多人有不排队的陋习：

如果你起个大早，赶到邮局烧头炷香，柜台前即使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休想能从容办事，因为柜台里面的先生、小姐忙着开柜子、取邮票文件、调整邮戳，这时候就有顾客陆续进来，说不定一位站在你左边，一位站在你右边，也许是衣冠楚楚的，也许是破衣邋遢的，总之是会把你夹在中间。夹在中间的人未必有优先权，所以，三个人就挤得很紧，胳膊粗、个子大、脚跟稳的占便宜。夹在中间的人也未必轮到第二名，因为说不定又有人附在你的背上，像长臂猿似的伸出一只胳膊，越过你的头部拿着钱要买邮票。人越聚越多，最后像是橄榄球赛似的挤成一团，你想钻出来也不容易。

如今，排队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排队：上车下车、超市购物、电影进场，等等。有些排队的时间短暂，刷两下手机就到了；有些则缓慢持久，令人疲惫。10月底的这个周末，我就赶上了北京有轨电车西郊线的大排队。虽然香山公园调整了入园限制人数，但是全北京的人为了一观红叶倾巢而出，我和女儿在蜿蜒的长蛇队伍中缓缓挪动，差点儿被人流冲散。据说在高峰时段，排队进入西郊线至少需要20分钟。

其实排队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要想让人们没有不好的排队体验，需要用到数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排队体验是好是坏，不仅仅在于时间（队列前进速度），排队时的公平性（没有人喜欢加塞者）等心理体验也会对我们的心情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等待时间通常很难有效缩短，但通过良好的排队线路设计和管理可以改变人们的体验感。

技术性缩短时间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等待是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感知比现实更重要。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电梯的设计。

在高楼层住宿或上班的人都有等电梯的经历，看着数字从16慢腾腾地变成1，很少有人能做到心平气和。一些老楼电梯间墙壁上的黑色脚印，就清晰反映出人们等电梯时的焦虑情绪。为了解决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很多大厦的电梯厅都会安装镜面，或者干脆把电梯门装成镜子，这样可以分散一下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调整领带、整理头发，关注自己仪表的同时，就能消磨一定的等待时间。据说，这种设计源自二战结束后，经济开始恢复，高层建筑大规模出现的时候。

电梯厅的镜子就是排队管理中的一种心理干预技术，其目的在于分散人们对等候时间的关注。而海底捞在排队管理问题上可以说做到了极致。这家火锅店会为排队等号的女性免费做指甲，男性可以下跳棋、象棋，很多小朋友在叠免费发放的千纸鹤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到号了。这些措施都属于增加脑力负荷，这样，人们就不会去记录时间，因此，等待的心理时间也会变短。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机

排队论

场的行李转运盘。估计很多人都有下飞机后，在机场焦急等待自己行李的经历。托运的行李需要从托运仓转移到行李转运处，通过安检，再放到传送带上传送到乘客等候区，大多数时候，这个过程都有点儿长。某大型机场经常收到旅客对于长时间等待行李的投诉。在试图加快行李运送速度但无果后，该机场决定，将行李转运处移到主航站楼外，这样，旅客下飞机后，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提取行李。实际上，行李转运的时间并没有缩短，只是旅客把等候的时间花在步行而不是原地等待上了，之后，机场收到的相关投诉也大幅下降。

为了让游客更易忍受排队，商业主题公园的技巧更是花样百出。技巧之一是在角落排队或墙壁处“隐藏”队列，让排队的队列看起来更短。另外，在队列处标明需要等待的大概时间，让排队的人心里有数，与此同时，所标明的等待时长要比实际等待的时长略长，如果牌子上写着要等1小时，通常情况下差不多只要等45分钟，这会让排队者在结束排队后的心情愉悦。



排队论，或者说排队的数学研究，是100多年前由丹麦数学家、电话工程师A.K.埃尔朗创立的。他创立了一个公式，以此来计算一家电话公司需要多少线路和多少接线员才能为客户提供顺畅的服务。尽管从那以后，已经有大约1万篇关于排队论的文章发表，但他的公式至今仍然是使用最广泛的。

就像电话占线的回铃声一样，糟糕的排队线路也会对商家利益造成损害，甚至，一次灾难性的排队体验可能会影响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经在一家炒货店有过一次糟糕的排队经历，当时有五六个在我之后到来的人比我先买到了糖炒栗子。两天之后，我仍然很生气，发誓永远不再光顾那家店。

有人称这种情况为“滑倒和跳过”（slip and skip），这违反了先到先得的规则：如果你选择了一条移动非常缓慢的队伍，而后来者因为选择了移动快的队伍而比你更早结束排队，这时，你就是“滑倒者”，而后来者则是“跳过者”。“跳过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选对了队伍，因而觉得理所应当，“滑倒者”的愤怒和沮丧却难以言表。

绝大多数的超市都设置了多个收款台，但实际上这存在一

个问题：人们会因为自己选择到了移动慢的队伍，转而羡慕或气愤移动更快的那条队伍，甚至一些人会感到“绝望”，从而放弃购买。这就是很多条件允许的服务机构越来越多地选择单一蛇形排队模式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蛇形排队也许是迄今为止排队的最好方案。

但是，最好的排队体验也没有不排队来的好。每年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的游客达数百万，每个想要乘坐“小飞侠天空奇遇”的人或许都很讨厌90分钟的排队时间。于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开通了“闪电通道”，每位游客在一定时间内都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快速通行票”，不用排队就能快速体验游乐项目。

虽然花费更高，但“快速通行票”同样违背了人们对排队公平性的期望。所以在“闪电通道”开通一段时间后，上海迪士尼乐园就取消了“快速通行票”服务，转而在多个热门项目上试运行“云排队”系统，采取网上预约等候的方式，这也能避免出现大量游客拥挤、排队的情况。

如今已有排队习惯的我们，反而期待科技能够免除我们的排队之苦。从不排队到排队，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从排队到不用排队，人类又需要等多久呢？

西红柿酱给的底气



上礼拜试供暖开始，仅仅一晚，屋里就告别阴冷，早上起床容易了很多。对于北方城市，暖气片里的流水声是入冬后最美妙的声音，可以给人极大的安全感和实打实的温暖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供暖比冬季的节气更有“冬天感”。

同供暖一样，现代城市里的人们应对冬天比过去简单了不少，再加上有了网购等科技的进步，以前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如今都能轻松解决。

头两天我妈做了西红柿炒鸡蛋，许是因为这道菜两个孩子在学校常吃，都没怎么动筷子，我母亲感慨：“以前冬天想吃点儿西红柿可没有这么简单，但凡有，连点汤儿都不会剩下。”

这是实话。

过去每年的这个时候或是更早，家里就开始自制瓶装西红柿酱了。

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算是自制瓶装西红柿酱最后的见证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越来越少有人再做。也或许是因为搬进了楼房，不似以前大杂院里集体做酱的场面，谁都看得见，真有人做也无人知晓了。

北京的西红柿酱并非现在商超、网上所见这般。大致来说，就是把西红柿装进玻璃瓶，通过蒸煮再密封的方式，做成可以长期保存的罐头，用来解决冬日北京人民饭桌上菜品单一的问题。

从前的北方冬天菜品单一，做法也粗犷，菜色多暗沉，一番熬、炒、炖下来，土豆、萝卜、大白菜都变得黑乎乎的，因此，西

红柿酱的这一抹红色以及它酸甜的口味，很能勾起人的食欲。

自制西红柿酱的历史似乎比冬储大白菜还要早一些，我个人认为，其价值也远超其他过冬物资。比起对白菜、大葱等菜类单纯的捆绑、码放、晾晒，西红柿酱的制作颇具技术性和艺术性，不但实用，还有装饰功能。如果当年谁见过窗台上、床沿下、墙根边那一排排整齐划一、颜色鲜艳的西红柿酱，就知道我说的是怎样的场面。

制作西红柿酱总给人一种恢宏的气质，这种气质一部分要归功于盛装它的器皿，我印象中，所有人都只选择同一种容器——医院输液用的液体葡萄糖瓶。

西红柿酱和葡萄糖瓶是怎么被发现可以搭配在一起的，我不得而知，但我成年后回忆起这

件事，总会对第一个做如此尝试的人生出巨大的钦佩。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尝试，“西红柿酱和葡萄糖瓶”比“下雨天和巧克力”要配得多。

首先，蒸煮是当年民间最安全有效、最有可操作性的消毒杀菌法，而玻璃制品让人完全不必有器皿炸裂的忧虑。

其次，葡萄糖瓶肚大口小，装入后倾倒概率小；胶塞封闭严实，连打开都难，遑论漏气，用针管抽气后制造出了真空环境，不必担心变质，让吃进嘴里的东西变得更让人放心。

最后，一个葡萄糖瓶容量的西红柿酱刚好够三口或四口之家吃上一顿，不管是炒菜还是做汤，不欠缺，不浪费。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它解决了所有生鲜蔬菜保存的痛点，可以说是完美容器。鉴于瓶子的重要性和庞大需求量，当年可以找到葡萄糖瓶资源的人就非常吃香，如果谁家有人在医院工作，那他就得负责一整个家族和身边好友的瓶子采购工作了。



待拿到瓶子，就要开始做酱，这将有不少工作步骤要进行。

第一步是葡萄糖瓶的清洁消毒。瓶身和橡胶塞子清洗后水煮消毒，取出后，瓶口朝下，把水

控干。控水是不能含糊的，须得一丁点儿水都不留，否则会让一瓶酱前功尽弃——

多年后我在欧洲工作时，为解馋，泡了两大瓶腊八蒜，买米醋和大蒜都花了“大价钱”。我特意看好日子，农历腊月初八当天封瓶，耐心等待一个月。我又专门跑去采购了做三鲜馅儿饺子的材料，结果饺子包好，下锅后，我取出瓶子，郑重开盖，一股霉味儿冲鼻而来。这全因为瓶子清洗后没有控干水分。

西红柿的挑选也不能凑合，有裂纹、坑洞的不行，过熟软或者泛青不熟的也不行，做酱的目的是能保存得更久，所以选的西红柿一定要天赋极佳，成熟无伤、饱满鲜红、光泽十足的西红柿才能成为瓶中好物。入选的一大盆西红柿光是摆放在那里就相当赏心悦目，它们都是西红柿里的翘楚。

同样的，所有在制作过程中接触西红柿的工具、容器，包括但不限于案板、菜刀、盆碗等，都得经过认真清洗后完全控干水分才算过关。好马配好鞍，好柿配好碗，这都是“在论的”。

接下来就是装瓶。

西红柿要切成小块或者条状，以便能顺利地塞进葡萄糖瓶的小口儿。为了提高效率，须使用干净漏斗，还要不时用筷子往里面杵一杵，让瓶子能装得更瓷

实，这个过程很耗时间。

过去凡做西红柿酱，都会奔富余了做，一是因为你不能保证每一瓶都成功、不变质，多做点儿心里踏实；二是在有资源、有精力的条件下，做多了可以分给老家儿（长辈）、邻居、亲朋、好友，这是很好的人情往来。所以每家少则十几瓶，多则三四十瓶，这真是一项大工程。

实际上，我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费时又费力，本身也没有趣味性。但我喜欢参与家庭工程的感觉。

往葡萄糖瓶子里揣西红柿，除了费工夫，还需要点儿智慧，既要尽量装得满一点儿，又不能因贪心而塞得过满，须留出些许空间，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在某个冬日的夜里，发酵了的“西红柿酱炸弹”会教给你不少科学道理。

装好瓶后就要蒸。因为量大，家里的灶和蒸锅疲于应付，至少要蒸上好几锅。开锅后十几二十分钟关火揭盖，待稍凉一点儿、不至于烫手时，就得赶紧用胶皮塞子封瓶，第一时间让细菌与“柿”隔绝。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西红柿酱才算做好。仔细码放于家中阴凉干燥处，柜橱里、床沿下、窗台上、墙根儿边，那一排排装满红亮的半液体、半固体的瓶子，让整个家充满魔幻感。



当然，吃它的时候也很魔幻，因为你必须连拍带甩，才能把酱从瓶子里倒出来，整个过程的强度不亚于健身，尤其对肩膀考验很大，对治疗肩周炎或许有效。

西红柿酱等同于西红柿，怎么吃都成，是过去冬日餐桌上难得的尖儿货。但时至今日，我并不认为西红柿酱本身有什么优势，它的味道也未必比得上新鲜的西红柿。可是，它的确有一些超过它本身的意义在里面。

葡萄糖瓶装西红柿酱算得上民间生活智慧的标志性产物，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是如何殚精竭虑地利用所有资源费心经营生活的，只是为了让自己能过得丰富多彩一点儿。

生活需要点儿技巧和努力，人必须得上点儿心才能让日子过得更好，懒与不懒、费劲儿与不费劲儿之间的生活质量必然有着明显差距。

生活并不吝啬，它会给努力生活的人以更好的回报。

制作西红柿酱让过冬有了一种仪式感。在随后而来的寒冷冬日里，隔段时间，每开一瓶酱，闻到半熟的西红柿酱的香气，那种成就感难以言表。更重要的是，西红柿酱也让人有了可以踏实对自己说“这个冬天，我能把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底气。

岁数越大就越明白，回报有多难得，底气有多重要。💎

妈妈，我只是想你

文 | 申赋渔

妈妈，巴黎的夜还黑着，家里的天已经一点点地亮了。我知道你已经起床，在扫院子里的落叶。妈妈，叶子就让它积着吧，不要再弯着腰了，太阳已经出来了，在靠墙的竹椅子上坐一坐，晒会儿太阳。椅子上铺了棉垫子吧？土蓝色的，过年回家时你给我垫的那条。天已经冷了，妈妈，你受伤的腰是不是又疼了，是不是又弯了许多？

妈妈，你的头发什么时候全白了？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妈妈，你现在不染头发了，你怎么不染头发了呢？你的头发一下子从乌黑变得这样白了。妈妈，你的白发让我觉得你忽然老了。妈妈，你老了，我就觉得我也老了。我这里的天还是黑的，你已经把铁锅拿出来，反扣在院子里的地上，铲着锅底的灰。妈妈，太阳照在你的脸上，你什么时候有皱纹了？有几条已经那样深。你在太阳底下坐一坐吧，你的腰不好。柴火费点儿就费点儿，锅那么重，你拎不动了。

妈妈，田园里已经落满了霜，就不要再去做小



葱小蒜了。就这样煎一锅饼，香味少一点儿就少一点儿吧。爸爸如果嘀咕什么，我跟他说，你不要什么都顺着他。妈妈，你的背驼得那么厉害，觉也睡得很少，你吃钙片了没有？妈妈，你还是每天吃一片吧。我也吃，妈妈，我和你一起吃。我的腰不疼，我睡得也好。但是，妈妈，我今天没睡，因为我想你。你给我的大麦粉我带来了，我自己会煮粥，也会做煎饼，只是没有你煎得那么薄、那么脆，可是这世上又有谁能像你煎得那么好呢。

妈妈，如果你想养两只鸡就养两只吧，我知道你是想多一点儿热闹。村里已经没人养鸡，已经听不到鸡叫。你要觉得太冷清就养两只吧，一只公鸡，一只母鸡。妈妈，不要多养，多了你照顾不了，也不要指望母鸡能多下几只蛋。妈妈，什么时候都能买到鸡蛋。你不要什么都舍不得。

妈妈，电视机修好了没有？如果修不好就算了，再买一台。爸爸每天要看《新闻联播》《海峡两岸》，你不要和他争。你买一台更大的自己看，

看你爱看的电视剧。你和爸爸说，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妈妈，我住在巴黎，这里没有家里那样的大灶，烧不了柴火，捡柴火也没用。我用天然气，妈妈，你和爸爸说，我这里做饭和洗澡都很方便。

妈妈，爸爸说有人在祠堂里新立了一尊祖宗铜像。照老规矩，添一辈人，就要重修一次家谱，他也因这事跟着在忙。妈妈，这是古老的仪式，他高兴你就让他去吧，跟他说不要累着自己。

妈妈，我离你有一万公里，太远了，就像隔了几十年才能走到的距离。妈妈，在这遥远的夜里，我闭上眼睛，想到你年轻时的样子。你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当中，挑着两箩筐沉甸甸的麦子，扁担一颠一颠，你唱着歌一样的号子，给公社送公粮。那时你身材挺拔，脚步轻捷，两条乌黑的长辫子在腰间轻盈地跳舞。妈妈，我的满头白发的、已经深深弓腰驼背的妈妈。在这黑沉沉的夜里，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眼里满噙着泪。妈妈，我想你。💎



归而结网

文 | 刘水清

早春在渔村，总能见到一围场的场院，周围扎着篱笆。场院的沙地摊得很细，很白净。篱笆外是漠漠一片新绿。一男一女将渔网搭在篱笆上，一会儿工夫，整个场院就被渔网罩住了。渔网在璀璨的日光下，一闪一闪地眨巴着眼睛。

渔哥渔嫂腰里系着渔褂子，渔嫂头上还网着洁白带花的网巾——海边风大，中午艳阳高照，她生怕让海风吹黑了脸——手拿梭子，一个从篱笆这边，一个从篱笆那边，飞梭织网。其实网是早就织成的，他们是在修补。初春海里打琵琶虾，琵琶虾长得刺头怪脑的，又活蹦乱跳，从网里往外取时，很容易将网划

破。于是等涨潮时，渔船归来，卸了货，将网挂到场院上，渔哥渔嫂便要织补那被琵琶虾刮出的窟窿。时间不等人，渔哥渔嫂专心致志、眼疾手快，只见梭子飞动，渔网一跳一跳。渔嫂身上的渔褂子有一小兜，网线就从兜里扯出，仿佛一只吐丝的春蚕，丝线源源不断。只消一会儿，一挂渔网就补好了。

虾汛不等人。渔哥渔嫂齐力将网卷起来，麻溜儿地抬到三轮车上，“突突”开着向码头驶来，卸到船上，等着下一汛潮涨后出海。日复一日，撒网补网，乐此不疲。

俗话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现在的渔网用的都是尼

龙网线，除了琵琶虾的那种尖牙利齿，并不容易被划破。但我小时候的渔网却没有这等造化。那时的渔网是棉线网，织一挂渔网很费工夫。网织好后，还要着色，浸泡，晾晒，一环套着一环。染泡渔网用的是桐油，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苦涩的香味。那时织网，大多在冬天不能出海的农闲时节。在场院的干草垛旁，渔哥织一会儿网，就倚在干草垛旁打盹儿，咀嚼干草和桐油的香味。天干巴冷，北风又硬，海浪又高。但草垛遮挡住北风和海浪，身处其后很温暖，也很娴静，有一种自得其乐的韵致。

织网的人们闻着大锅里桐油散发出的香味，便会派遣我们这些遍地跑的野孩子回家拿地瓜面，他们又架起另一小锅烧一锅花生油。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叫大春，大我几岁，会扎风筝。大春有一个姐姐，长得月亮一样好看，有两颗北极星一样深邃闪烁的大眼睛。我们都喜欢在场院上放风筝，顺着西北风将风筝放上清凛凛的天空。等渔哥们发话去拿地瓜面，大春便让我扯着风筝线。一会儿工夫，他和姐姐就把和好的地瓜面盛在一白瓷盆里端了出来。大春说：“姐姐，你回去吧，我自己能端去。”姐姐犹豫了一下，还是不放心，就说：“还是我送吧。”大春看着姐姐，姐姐脸上有一抹初冬太阳般

的暖红。大春的父母不在了，和姐姐相依为命。姐姐说是来送地瓜面，其实就想偷偷看看在场院上织网的二囤。她已好久没见他了。

姐姐隔着老远在草垛后看见二囤，二囤撅着个大腩，和另一个小伙儿摇着木轱辘织网。冬天里，木轱辘转动的声音空旷而涩脆，扭扭捏捏有些不干脆；网梗是用来挂渔网的，是总纲，“纲举目张”，起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勿容细说，网梗就已织得非常粗壮，就像大春姐姐的大辫子。丽日下，姐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见了二囤，这就够了。她从草垛后转一圈，悄悄溜了。二囤低头织梗，没看见她。



两块大红砖上，坐着一口渔家特有的漆黑的大铁锅，下面烧着柴火，桐油在锅里直打浪儿，发出那个年代冬天难得的清刚明亮的香味。那味道，染满了整个场院，芳香四溢，直至染进海浪里，与浪花共舞。大春将半盆地瓜面从姐姐手里接过，递给渔哥，再从我手里接过风筝，继续放风筝去了。

渔哥急不可待地用大黑手从面盆里扯出一块面，用手拍了拍，拍成饼状，就直接丢进沸腾的油锅里。那饼在锅里撒欢儿似的转着，油里一个漩涡透着一个

漩涡。一个个油亮的大黑手，下饺子似的将地瓜面饼子丢到锅里，由于拍得快、丢得急，不一会儿桐油就见底了。冬日暖阳高照，场院上面饼子散发出的味道将所有织网结绳的人聚拢到一起，他们都带着饥肠辘辘、空空如也的胃，拼命地嗅着略带苦涩的香味，聚精会神地看着，望梅止渴。

这时，大春的风筝刮在草垛上了，他让我扯住线，自己爬上去拿，又回头说：“给我留一块饼，我饿了。”然而，大锅旁已乱了套：锅里油花飞溅，饼焦糊了，那些只会撒网的大黑手慌了，怎么往外捞呢？渔哥们急成热锅上的蚂蚁，又像缠在一起的渔网，团团乱转。这时，只听一个脆亮的声音，远远地从清冽的空气中传来：“大春，快过来拿捞子！”站在草垛上取风筝的大春看见他手里擎着捞子的姐姐，正急如星火地向这边跑来。虽是冬天，姐姐头上却热气腾腾。

大春从草垛上溜下来，把风筝又交到我手里，飞也似的向姐姐跑去。姐姐跑得快，大春跑得更快。姐姐将捞子递到大春手上，大春忙说“二囤在那里”。姐姐扑哧一笑，点了大春的额头一下：“快拿去，人小鬼大。”那片只有男人的世界，在日光下乱得慌，缭乱了少女迷离的芳心。但大春姐姐不能过去，一扭一摆，

羞怯怯地回去了，就像大春放出的风筝，没两下就收了。

我们将刚捞出的地瓜面油饼擎在手里，也不怕烫，两手左右倒腾着吃，只有香，早忘了苦。渔哥们吃得野，我们两个吃得更野。最后剩了一个，二囤眼疾手快，从锅里捞出，丢进盆里，把白瓷盆烫得直吆喝。他又指指大春，说：“把盆和捞子给你姐送回去，让你姐也尝尝。我们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渔人看似粗，其实心细着呢。船把头笑嘻嘻地对二囤说：“明春出虾时，我们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从船上多拿点儿鱼、虾、蟹，就都有了。”渔人是慷慨的，不小气，心肠也像锅里沸腾的桐油般滚烫。

四

一个冬天里，渔人都像铁锚一样猫在场院里，结网衣，打网绳，一如忠于职守的渔船，总是守着不离不弃的岸，只等来年清明前下海。撒网是个粗活儿，结网是个细活儿。渔人一家过的是慢生活，但慢着慢着，就有开头场院补网那一节，看似是序幕，其实是尾声。渔哥二囤和渔嫂大春姐姐便过着这样的慢生活。

我忘了告诉你们，大春姐姐的乳名叫“凤儿”。别怪我，少小离家，那么辽远的岁月了，从渔妹到渔嫂，谁还能记得她们的大名呢？

抬头望着蔚蓝的天，我仍不时见到那些儿时的风筝，似乎忘了还家，三三五五，海燕一样在天空中溜达。只是岸上的场院少了，高耸的楼房多了，但渔人补网的方式没变，日子照旧过，且越过越好了。

大春的风筝仍在蓝天上飘着，二囤的渔船仍在古海里泊着，日子如黄海般滔滔不息，栩栩如画。

图 | 大冰哏

秋食记



文 | 柴岚绮

烤烟薯

小区团购烟薯，说来自河北行唐，那片太行山脚下的沙土地里。拎到手一网兜，细细长长的烟薯，匀称秀气，看上去很容易烤熟。这两周下班回到家，换鞋洗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拿几个红薯洗干净，放进空气炸锅，一次烤四五个，整齐放一排，200摄氏度烤20分钟。

几分钟后，就能闻到烟薯的香味了。我同时在炒菜、下面条，抽油烟机嗡嗡响，空气炸锅嗡嗡响，冰箱也随着一起轻声嗡嗡振动，寂寞了一天的厨房此时精神抖擞。墙壁一角，安装许久的燃气报警装置忽然高声鸣唱，像是一个假声男高音在合唱中开始炫技。空气炸锅有时还会发出爆破音——一枚烟薯的厚甜汁液破皮钻出。

西红柿青菜面做好了，还放了几只大虾一起煮，盛到碗里。红薯也烤好了，还有煎熟的烤糍粑，一起端到餐桌上。夹一块豆腐乳，从玻璃瓶里舀两勺我妈做的牛肉酱，这都是佐餐的小料。坐下后，我迫不及待地先吃烤烟薯，挑烤得最好的那个——对，就是被烤破皮的那个。撕开薄皮，露出甜蜜的焦糖色内瓤，平凡一天所等待的，就是这一口滋味吧。

我妈做饭，喜欢在饭头上同时蒸点儿红薯、玉米、板栗或者菱角。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才从厨房里端出来，它们好像是正餐后的点心。我们那时已饱了，再喜欢也吃不下了，但谁也不敢违抗我妈安排的就餐顺序。

司康

在超市买酸奶，看到旁边摆放着一排淡奶油，不知为何，拿起一盒放进了购物篮。烤箱早不用了，从前热爱过的烘焙工具也都被装进收纳箱，打入储物架最底层。但此刻忽然又想做什么——应该是天气原因吧，黄叶飘飘的季节，一定试图用高热量食物来抵御埋伏在日历深处的迟早会到来的冷风。

淡奶油待在冰箱冷藏室最上层，和我妈自制的腌生姜以及老干妈、豆豉酱们站在一起。每天拉开冰箱门，就会看到它，它好像在问：“你到底会用我做什么？”终于，搜到一个能快速消耗淡奶油的方子：一款叫作“司康”的小点心。看了下需要的材料，下单买来低筋面粉、泡打粉、黄油和香草精——一盒淡奶油惹出的“官司”。

找出来电子秤和擀面杖，面粉、鸡蛋、果干也挤在一起，那盒淡奶油终于出场了，要知道，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它。没有圆形的小模具，就直接用刀切成小三角，两只手和毛衣都沾上了面粉，我沉浸在一片愉悦的混乱中。做罢，我一边清洗各种工具，一边想象司康出炉后有着美丽裂纹的样子，内心的期待也在徐徐膨胀。

做小点心最快乐的时刻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刚出炉后，忐忑地张嘴品尝的瞬间；再一个就是分享给朋友的那一刻，而后者带来的快乐要多一点儿。第一次尝试着做司康是在一个周日下午，第二天立马分装了一袋，带给一位年轻同事吃，还特意给她配了一瓶酸奶。

司康是外表看起来粗糙敷衍的小点心，如果面前还有其他选择，应该不会第一眼就伸手去拿它。但同事看到我的司康后眼前一亮：“司康啊！我很喜欢这个！”

这不起眼的司康，一咬开，意外的细粉的轻柔口感，混合着黄油、奶油和白砂糖的香甜，并且非常扛饿。同事说，她一直想找个靠谱的男朋友，不需要有多帅，只要真诚就好。

或许就像司康这样。

口袋饼

喜欢肉夹馍、烤鸭卷饼、春饼这类食物，有碳水，有维生素，还有蛋白质，方便又有趣。忽然又看到了口袋饼。

真的是能打开的“口袋”，随便炒个菜装进去，大口咬着吃。上网搜了下，有一种做法极为简单，深得又懒又馋的我喜欢。

这边打开手机，浏览步骤，那边已照葫芦画瓢地拿来面粉摆弄了。

在一个个揉好擀开的面饼中央，抹上一层油酥，这大概就是做口袋饼的秘诀之一——烙饼时，中间就不会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中空的口袋。

没有电饼铛，就直接放在不粘锅里，抹一层油，微火，等一面烙出微微焦痕，再翻一面。有两个饼很成功，像吹了气似的鼓起来，仿佛在告诉我，它们肯定会有个胖大的口袋。

旁边的炒锅倒油，把家里剩的胡萝卜、洋葱、香菜配点儿肉丝一齐炒了。丈夫进厨房，伸手抓起盘里的饼就要吃。

“这个是口袋饼！不是这样吃的！”我急忙大喝。丈夫赶紧放下，端详着：“不管怎样，都是要吃进肚里的吧？”

一分为二切开一个饼，拿起一半，窥探内里——成功了，真的有一个口袋！

叫丈夫夹点儿菜放进里面，说：“我要拍给小孩看。”

他夹了很多菜，装得鼓鼓的。等我拍完，他说：“我再把菜夹出来点儿吧，刚才放得太多了！”

我让他就这样吃，感觉会不一样。这时，小孩果然发微信说：“这是什么？看起来很好吃！”

做口袋饼的意义，在那一刻得到印证，我飞快回复：“等你放寒假回来，我做给你吃啊！”

我把远方献给你

——秘境堪察加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半岛的首府。一片遥远的未知土地，一长串我永远都记不住的地名。仿佛宿命般的，我在刚刚平稳抵达堪察加半岛的飞机上，看到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公众号关于堪察加半岛的推送文章。

其实对于这里，我早已在内心的平原上眺望了太久。



文 | 樊北溟

把直升机开到火山口

直升机快速旋转的巨型叶片搅动起呼啸的空气，噪声喧嚷。

距离地面还有不到两米，副驾驶员急匆匆地打开机舱舱门，来不及放下悬梯，就夺门而出，一跃而下。人们透过舷窗焦急地张望，不安感在传递。

远处是荒凉的沙砾石坡地，偶有寸草紧贴着地皮孤独生长，谨小慎微地收束着，生怕无意间伸出的柔枝被狂风摧折。

此刻，飞机的叶片尚未停止转动，驾驶员快速地俯身低头看

了看，然后比画了几个帅气的手势，稳稳地把直升机降落在了这个火山湖边。有惊无险！原来刚才的慌乱不是因为出现意外，而是降落前的地形勘查。

“堪察加没有路，只有方向。”这句话放在此处实在扣题得很。走下直升机一看，轮子旁边都是巨大的石头。尽管已经落地，仍然不免心惊。身边几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人由衷地赞叹：“真牛啊”！

此刻，我们正降落在克苏达奇火山口的温泉湖旁，连身为本地人的驾驶员和副驾驶都在兴奋地录像和拍照。

而在来的路上，在发动机一路的轰鸣中，我仍然能长久地静心凝视窗外的景物——它们的美太不一样。

如果你想勾画流云，手下一定要轻快；如果你想描绘雪山，就要慢慢雕琢。有些积雪的质地看起来很坚硬，像长久未用了似的；有些积雪隐匿在林壑间，那里像是一款待解锁的迷宫地图；还有的积雪像汉字笔画般随意涂抹着，我顺着图案在凳子上跟着写：撇、捺、竖弯钩、横折钩……后来飞得太高，景物的细节就看得不甚清晰了。唯有从雪中露出来的点点森林，像酸奶油

红菜汤里点缀的小茴香，盈盈可爱。哦对，我还想摸一摸山丘茸嘟嘟的小脑袋。

向导说，岛上的棕熊数量远超人口总数，它们以鲑鱼、坚果、松子等为食，路上随处可见熊的掌印和粪便的痕迹。因此，露营地被电网围了起来，成了保护区。我每走一步，向导都紧张兮兮地跟着，去上个“森林厕所”，他也要大声高喊：“别走太远！”事实是，后来果真频繁见到了熊。

这里确实是棕熊的家园，“熊出没”不再是动画片，而是真切实在的日常，岛上卖的T恤、帽子、火柴盒等旅游纪念品上也印满了棕熊的图案。

棕熊有的单独出行，有的母子相伴，有的情侣携手，有的全家总动员……优哉游哉，好不惬意！倒是人，像一脚迈进了孙悟空画的圆圈里，目不转睛地端着相机镜头，小心翼翼，不敢靠近。

这里的空气实在纯净，这里的湖水泛着幽幽碧绿，大量的鲑鱼洄游至此。水清澈空明，眼望着深潭，我终于懂了何为“鱼翔浅底”。据说到了8月，洄游的鱼层会更厚，连水面都会浮着一层晃动的橘红色。棕熊们很幸福，它们无须为觅食而四处奔波。

导游还带我们辨认出了地面上狼粪的痕迹。

在这里，万物和谐，美得隐秘而自然。我与它们在世界尽头相遇。

幸会。

就着西北风，敬雪山一杯

沿着近45度的坡路一路向上，越野车开到了冰川的边际。正为忽然开阔的视野而感到错愕间，司机尼克熄火，示意我们下车。此刻，身边浓云不断开合，耳畔风声呼呼。

刚一打开车门，西北风就毫不留情地裹挟走了我们身上的全部热量。雨水夹杂着雪花斜斜地砸下来，恶劣的天气叫嚣着，它在传扬大自然的伟力。

没想到山上这么冷！看到瑟缩的我们，尼克脱下自己的外套和雨披披在我们身上，还俯下身细心地为我们拉好拉链。我妈又指了指他手上戴着的手套，他也很顺从地摘了下来。俄罗斯“小鲜肉”终究敌不过中国大妈，我

在一旁捂着肚子跺脚笑了好久。大地岿然不动，笑声很快消散在空中。

昨天还在高空幻想流云，描摹积雪，想不到今天就来了一场脚踏冰川的森林徒步！尽管曾在甘肃爬过七一冰川，但终究还是走在泥土地上。而这一次是实打实的冰雪，着实让我犯了难。积雪的质地并不是想象中的轻柔，踩在上面，倒像站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滑而坚硬，被风雕琢出无数棱角和坡度。我们只能且必须做的，便是时时刻刻地小心翼翼，并且随时与不同方向来的风做对抗。

荒寒的雪野中并不缺少生命。低矮的小花随风笑闹，飘摇得很自在，你看，那花蕊细碎的黑色小颗粒，可是盛放在花朵盘中的黑鱼子酱吗？松花衬着碧绿的松针楚楚动人，我很想把它们的祝福别在胸襟上。雪野本身也有生命，你听，雪下流水汨汨，仿



佛在诉说森林深处隐匿的巨大秘密。

还有被风吹来的，散落在雪野上的树叶、草窠和松果，它们展览在莹莹闪闪的雪地里，大自然成了谁散落的首饰盒。

无端想起《满井游记》：“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是的，晶晶然。世界在我面前铺展开来，一切晶晶然闪耀。万物美好，我在中央。

与其说堪察加野性，倒不如说这里的人更具野性。少有人迹的荒野也遵循着“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寂寞平沙空莽莽，伸向荒凉的四方”。这里的天、地与人都和伏特加一样纯净甘冽、后劲十足。这里信仰钢铁、机械、热血和力量。

“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古人的话，倒是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践行呢。

听，大地的鼻息！

我的眼前一片迷蒙。

还未走近Dachniye喷泉谷边，四周的空气便开始变得温热，寒风不再劲吹，忽做娇羞状，柔和地轻抚着我的小腿。继续向前，便能听到来自地脉最深远处的悠渺而深邃的隆隆巨响，伴随着硫磺特有的酸臭味，扑面而来。

蒸汽弥漫。

为了眼前的这幅景象，我们刚在荒原白雪中完成了5个多小

时的颠簸，一群人大清早便兴致高昂地坐在巨大的车里兴奋前行。途中遇到一只土拨鼠，全车人拿起手机向它行注目礼，但我为自己身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感到深深的歉意。冒昧造访，多有打扰。

今天的云像被擦得锃亮的银壶般耀眼。此刻，长在泉边的火山菊正随风乱摇，搭配着近旁咕嘟咕嘟翻滚的水泡和不断缭绕的水蒸气，营造出一种不事雕琢的极致美感。风和阳光在荒原上作画，它们的原料是雪。你看，那白雪挤作紧密的一团，可是收拢“101忠狗”的围栏吗？那边随意点染的，可是特意设计的斑马纹、长颈鹿纹吗？还有那边，像是谁莽撞地碰倒了门口的牛奶桶，乳白色的牛乳流淌浸润遍广袤的大地……在大自然的创作图册里，每一片山坡上的画作都是孤本。

远处依旧是雪山。雪野茫茫。自然的古奥神奇在我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生而为人的渺小和孤独像俄罗斯方块一样，聚合然后消解。

静默不动的时候，感官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地缘深处正在攒聚着的巨大力量。“隆隆，隆隆”，凡是积水的地方都在不断向上鼓着小泡，我伸出手指试探，好烫。

堪察加当地有一家旅行社叫

“Lost world”，我偏爱这个名字。走在荒原白雪之上，看到渺小的人类文明在旁边谨慎小心地存在，我确实有一种身处失落世界之感。

这里也被称作“世界的尽头”，但是我仿佛在这里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回声。认真打量眼前的大地，它们忽然就有了人的名字、含义和性情。风是瓦列里，“力量”；群山是安德烈，“刚毅”；白云是马克西姆，“伟大”；火山是谢尔盖，“令人尊敬”；阳光是亚历山大，“人类保护者”；寒冷是康斯坦丁，“一贯性”。

海鸥来打探我的姓名

阿瓦查湾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湾之一，极目远望，可以看到火山在云间时隐时现，空中流云随意点染，海鸟低回盘旋。置身在这样庞大开阔的场景之内，人被压得很低，望深远处，越发喘不过气来，当真有浮生一芥的短暂、渺小、轻微之感。

想要操纵独木舟并不难，保持上身垂直，腿作青蛙状稳定重心，用腰、臂的力量不断摇动手里的桨就可以了。难的是你要变得勇敢，勇敢地朝着那片深邃辽远的未知海湾奋力划去。

海面辽阔。一个浪又一个浪，永不间歇，那是大海的喘息。如果海面是草原，那海浪便似草原上奔腾的马群。海底呢？

水下是目之所不及的莫测深邃，我不敢直视。

后来划得有些远了，海鸟就在头顶盘旋，风声好似琴声，心声恰似呼声。

回到岸边，我妈说：“君乘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希望自己能不断向前划，一直不要停。我希望旅途永无穷尽。

道路是漫长的，前方是未知的，但是作为旅行者，“当你决定出发的时候，其实最困难的一部分就已经完成了”。这里就是远方，这里没有跳跃的诗行。镜头、语言以及想象力在它面前无法横行，你唯一能做的，只有亲见。

在桦树皮上写一封长长的信

以前特别不理解采风的意义，觉得简直就是给自己的玩耍硬生生寻求一份合理的依据，直到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写不出一行文字，十分厌恶和嫌弃这样的自己。“采风”这个词，是从《诗经》中来的吗？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到鲜活的生活里去。此刻，我的灵魂正在堪察加的大地上疯跑。此刻，我有强烈的、急于抒发的愿望，文学是我干净明亮的信仰。

在科里亚克民族文化村，如同偶遇老朋友般，我兴奋地爬上当地人用来防御野兽和储存食

物的“靠牢宝”（森林中当地人搭建的小仓库），极目四方。云和风频频斗法，使得远处的火山时隐时现，蓊郁的树林配合着明亮的流云彼此开合，美得让人心醉。

隔着悠长而渺远的时空，我依然可以在当今的科里亚克人身上，一瞥文化传递、融合发展的痕迹。

科里亚克人分为两类，一类长期生活在森林，着鹿皮短袍，饲养驯鹿；另一类靠海而居，着鹿皮长袍。阳光下，他们敲打着鹿皮鼓欢快地舞蹈，鱼、熊、青蛙、海鸥等动物在他们传神的模拟中依次呈现，遥远的森林和海岸是他们民族文化深厚的精神故乡。

从陌生的俄罗斯国土上一路走来，尽管不识俄文、不会俄语，我依然可以在全球化视域下，通过辨识百事可乐、赛百味、

汉堡王、宝洁、乐事、雀巢等独一无二的彩色logo，得到生活中的各类信息。

可是此刻，轻声探问科里亚克民族文化的点滴细节，我收获了长久未见的感动和力量。这里原始的习俗和文化，深深吸引着我。

他们是自信的，自豪地向游客展示自己的民族艺术和服装；他们是自得的，在森林中愉悦欢畅地歌唱、舞蹈。

作家冯骥才在一次访谈中说道：“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中，才能得到保护。”我庆幸科里亚克人仍然能自在地生活在属于他们的森林和海岸上。

想撕下一截柔软细腻的桦树皮，写一封长长的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感谢文化的丰富和多样。此刻，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 作者（右）与翻译（左）和当地人聊天

乡下小陈

文 | 黎继新



早上吃过早餐，跟小陈商量着出去耍。小陈便熟练地爬上破旧的小推车，他不想用自己的腿走路。

推着小陈游走在乡间马路上。早上阳光从树间洒下，连同阴影，错落地铺在马路上。

小陈长久地没有说话，难得的安静。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弯下腰去看他，他抿嘴一笑，又安静下来。大概是早上半暖的阳光、山间的清寂，能治愈一个人的灵魂，也能让一个浮躁的小孩安静下来。

我再低头看他，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他睡着了。

“耍”这个词，小陈好像从不会怀疑它所包含的快乐的分量。因此我提议去耍，他从未拒绝我。

我说：“耍去？”

小陈说：“酒（走）！”

一拍即合，立马就出发。

出去耍，篮子要提一个，剪刀要拿一把。和小陈游荡在乡间田园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总得与山间草木发生点儿什么，

比如，玩弄一株小草，或拾回一颗松球，或摘些许野生花椒，或捡些茶籽回来，积少成多，榨成茶油。总之，兴之所至。

小陈自觉力量很大，理所当然扛起提篮子的责任，跌跌撞撞走在路上。我跟在他身后，一切由他做主。

路上有野花香香地开。我有时会跨过坑洼，越过荆棘，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野花，别在小陈的帽子上，觉得小陈因此而与众不同。

小陈伸手取下，蹂躏，然后丢弃在地上。他喜欢刀、枪、望远镜等，常扛着它们，忽然屏声敛气，匍匐在开满马兰花的草地上，视察远处山头的“敌情”。这是拜他那当过兵的爹所赐。

小陈沿着山间马路走了一趟，背着小手，郑重其事。其实也

没有什么事。我采了些花朵与狗尾草，也没什么用，就觉得有必要采一把，采了才会快乐。



一辆载着喇叭、发出洪亮吆喝声的小四轮货车，由远而近，缓缓停在小陈面前。

小陈听到声音，早早就停下来等待，目光专注地随着货车移动。

货车里的秘密，小陈知晓：车厢里装满了饼干、果冻、棒棒糖等各种零食，还有各种水果。整整一车啊，对于小陈来说，这就是做梦都会为之笑出声来的热爱与梦想。

这让我想起我的儿时，有摇着拨浪鼓的卖货郎走街串巷。拨浪鼓的声音也如货车一样，远远地来，再渐行渐远地消失。

货车一来，小陈反应非常热烈。喇叭一声声呼叫，它既是在呼唤全村的乡邻，也是在呼唤小陈个人。喇叭呼一声，小陈就“噢——”地回应一声，尾音拖得长长的。

小陈认得货车，认得货车老板。货车老板也认得小陈。货车一来，小陈便急切地奔上前去迎接，围着货车团团转、嗷嗷叫，

只为了让货车老板把他抱进车厢里，因为在这之前，货车老板已经把他抱进车厢里无数次了。小陈自然记得。

小陈坐在琳琅满目的水果、零食中间，挑挑拣拣，畅快地吃。这与他“一屋子棒棒糖”的梦想应相去无几。

他没有买单的概念，所以也不必因生活压力而被掣肘。幸福不过如此。

但我有，我得跟在他后面买单。但凡他啃过的水果、零食，我都因为不好意思要跟在后面买一些。我有时会怀疑，这是货车老板的精明之处。



小陈手里握着一个果冻，走到柿子树下。柿子通红。

我不知道是它们先红了，不期然地遇见了我们；还是遇见了我们，才想要红给我们看。我们与它们，相遇在这个人间秋天的上午10点钟。我和小陈都赞叹：“哇！”

柿子微笑不语，随风摇动。我和小陈都好喜欢这个小山村。

小陈喜欢，大概是因为他的根系与这里的一草一木生生世世都产生纠葛；我喜欢，是因为这里有小陈。

鸟儿们也都喜欢我们这个小山村。因为我们这个小小山村有

很多柿子树，大红柿子不要钱，想在枝头大口大口啄食，想叼回巢穴囤起来，小口小口细水长流地过一个丰盛的冬天，都可行。安居乐业，自由而富足。

今年柿子特别甜。咬一口，浓稠的蜜汁四溢横流，满满幸福安康之感。我们摘回去少许，刮了皮，做柿饼，不知道鸟儿们会不会愤怒。经年来，怕是鸟儿们早已觉得自己才是这些柿子的主人。

可小陈也觉得自己是这些柿子的主人，眼下的他觉得世界万物都是他的。他指派我搞几个柿子下来，他则提着菜篮子，在地上捡。他连几个柿子都搞不下来，但就是这么有自信。

柿子树不远处有块藟头菜地，小陈跌跌撞撞滚了进去，拿出他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仿佛立刻就进入胆战心惊的警戒状态。我拿出剪刀，刨了几菟藟头，准备回去做个凉拌藟头，这可以让小陈他爹干下三碗饭。

我坐在石头上，一边缓缓剥掉每头菟藟的外皮，一边看小陈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此时有风干朵，一队一队，经过我，经过小陈。它们有自己的生活、目的和故事。

太阳搬动阴影，时间很快，我在老去，小陈在电光石火间长大，转眼就两岁了。我起身道：“该回去做饭啦。”

晚上，小陈跟着他爹去耍。如果是夏天的夜晚，他都不穿裤子，就这样光溜溜地在这个小山村里闲逛、串门，丝毫不会害羞。

除了那些“超龄的儿童”，小陈是唯一在这个小山窝里出生并长着的孩子。在这个小山窝里，小陈的朋友圈里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有出生八九天的小狗，唯独没有同龄的孩子。

小陈在大人堆里混，倒也自得其乐。

小陈有时候也会愤怒，因为别人嘲笑他没穿裤子。他吼叫声响亮，把小山窝都抬了起来。

串完门回来的路上，小陈哼着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他爹吹着口哨为其伴奏。头顶是广袤而干净的星空，夜风温柔，小陈指着星空说：“星。”

听他爹说这些的一瞬间，我很快乐，仿佛得知了小陈拥有通晓一种神秘的能力。

小陈拥有纵横驰骋、优哉游哉的童年，与他的远方的同龄人相比，显得另类和与众不同；但是我不知道，小陈能不能拥有和他们一样的通往大世界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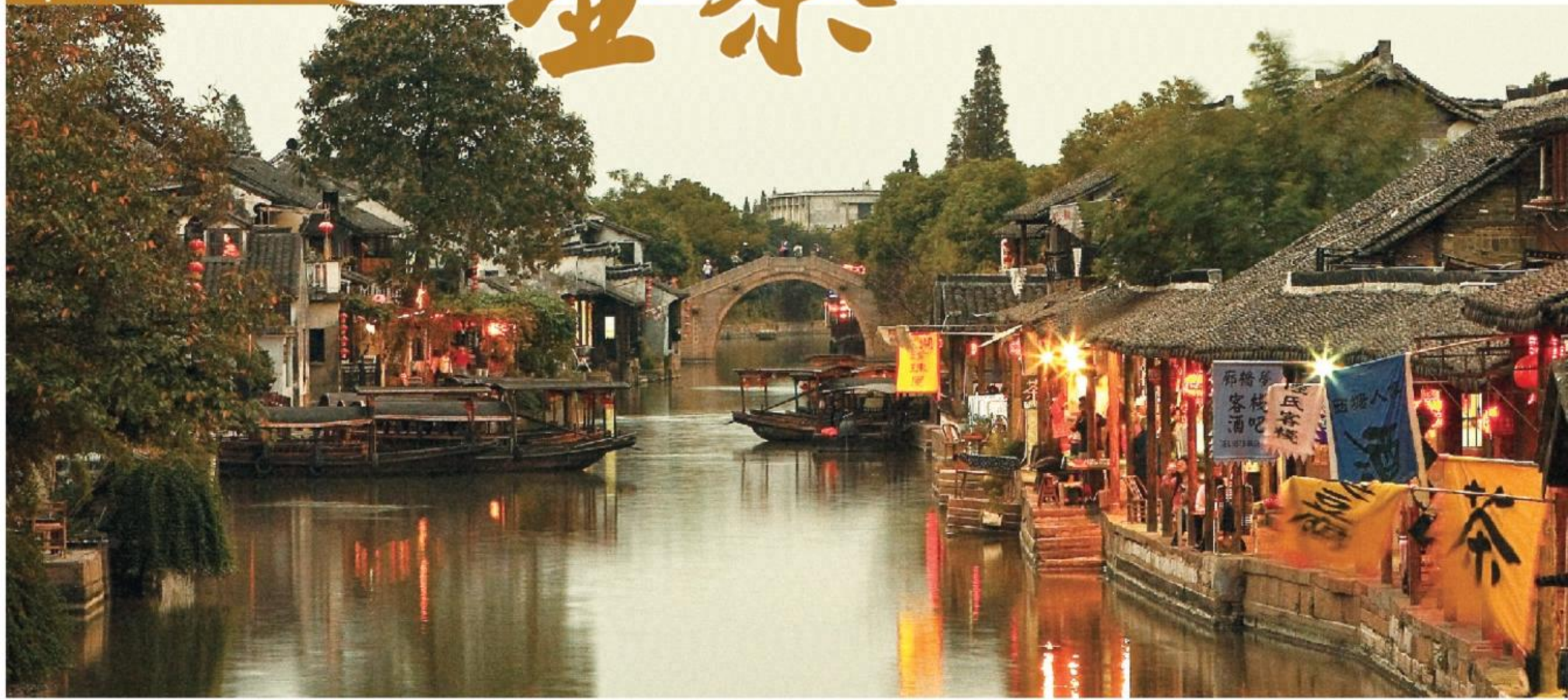
我偶尔会因此而忧心忡忡。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牵肠挂肚一壶茶



市河如同一条软款的丝绸腰带，系在黎里古镇的腰上。市河两侧，糕点铺、酱菜铺、布铺与专营手工杆秤的铺子，纷纷卸下排门，迎接一年中最后的暖和秋日。高高的百年拱桥上，有赤脚、拎着高跟鞋行走的新娘与伴娘。她们在这里拍外景，站累了，索性光着脚板感受下青条石的温暖，她们会发现，这样一来，高跟鞋的细跟不会再一不留神就卡进百年老街的条石缝里了。

新娘在桥头浅笑顾盼的身影，显然也成了茶楼上阿婆们叽叽喳喳议论的对象。拍婚纱照的新娘子是从上海来的还是苏州来的？她会不会请这里的画师给她画一张像？新娘子是否吃得惯这里的撑腰糕和油墩子？对于这些，阿婆们都要响亮地议论

一番，这议论中，有时带着奶奶对孙女才有的理直气壮的牵挂，有时带着这些阿婆婶婶们对自己年轻时代的某种羞涩回想。是的，当年，阿婆嫁进古镇的乌篷船，也是从这条市河中驶进来；船只上的缆绳，也曾穿过桥头百年缆船石的鼻孔。

时光悠悠流淌，四五十年倏忽而过，如今到了阿婆们操心孙辈婚事的时候了。街角的茶楼之上，六七位阿婆款款而坐，穿着薄薄的丝绵背心，点上一杯“阿婆茶”，这是黎里进入初冬时人们赋予它的仪式。八仙桌、青瓷盖碗、茉莉花茶，抿一口茶，阿婆们每一个劳乏的关节皆浸润在这暖酥的阳光中，也浸泡在这杯碧绿的江南茶香中。

坐在邻桌的阿婆说：“这佐

茶的麻饼里嵌着枣泥，撑腰糕里嵌着松子和核桃。之前可没有这样的，现在我们还嫌它油腻呢。”

另一位阿婆笑道：“从前佐茶的都是自己烙的南瓜叶塌饼，自己熏烘的毛豆，自己腌的开花菜薹，腌菜苔很咸，吃下去，好喝两壶茶了……”

她们笑着互相打趣，说自己变“娇气”了，从前从船上挑稻谷下来，一趟能挑160斤，现在要分两三趟挑了；从前除了养春蚕，还要养一茬儿秋蚕，等蚕“上了山”，抽丝的手浸在热水里，一天十三四个小时，泡出伤口来，也只能忍痛熬着，指望卖出那点儿白蚕丝，给家里换油盐，给孩子们交学费。如今，九年义务教育免费了，镇上的旅游公司还给

文 | 明前茶



大家分红，65岁以上的务农人还会领到长者补贴，“养蚕，也是白相相（玩玩）了”。阿婆们如今养少量的蚕，多半是为了解闷儿，有的阿婆还给镇上孩子的研学课堂当辅导员，“哪儿能想到，都到了喝‘阿婆茶’的年岁了，居然还能进学堂当先生呢”。

田里农忙结束后，家家户户的妇女们都要喊吃茶，今天到这一家，明天到那一户，轮流坐庄，从煮茶到准备吃食点心，都自己动手。图省事的人就直接去茶楼。邻座的高个子阿婆嗓门清亮，个性豪爽，她告诉我，从前，烧茶的炉子是用铁皮打的，内腔用烂泥、稻草糊起来，晾干，要干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才能使用。炉子有一个扇风用的铁皮风门，风门打开，用干豆萁将炉子引燃，

烧起来噼啪作响，火势很旺，上面坐上一把铜吊子或铁壶，加入深井水或者山泉水，这样炖出来的水才能让茶的口感鲜活动人。那时，也没有几家人喝得起一旗一枪的好茶。但水好，柴好，哪怕冲的是普通粗茶，也能醇香可口。

当年，务农阿婆们十分勤俭，佐茶的点心是在自家大土灶上做出来的。用麻油拌好的腌菜苔，顶着朵朵明黄的小花；自家做的豆腐干，从小小蒲草包里压实后倒出来，酱油豆腐干上印着蒲草的优美花纹；向日葵是自己种的，清点一下房前屋后有多少低垂着头颅的饱满向日葵，就能算得出自己请得起多少顿“阿婆茶”了；撑腰糕是糯米粉染上食用红曲米色素做成的，看上去就像一柄如意。还有一些时令小食，水煮栗子、水煮芋艿……不同时节有着不同变化。阿婆们自己种了红薯，经过三晒三蒸才做成的红薯干，韧性十足；还有自己蒸的萝卜丝饼，上面印有阿婆粗糙的掌纹，那是在田里与数十万棵稻子搏斗过的掌纹，是在热水里抽出上万缕丝的掌纹。一只蚕一生只吐一根丝，它柔若无骨，却可以同时承载13枚铜钱的分量而不折断；它绵绵无尽，像一个女人对儿孙一生的牵念。

盛情难却，独自行走的我，受阿婆们邀约，从旁边的茶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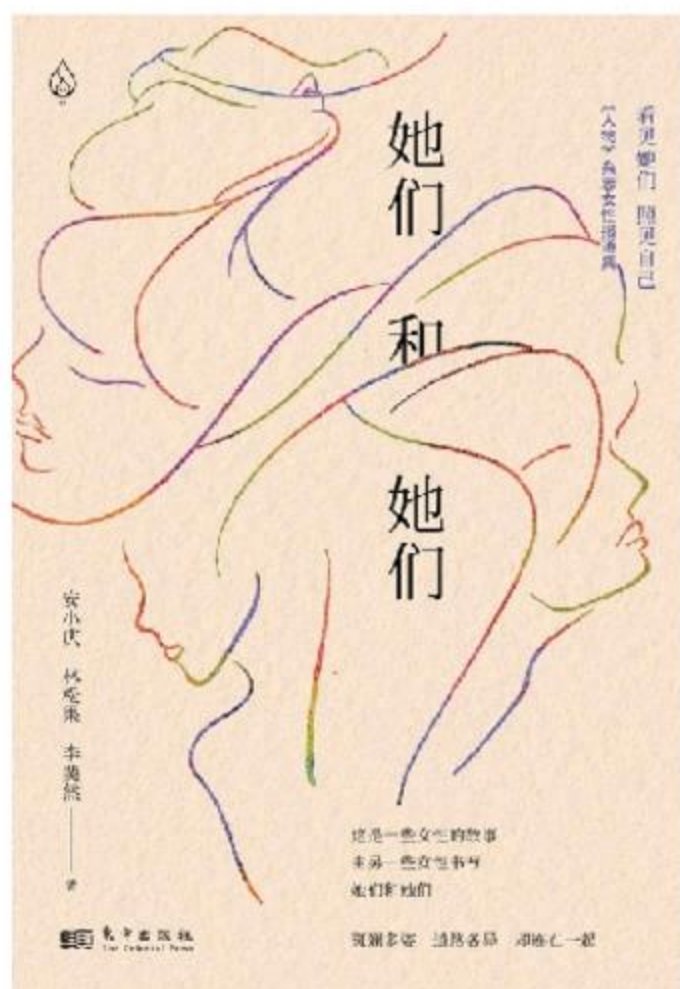
带着自己的青瓷盖碗，坐到了阿婆们的八仙桌上。我的面前，立刻放上了糕点与瓜子，我由此听到了古镇人的笑谈与私语、烦恼与牵挂。原来，在这里吃茶的婆婆、婶婶，她们聚在一起，除了拉家常、说闲话，谈论家里的“大事”和田里的收成，做做针线活儿，还有一样关键任务，就是为儿孙辈说媒：提起来就得意的长孙，一表人才的外甥，雪白干净还热衷于穿汉服拍照的孙女……每个阿婆的姻缘簿子上，都有各自的一笔账。这是古镇的传统，多少年前，阿婆们的婚事，也是她们的表姨、奶奶们，在喝茶时牵线搭桥撮合的。

这是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责任，也是家族不断开枝散叶，却依旧长在同一条根上的缘由。

当然，如今阿婆们当月老也有了新思维，譬如，那位高个子盘发髻的阿婆就提议，就算好心撮合，也不要拘束了孩子们。

“我已经跟我孙女说了，把她单身的小姐妹们一起邀请回家来玩嘛。我们也能托人请一些和她们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子。到时候她们拼起桌子来喝茶，菜羹儿不嫌咸，蜜枣儿不嫌甜，谁看上谁，完全是他们的缘分。我们只要在楼下另摆一桌茶，悄悄付掉他们的茶钱，就是我们的心意了。”





她们和她们

安小庆 林松果 李斐然 著
类型：非虚构
东方出版社
2022年10月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人物》杂志“女性”栏目看见、记录、参与了许多女性熠熠闪光的生命故事。本书收录了三位记者书写女性的代表作，同时收录了三位记者的自述，讲述了女性力量在她们自己身上萌发的过程，在写作时她们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素材作以取舍，以及采访、书写这些极具个性的女性对自己职业生涯有着怎样的塑造。

我教过的苦孩子



艾苓 著
类型：纪实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9月

教师艾苓采访了从2000年到2020年的21届毕业生，从中选出56个出身贫困的孩子，记录了他们从出生到求学，从毕业求职到结婚、买房等人生关键阶段的遭遇和选择。他们的故事中没有“寒门出贵子”的奇迹，只有不懈的“摸爬式努力”和一点一滴的幸福累积。

如何是好



阎真 著
类型：文学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10月

初入社会的女大学生许晶晶，在求职、情感、成长的道路上历尽艰辛，越挫越勇，凭借自身的毅力和聪慧，在房地产行业摸爬滚打，行走于未知与希望并存的漫漫人生路上。作家阎真以细腻、朴实的文字，在这部全新的长篇小说中展现了当代年轻人面临的矛盾与挑战，以及他们为了改变命运所付出的爱与勇气、奋斗与坚持。

故园惊梦：园林里的中国



贾珺 著
类型：艺术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2年10月

古典园林是了解中国文明的一扇窗，更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花园，寄托着我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清华大学教授贾珺通过爬梳文献、实地考察、复原想象，重现了古代名园的景观，生动讲述了掩藏在园林背后的故事。搭配大量园林摄影、建筑平面图、古画等，读者更可直观感受中国古典园林之美，充分领略古人的审美意趣。

特别推荐：火山挚恋

原名: *Fire of Love*

导演: 萨拉·多萨

类型: 纪录片

卡蒂亚和莫里斯是一对恋人，他们除了彼此，最爱的就是火山。20年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火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直到1991年，日本云仙岳火山的突然爆发夺去了两人的生命。他们留下的近距离观察记录火山的高清影像中，令人瞠目的熔岩喷射、火山灰流，映射着这对火山恋人的生之激情、爱之灿烂，更成为火山研究的珍贵资料。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慢慢思考：西线无战事

原名: *Im Westen nichts Neues*

导演: 爱德华·贝尔格

编剧: 爱德华·贝尔格 莱斯莉·帕特森 伊恩·斯托克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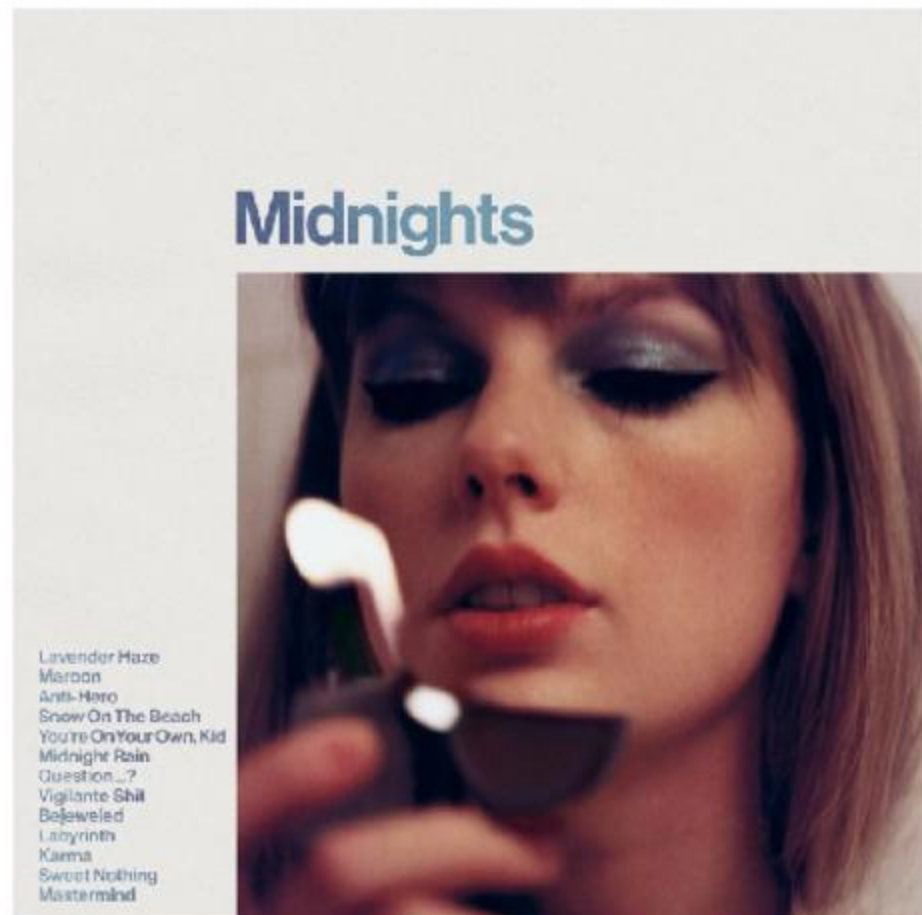
主演: 费利克斯·卡米勒 阿尔布雷希特·舒赫等

在雷马克的不朽名著《西线无战事》诞生近百年后，第三次影视改编终于回到了它的故乡德国。主创团队竭尽全力，运用多种视听手段，使观众身临主角保罗所处的境地，展现了一出年轻人由狂热参战到产生恐惧与迷失，最终惨死于战争的悲剧。此次影视改编与原著精神高度契合：“这本书既不是一种控诉，也不是一份自白。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

音乐：Midnights（午夜）

表演者: Taylor Swift (泰勒·斯威夫特)

2022堪称泰勒的丰收年：5月被纽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9月获颁纳什维尔创作人奖的“十年最佳创作艺人”，10月第10张个人专辑问世。一首美妙的歌曲，当它真实地将创作者的内心感受传达给听者，化作属于他们的灵魂安慰，那就是歌者永不厌倦的动力。凌晨三点，午夜不眠，卸下奔波忙碌的伪装，在最坦荡的时刻，拥抱最纯粹的情感。



撰文
— 阿
阿

与人为善,不意味着要成为“情绪垃圾桶”

文 | 叶倾城

与曾经最要好的中学同学渐行渐远,我一直觉得是种遗憾。但我也的确不想与她来往了。

已不记得我们的友谊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只记得我们那时有说不完的话,在学校说不够,寒暑假我还要去她家找她。那时,我们两家离得很远,交通不便的时代,单程就得两三个小时。

高中毕业后,我们没有上同一所大学,但这不妨碍我一有机会就打电话给她,滔滔不绝地向她诉说关于我的一切。而我也知道她的一切:严厉的老师、邂逅的马路求爱者、青涩的校园恋情……

是从什么时候起,我渐渐不再打电话给她,而且每次接她电话都要想办法早早挂断?

我开始变得一听她说话就烦,同时又自责于自己的残忍。她的父母重男轻女、男朋友三心二意、单位领导欺负人、婆婆对她不好……我是她的好朋友,可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一个字都不想听?

我确实不想听。我摩拳擦掌,正打算认真开始文学创作,对这些单位上的钩心斗角、家里的鸡毛蒜皮毫无兴趣。我想和她谈文学,她打断我:“谁像你这么闲,还有时间看小说。我们单位领导……”话题一转,又变成她对身边各种人事的讨伐。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她并不关心我。

我还是聆听她、安慰她,给她出谋划策,但她就像一个相声的逗哏演员,只沿着自己的思路讲;而我正是那个捧哏的,“哦?”“是吗?”“好吧。”都是毫无意义的声音,她没在听,也根本没听见。

我们并不是在对话。

我尽力了,我试着附和她。比如,和她一道讨伐她婆婆,但那似乎也不是她想要的。她说:“你又没有婆婆,你不会懂。”

每次与她聊天,都有一种很深的挫折感笼罩着我: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却帮不上忙,连安慰都做不到。

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很委屈: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她何曾聆听过我的诉说,何时给过我任何

帮助?她知道我在干什么吗?她关心吗?

我们逐渐失联。直到十多年后,在同学群里重新遇到。我表示要请她吃饭,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谁像你这么好命?”——又开始了。果然,漫长的、无穷无尽的抱怨,就像下水道里的污水一样,向我漫了过来。

我什么也没回复,因为我确信了,我从来都不是她的朋友,曾经的我只是她的“情绪垃圾桶”。

当她有负面情绪想发泄,无论是想一吐而快还是里急后重,她都会来找我。可她为什么有这么多负面情绪?这显然是因为她的“生活体质”出现了问题。就像生理上的肠胃不好是因暴饮暴食、缺乏运动、挑食等所致。精神上的也是一样。

而她的抱怨里还隐含着一样东西——我是无辜的,你要为我的不幸负责。而接受抱怨的人,往往也要下意识地被动接受这个“责任”,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施与帮助,动脑、费心、花口舌之力。而当你发觉无法解决她的问题时,你还会得到一份巨大的失落。

我曾经为离开她而心怀内疚,但十几年过去,她丝毫没有改变。我不知道这些年是否有人代替了我。

从她之后,我还是愿意聆听朋友的苦恼与悲伤,也会给出安慰或者建议,但仅一次为限。

我自己当然也有低谷期,我感谢每一位在这时出现的聆听者,我乐于用各种方式给予他们回报。我更知道,他们最想看到的,是我能在与他们沟通之后,努力走出低谷,重新高飞。

人际交往中,我可以是灯火,照亮你的迷路;可以是炉火,温暖你的寒冬;可以是食物,抵御你的饥饿;可以是药物,治愈你的痛苦——我就是不能做你的“情绪垃圾桶”,无休止地聆听,无休止地接受你的负面情绪。这于任何人都绝无好处。💎



微信扫码

- ✓ 电子版刊物
- ✓ 写作加油站
- ✓ 人文通识课
- ✓ 读者活动社

【独门秘籍】期待你的来信:你正在为爱情烦恼?人际关系让你头痛不已?经常觉得没有朋友、无人理解?欢迎来信,我们将和你一起寻求答案。



来信请发邮件至:

yczhengwen@qq.com

订杂志 就上杂志铺!



杂志铺
WWW.ZAZHIPU.COM



2023
5折起订阅 名刊大刊 10000⁺种

【多】 万种杂志一站式订阅

【快】 快递配送 不掉刊 不漏刊

【好】 名刊大刊 好杂志任选

【省】 5折起订 更实惠 省更多

【券】 百万优惠券 津贴免费领

【免】 10万册杂志免费试读

累积发行量超4.8亿册，450万会员的选择!

【订阅热线】
400-000-9191

【订阅网址】
www.zazhipu.com

百度搜索“杂志铺”

微信关注“杂志铺”

下载“杂志铺App”



广告

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祁连山冰川
保护河西走廊的生命线

祁连山保护区是河西生态系统的主体，
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调节河川径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的功能。
加强祁连山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28-221

定价：13元

惊喜价：10元